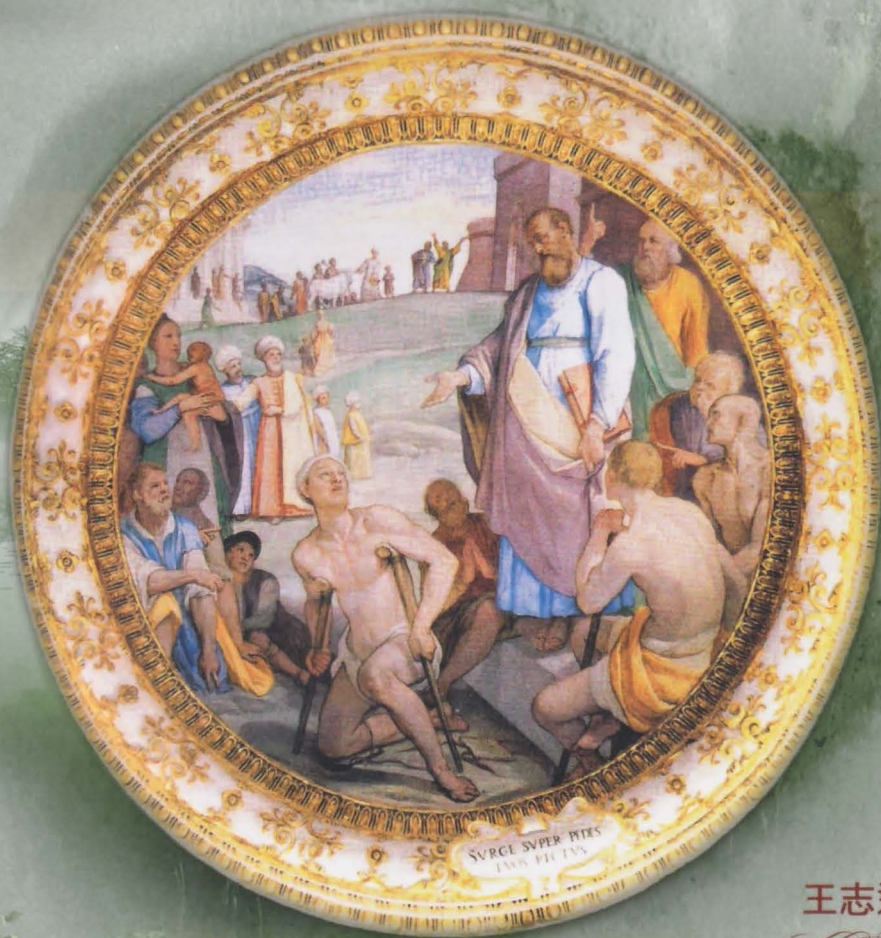


# 耶穌基督的醫治

牧  
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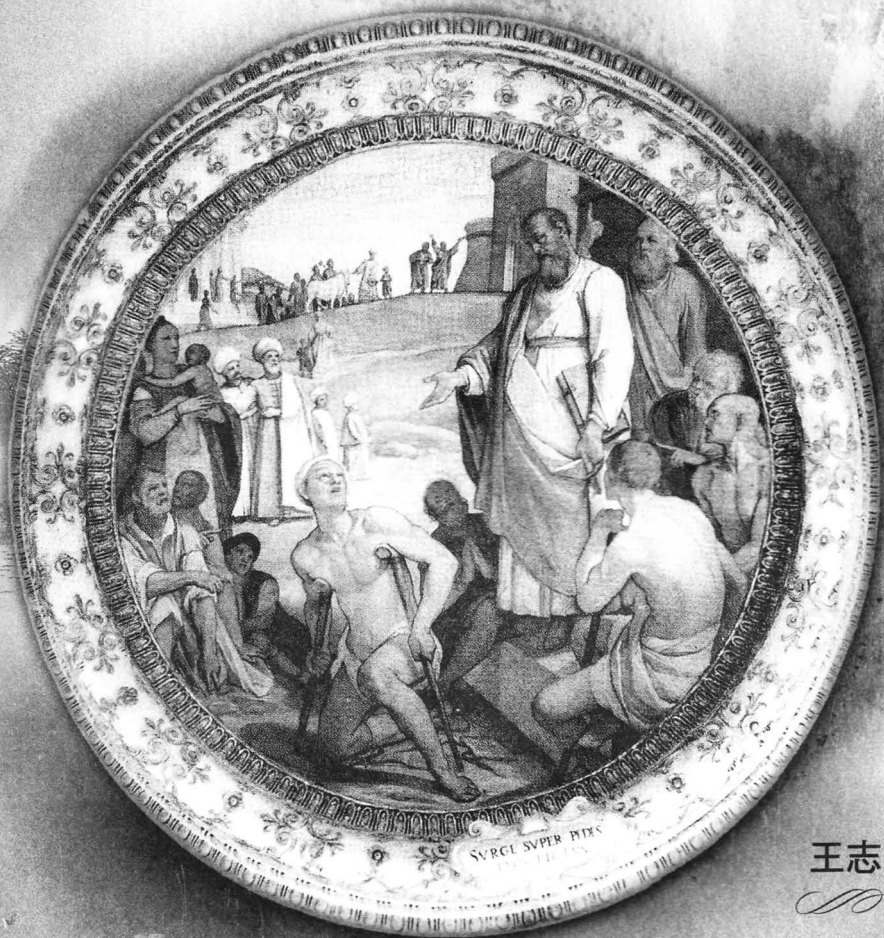


王志遠 著



輔大神學叢書110

# 耶穌基督的醫治



王志遠 著

2013年12月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NO. 110  
FUJEN  
SERIES  
THEOLOGICA

# The Healing Ministry of Jesus Christ

By Paul John Wang

# 目 錄

vii	谷序
iv	房序
xi	自序
1	全書前言
5	<b>第一章 耶穌在《若望福音》中的治癒</b>
5	第一節 治癒的概念
6	第二節 《若望福音》中有關耶穌治癒的記述
6	壹 有關治癒的記載
8	貳 治癒的主動性
9	參 治癒的動機
10	肆 治癒的方法
11	伍 治癒的作證
11	第三節 《若望福音》與對觀福音有關治癒的異同
12	壹 治癒的數目
12	貳 治癒的用詞
13	參 信德與治癒奇蹟的關係
13	肆 憐憫和慈愛

- 14 第四節 耶穌治癒胎生瞎子
- 15 治癒胎生瞎子的戲劇：開場白和八幕劇本
  
- 23 **第二章 梵二前後的神恩思想**
- 25 第一節 卡爾·拉內神父的神恩思想
- 33 第二節 梵二文獻中有關神恩的教導
- 34 壹 《教會憲章》中的神恩教導
- 39 貳 《司鐸職務與生活法令》中的神恩教導
- 40 參 《教友傳教法令》中的神恩教導
- 44 肆 《教會傳教工作法令》中的神恩教導
- 47 第三節 蘇南斯樞機主教的神恩思想
- 53 第四節 信理部有關「治癒祈禱」的訓令
  
- 57 **第三章 神恩復興運動中耶穌基督的醫治**
- 58 第一節 神恩的意義
- 60 第二節 神恩的分類
- 64 第三節 醫治的神恩
- 64 壹 醫治神恩的意義
- 65 貳 醫治的種類及其關係
- 68 一、罪過的赦免
- 71 二、心靈的醫治
- 73 三、身體的醫治
- 76 四、從惡勢力得釋放

80	參	醫治的祈禱
84	肆	醫治神恩與其他神恩的關係
86	第四節	耶穌在福音與神恩運動中醫治的對比
91	第五節	未得醫治的原因
<b>97</b>	<b>第四章</b>	<b>神恩與教會的牧靈反省</b>
97	第一節	聖神與其恩賜
100	第二節	醫治神恩與我
103	第三節	醫治神恩與基督徒生活
103	壹	主，叫我看見
104		一、對疾病和耶穌基督醫治的態度
106		二、求禱者為得醫治該有的態度與準備
108		三、為病人祈禱者所該有的態度與準備
109		四、對神恩的態度
111	貳	神恩團體的精神與運作
115	參	台灣的神恩團體及培育
115		一、基督新教各教派的神恩運動
116		二、天主教的神恩復興運動
119	肆	神學反省與主教、司鐸和教友的培育
<b>123</b>	<b>第五章</b>	<b>神恩復興運動與神操的相輔相成</b>
124	壹	神操與神恩復興運動中的聖神
128	貳	神操與神恩復興運動的相同之處

131	參	神操與神恩復興運動的互補之處
131		一、內在醫治
136		二、分辨神類
144	肆	神操與神恩復興運動沐浴下的我
148		結語

## 151 第六章 醫治神恩與合一運動和福傳

151	壹	醫治神恩與合一運動
156	貳	醫治神恩與福傳
165		結語

## 167 總結

## 171 參考書目

# 谷 序

## 面對當今時代的狀況與訊號

本書作者相當敏感地，意識到今日社會中的情況，並針對當今時代的訊號做了深刻的反省。

時代訊號一：自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Vatican II Council, 1962~1965）以來，教會瞭解體制中聖職人員的金字塔模式日益相對化，因而強調教會原則上是以在天主聖三內愛的集合的共融體。在共融的氛圍中，教會內的每一個體都能發揮其特有的神恩（charism），例如：藉著某些教友的醫治神恩，能幫助教會內外的弟兄姊妹們。

時代訊號二：面對今日社會生活節奏快速的變化，一些人跟不上時代的演變，面對種種複雜的情況，結果在心靈（憂鬱、低潮、良心、罪惡、惡勢力.....）以及人際關係中，產生了憂鬱及某些其他的困擾。這些受困擾者是多麼需要在心靈上被安撫、被醫治。

時代訊號三：因著當今世界電子工具精密的發展，如：智慧型手機、網路、臉書等社群網絡.....等，為當今人類帶來日益明顯的封閉主義，只活在自己狹隘的空間裡，心靈更需要耶穌基督的醫治、救贖（redemption）與解放（liberation）。



本書作者依據上述的社會狀況，以耶穌基督的治癒為基礎，繼續描繪梵二中神恩的意義，特別列出兩位在神恩運動方面有貢獻的人物：德國神學家、耶穌會會士拉內（Karl Rahner, 1904~1984），以及比利時神恩復興運動推動者、天主教樞機蘇南斯（Leo Jozef / Léon-Joseph, Suenens, 1904~1998），他們在梵二期間特別關注促進教會的開放。

### 神恩運動的接棒人

本書以其研究，繼續發揮耶穌會會士王敬弘神父（1934~1999）在地方教會推動神恩復興運動與醫治神恩。而由本書內容特色，已可見作者堪稱王敬弘神父的接棒人。王敬弘神父自1972年參加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以來，開始對心靈的醫治產生興趣，並且漸漸體驗到深刻而豐沛的恩寵，更持續以所得的神恩為教友服務，曾致力於聖神同禱會等活動，更重要的是從事心靈的醫治工作，對各種神恩的性質和運用有豐富的經驗。欣喜本書作者對此專題有著濃厚的興趣，並專書研究之。

### 充滿希望的結語

期盼本書能幫助教會的聖職人員及教友，更意識到醫治神恩對當今世界的重要性，免得我們的信仰停留在抽象的理論，而無法碰觸人類心靈的具體需要。更希望本書作者能繼續發揮神恩性的工作，幫助更多需要醫治的人。

谷寒松 序於 2013 年 11 月 7 日

# 序

本書的英譯標題“The Healing Ministry of Jesus Christ”，把作者的原意表達得很清楚；若把這句英譯文再轉譯成漢文，應該是「耶穌基督的醫治服務（或職務）」。筆者這樣分析，不是玩文字遊戲，而是提示：輔仁聖博敏神學院，雖用漢文教神學、學神學、寫神學已有 45 年（1968~2013），但天主的啓示和講解啓示的神學，不是來自漢文化本土，而是由西方傳遞過來的。沒有關係，聞道有先後，主神一樣親。我們永遠感恩稱頌，天啓透過二希語言文化終於到達了中土，我們現在可以用漢語講論造物主天主、耶穌救主，及愛與合一的聖神。本書是一個具體範例。

本書是在梵二文獻中看耶穌的醫治服務，及梵二後神恩復興運動如何繼續耶穌的醫治職務。全書就在此脈絡裡逐步發揮：由《若望福音》中的耶穌治療，到梵二大公會議的神恩思想，再到梵二後神恩復興運動中耶穌基督的醫治，最後是牧靈反省。

本書最後的「牧靈反省」，即第四、五、六章的篇幅，是作者在通過碩士論文口試後，按照考官們的意見，廣查文獻，勤作反省，增添寫出的神學與靈修思考，以及個人與歷史的回顧。作者搜尋事證和神學反省，勾畫出多方面的內涵和面貌，

特別在講「醫治神恩與基督徒生活」時，把人對神恩的態度、神恩團體的精神與運作、台灣的神恩團體及培育等，作了很有參考價值的梳理。至於第五章中，把神恩復興運動與依納爵神操作了比較，有助於對兩者的體認和予以運用。如兩者的相同處：耶穌是主、侍奉和讚美；兩者的互補之處：內在醫治和分辨神類等。第六章所肯定的醫治神恩推動基督徒合一，及醫治神恩是福傳的幫手，都是一些不缺實例的真實狀況，也是很好的綜合。

本書前三章講主耶穌的醫治，引經據典，有助於我們平日讀經時更加注意耶穌在這一方面所顯示的大仁大愛。對觀福音和《若望福音》所記述的耶穌治病、驅魔、復活死人，寫的那麼不同，正好彼此照明。梵二大公會議，在拉內神父和蘇南斯樞機推動下，打開了天主教會的大門，迎接神恩復興運動在世界各地順利地進行，特別是醫治的神恩，包括罪過的赦免、心靈的醫治、身體的醫治，及從惡勢力得釋放等。這一開門迎客所迎接的嘉賓是聖神、是治癒人的耶穌。其最重要的訊息是：在今天廿一世紀，耶穌還是像當日在巴勒斯坦一樣地治癒人的身心百病，只須人誠信謙卑，肯投奔到耶穌面前，讓祂透過忠實的僕人為他們覆手祈禱。

房志榮 於 2013 年 11 月 2 日  
輔仁聖博敏神學院

# 自序

耶穌對若翰的門徒說：「你們去，把你們所見所聞的報告給若翰：瞎子看見，瘸子行走，癩病人得了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苦人得了喜訊」（瑪十一5）。

我們生活於涕泣之谷，備受病苦煎熬，不禁會自問：病苦來自何方？耶穌基督既然是大能的救主，且在福音中治癒了各種病人，驅逐魔鬼，難道今在、昔在、將來永在的耶穌今日就不能醫治痛苦中的病人嗎？今日的教會與基督徒就無法幫助和治癒那些身、心、靈受苦的人嗎？

筆者有幸被聖神觸動，且多次被耶穌聖心所感動和邀請，特別為一些身、心、靈受苦的人祈禱，親自經歷和見證了耶穌大能的醫治和慈愛，以及被醫治者因此而碰觸到耶穌的心，並產生了了的生命改變。

因此本書回應梵二精神：追根溯源，回歸聖經中耶穌基督所行的醫治，也探索梵二文獻和卡爾·拉內與蘇南斯樞機的神恩思想，及梵二後神恩復興運動中耶穌藉著聖神和基督徒所行的醫治，並結合自己的微末生命經驗，反省聖神、神恩與基督徒生活的關係，也對神恩復興運動與神操做一比較研究，最後以醫治神恩如何幫助教會合一和福傳作結。

筆者撰寫此文，分享自己微末的生命經驗，只為讓人更清晰地認識這位兩千年來孜孜不倦地秉持仁愛，醫治人身心靈的創傷的耶穌基督，祂是一位受傷的醫治者，是一位永遠生活、與我們同在的醫治之主；也為使人更加熱烈地愛慕祂，並更深刻地感受到祂的聖心對人的無限慈愛（神操 104）；更為讓我們以心體心、以愛還愛，帶領更多迷失的羊回歸祂聖心愛的海洋，回歸天父。

此書的面世，全賴耶穌聖心的慈愛與照顧，武金正、房志榮、谷寒松和詹德隆等教授的指導和鼓勵，吳伯仁神父的介紹與解惑，以及陳老師和吳雯靖修女慷慨地校訂和潤色。在此，我願由衷感謝所有在我聖召之旅和醫治服務中鼎力相助的神長和弟兄姊妹們，他們的慷慨分享與信任，令我感動，勵我向主。最後，我願將此書獻給含辛茹苦養育照顧我的怙恃和外婆，以及兄嫂姊妹，尤其是無微不至地照顧我的兄長耶穌和聖神，及天上的母后。

王志遠 於 2013 年 10 月 31 日

# 全書前言

## 緣起

1996年冬天，筆者去太行山山區的貧困堂區協助神父做牧靈工作，恰巧遇到在那裡服務的姐姐和侯修女，她們提出願意為我祈禱。我接受了她們的好心和慷慨，於是她們用一些聽不懂的語言為我祈禱。祈禱結束後，姐姐告訴我她在祈禱中所看到的圖像是：我將跌倒兩次，痛苦掙扎後會站起來，從捷徑小路跑步向前，很多與我同行者都落在後面。隨後我得知這就是所謂的「神恩祈禱」。事畢將此拋諸腦後，忘得一乾二淨。

令我不解的是：1997年初和暑假，我被主教開除，回家兩次，我跪求他，請他告訴我被開除的原因，他也講不出任何足夠的理由。之後，我又被通知兩次回到教區，進入河北神哲學院繼續修道。神學畢業後，全賴天主的慈愛，我竟然蒙福在一個月的神操中，深深感受到耶穌對我無條件的寬恕和接納、慈愛和照顧。回首再看姐姐曾對我講的話，和我近年來的朝聖之旅，似乎有很大的聯繫。

另外，在生活中常會遇到非基督徒，甚至是基督徒的諮詢或質疑：耶穌既然是大能的，且在福音中治癒了各種病人、驅

逐魔鬼，難道今在、昔在、將來永在的耶穌今日就不能或不願醫治痛苦中的病人嗎？今日的教會與基督徒就無法幫助和治癒那些身心靈受苦的人嗎？難道耶穌只是我們靈魂的救主，而非我們身體和心靈的救主？面對他們痛苦的呻吟和對耶穌的失望，我無言以對，除了默默地聆聽他們的苦訴，悄然為他們祈禱之外，我還能做什麼呢？

之後我聽說：一些兄弟姐妹在神恩祈禱中親自感受到耶穌的慈愛，甚至有人得到身心靈的部分或全部醫治，他們的生命也因而改變。同時也有人在參加神恩祈禱時，發生大哭大喊等情緒化現象，不能自己。這些都難免使人對聖神內的神恩祈禱產生負面感覺與印象。

在懷疑、驚奇、感歎、羨慕和感恩之餘，我有幸在一次為大專青年舉行的治癒祈禱中，被聖神觸動，並在以後的默觀祈禱中，多次被耶穌聖心感動和邀請，為一些在身心靈方面受苦的人祈禱。當我看到有人從輪椅上起立行走；當我發現一位修士的眼睛在手術後疼痛不止，連醫生也在無助的情況下得到醫治；當我得知幾位在幼年被性侵害而無法走出陰影和恐懼的女大學生，在醫治祈禱後逐漸變得開朗快樂；當我看到有人的脊椎扭曲了十五年，卻被復活的主耶穌醫治後，淚流滿面地跪在聖體前感謝耶穌的大愛時，我也情不自禁地流出了讚美和感恩的淚水。但也有些人雖然沒有得到身體的治癒，卻因感受到耶穌的大愛，獲得心靈的醫治，並得到力量，在痛苦中更深地與主結合。

因此，我不只為他們身體的治癒而喜悅，更為他們在醫治中碰觸到耶穌的心而感恩，也使我更清晰地認識了耶穌基督：祂是一位生活的主、醫治的主，更是一位體恤人的脆弱、富於憐憫和慈愛的主。就這樣，我踏上了這條服務醫治之路，接受來自耶穌聖心的使命：藉著醫治祈禱，讓人更深地感受到耶穌聖心的大愛，活得更健康、更平安、更喜樂，更願將祂聖心的愛傳遞給更多的人。

## 期 許

因此，筆者願意回應梵二的精神：追根溯源，回歸聖經，也探索梵二後神恩復興運動中耶穌基督的醫治，並結合自己的微末經驗，作牧靈反省。為此，本書期能達至三目的：

首先，為讓人更深地認識這位慈愛和憐憫的耶穌基督，祂藉著聖神的能力，兩千年來，孜孜不倦地秉持仁愛，醫治人身心靈的創傷，祂是一位永遠生活的、與我們同在的醫治之主<sup>1</sup>；也為使人更加熱烈地愛慕這位體恤和扶助我們軟弱、醫治我們創傷的主耶穌基督，並更深地感受和體會祂的聖心對人的無限慈愛；更為讓我們以心體心、以愛還愛，並效法祂，忠心不二地追隨祂，也帶領更多迷失的羊回歸祂聖心愛的海洋，回歸天父<sup>2</sup>。

---

<sup>1</sup> 參：羅伯 L. 納普 (Robert L. Knopp) 著，王素玲譯，《與我們同在的醫治之主：根據瑪竇福音》，台北：上智，2005。

<sup>2</sup> 參：房志榮譯，侯景文校，《聖依納爵神操》104 號（台北：光啓文化，1999）。



其次，希望本書能幫助華人教會和更多人瞭解、接納和經驗聖神的醫治和聖化；再者，也希望此書能達到拋磚引玉之效，邀請更多具有神恩經驗的華人神學工作者和牧者，更深入而全面地反省聖神和神恩神學，加強司鐸與信友有關神恩的培育。

最後，在合一之神的引導下，本書若能幫助我們與其他神恩教會提供更好的交談、合作的基礎與平臺，共同推動教會合一共融，共同促進社會正義和關注弱小，傳播福音，必是耶穌和聖神所樂見的。

總之，筆者希望回歸耶穌在福音中的醫治，並從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sup>3</sup>的教導中，尋求有關神恩的神學基礎，並藉拉內神父（Karl Rahner）、孫能斯樞機（Cardinal Suenens）和王敬弘神父等推動神恩者的神恩思想及其書籍，探索醫治神恩的運用，也結合自己的微末服務經驗，作一反省，好能更清晰地認識這位富於憐憫和慈愛的耶穌，更熱烈地愛慕祂，更親近的追隨祂，也更藉著祈禱服務，引領人更深地與耶穌聖心相遇、相知和相愛，使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若十10）。

---

<sup>3</sup> 在本書中，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將被簡稱為「梵二」，如梵二文獻等。

# 第一章

## 耶穌在《若望福音》中的治癒

### 第一節 治癒的概念

治癒 (healing)<sup>1</sup> 一詞廣爲人所運用，但很難爲之定義。有人認爲此詞等同於欺騙<sup>2</sup>；有人用此詞表達減輕與治癒疾病；此詞也用於人藉非物理性治療使人恢復健康，與覆手有關。通常醫生用治療 (curing或treatment)，而非用醫治 (healing) 來表達他們的服務或工作。本書將從基督徒的角度詮釋醫治，就是天主爲了病人的益處，按照祂的旨意，使之恢復，行動自如<sup>3</sup>。

所以，耶穌基督的醫治，是身心靈全人的醫治。在福音中，耶穌藉著聖神的德能所行的醫治，門徒也因主耶穌的名字醫治人的身心靈、驅逐魔鬼，都是全人的醫治。但這並不與自然的藥物或因身體的內在機制所得的自然醫治相矛盾，因爲天主在

---

<sup>1</sup> 在本文中，「醫治」與「治癒」通用且同義。

<sup>2</sup> 參：Brian Inglis, *Fringe Medicine* (London: Faber & Faber, 1964), p. 212.

<sup>3</sup> 參：John Wilkinson, *The Bible and Healing: A Medical and Theological Commentary* (Londo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 The Handel Press Ltd., 1998), pp. 1~5.

起初創造萬物，是為供人使用，並讓人照顧和管理萬物（創一28）。

## 第二節 《若望福音》中有關耶穌治癒的記述

《出谷紀》十五章 26 節記載，上主說：「你若誠心聽從上主你天主的話，行他眼中視為正義的事，服從他的命令，遵守他的一切法律，我絕不把加於埃及人的災殃，加於你們，因為我是醫治你的上主」。祂帶領以民過紅海，脫離敵人的追擊，還賜給他們流奶流蜜的應許福地。之後，上主也藉著先知施行醫治，如厄里叟曾治癒納阿曼的癩病等。

新約中，尤其是對觀福音，耶穌所至之地，對人心生憐憫，治癒各種病人，被當時的人視為靈魂和身體的醫生<sup>4</sup>；雖然在新約中，祂從未被稱作是「醫生」，直到安提約基亞的依納爵才首次稱耶穌為唯一的「醫生」<sup>5</sup>。

### 壹 有關治癒的記載

細心閱讀聖經，就會發現：耶穌的一生，是愛與醫治的一生。聖經記錄耶穌的治癒活動，所用的節數及所占福音的比例

---

<sup>4</sup> 參：Adolf Harnack, *The Mission and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 trans. and ed. by James Moffatt, vol.1 (NY: Harper Torchbooks, 1961), p.101.

<sup>5</sup> 參：John Wilkinson, *The Bible and Healing: A Medical and Theological Commentary*, p. 63.

很大，這表示：耶穌的治癒行動是祂傳教使命極其重要的部分，甚至是耶穌使命的核心之一。四部福音中，記載耶穌治癒的共有 484 節。其中《馬爾谷福音》總共 678 節，有 139 節記載耶穌的治癒，佔該福音總節數的 20%。《若望福音》位居第二，共 879 節，其中有 112 節記載耶穌的醫治，佔該福音總節數的 13%。若將有關治癒的章節分為敘事和演講，《若望福音》312 節敘事中，有 112 節是描述耶穌治癒的事蹟，約佔敘事總節數的 33%<sup>6</sup>。

以上數據，由於章節的長度不同，有些章節無法明確歸類為治癒或宣講，所以在計算上無法非常精準，但也可幫助人發現治癒在福音和耶穌傳教使命中的重要性。遺憾的是，聖經研究者很少將耶穌的治癒奇蹟及耶穌作為真正的治癒者，放在應有的重要地位，反而特別強調耶穌的宣講，只將治癒看作祂宣講關於其能力及天國來臨的說明或佐證，認為耶穌治癒是天國來臨確實打破歷史記錄的例證。這種缺乏平衡的耶穌傳教使命的圖像，顯示後人雖然接受了耶穌治癒奇蹟的歷史性，但仍有用自然方法解釋耶穌治癒奇蹟的傾向<sup>7</sup>。

耶穌的治癒奇蹟，主要包括心靈醫治、身體醫治、驅逐魔鬼和復活死人；其中有的記載耶穌醫治一群人，也有記載耶穌

---

<sup>6</sup> 此處數算耶穌治癒的章節，所用聖經為 Authorized Version (King James' Version) 版本。

<sup>7</sup> 參：S. L. Davies, *Jesus the Healer* (London: SCM Press & New York: Continuum Publishing Co., 1995), p. 10.

治癒個人。四部福音記載耶穌治癒個人的事件共 48 次，除去重複記載的，則有 26 次<sup>8</sup>。《若望福音》不但沒有記載耶穌醫治群體的事件，連記述耶穌治癒個人的醫治也只有 4 次，並且是獨有的記載，分別為：治癒王臣的兒子（若四 46~54）、治好無助的癱子（若五 1~16）、治好胎生的瞎子（若九 1~41）和復活拉匝祿（若十一 1~46）。

那麼，在福音（尤其是《若望福音》）中，其醫治的記載，及在治癒行動中，是誰首先主動說話或行動，而促成治癒的呢？

## 貳 治癒的主動性

福音中有關耶穌醫治的敘述，通常會記錄是誰主動行動，而促成治癒。在耶穌施行個別治癒的 26 次中，只有 4 次不清楚。《若望福音》中，耶穌治癒貝特匝達的癱子，是耶穌看見他躺在那裡，知道他已病了多時，便主動向他說：「你願意痊癒嗎？」（若五 6）在耶穌治好胎生瞎子的奇蹟中，耶穌雖然看見他，卻是門徒先提問耶穌他之所以是瞎子，是因誰犯了罪？才導致耶穌治癒胎生瞎子。在耶穌治癒王臣的兒子一事中，卻是王臣——病人的父親聽說耶穌從猶太到加裡肋亞來，就到祂那裡去，懇求祂下來醫治他的兒子（若四 47）。至於耶穌復活拉匝祿的事件，是因他的姊妹瑪爾大和瑪利亞派人到耶穌那裡說：「主啊！你所愛的病了！」（若十一 3）耶穌才去使他復活。

---

<sup>8</sup> 參：John Wilkinson, *The Bible and Healing: A Medical and Theological Commentary*, pp. 64~69.

在對觀福音中，除了以上提到的三種，即耶穌自己、門徒和病人的親戚主動祈求，還有病人的朋友或主人協助和代求，或反對耶穌的人為試探耶穌；另有約七次是病人自己懇求耶穌醫治<sup>9</sup>，而促成和導致了耶穌治癒的發生。

此時也許有人會問：耶穌為何要治癒他們呢？

### 參 治癒的動機

福音中，絕大多數未提及耶穌治癒的動機。正如Richardson指出，四部福音中，沒有任何一個對耶穌治癒的動機感興趣，四位聖史對我們現代人所討論的所謂「耶穌的心理學」也不感興趣<sup>10</sup>。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發現一些耶穌治癒的動機。

福音中，耶穌治癒病人有時只有一種動機，有時存在著幾種動機的可能性。大致而言，主要的動機有：耶穌動了憐憫和同情的心、耶穌回應人們的祈求、耶穌對人信德的回答；此外，《瑪竇福音》有3次是為應驗聖經的預言；《若望福音》中，耶穌復活拉匝祿奇蹟前，曾對瑪爾大說：「我不是告訴過你：如果你信，會看到天主的光榮嗎？」（若十一40）在耶穌治癒胎生瞎子前，他提到他的治癒是「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顯揚出來」（若九3）。耶穌治癒王臣的兒子，也是為彰顯天主的光榮；而在耶穌治癒癱子的奇蹟中，猶太人想迫害祂，祂卻說道：

---

<sup>9</sup> 參：John Wilkinson, *The Bible and Healing: A Medical and Theological Commentary*, pp. 90~91.

<sup>10</sup> 參：Alan Richardson, *The Miracle Stories of the Gospel* (London: SCM Press, 1941), p. 32.

「我父到現在一直工作，我也應該工作」（若五 17）。耶穌治癒，顯然是爲了父而工作，並在治癒癱子後，宣講祂與父的關係，並爲父作證。

耶穌彰顯天主的光榮，也就是顯示天主的能力和威嚴；祂更是父的獨生子，派遣到世界上來的那一位。在《若望福音》中，耶穌曾宣講：「子認識父，並且是父派遣了子。這樣耶穌所行的治癒，既爲父，也爲子自己作證」（若五 36，十 25，十四 11）。但人們卻很難懂，也不能及時領會這一真理。

## 肆 治癒的方法

在耶穌的治癒行動中，祂用了最簡單的治癒方法，卻達到最迅速、最有效的治療結果，甚至是百分之百的痊癒，無一例外，也難怪奧力振稱祂爲好醫生<sup>11</sup>，使許多人歸光榮於天主。

耶穌治癒的方式主要有：以其言語、觸摸、言語和觸摸、用唾沫、遠處治癒、切除等六種。在驅魔時，耶穌從未觸摸病人，而是直接命令魔鬼出去。在《若望福音》記載的 4 次治癒中，耶穌曾用一句話直接治癒了貝特匝特的癱子，即「起來，拿起你的床，行走罷！」（若五 8）也曾在祈禱後，大聲喊說：「拉匝祿！出來罷！」（若十一 43）復活了拉匝祿。耶穌也曾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些泥，把泥抹在瞎子的眼上，對他說：「去，到史羅亞水池裡洗洗罷！」（若九 6~7）當王臣祈求耶穌

---

<sup>11</sup> 參：John Wilkinson, *The Bible and Healing: A Medical and Theological Commentary*, p.63. Origen, *Contra Celsum* 2.67, end.

下去醫治他臨死的兒子時，耶穌則回答說：「去罷！你的兒子活了」，就在那時，遠在葛法翁的兒子便痊癒了（若四 50~53）。

即使我們找出福音中耶穌醫治的各種方法，但實際上，祂的醫治不受任何時空、媒介、方法、環境的限制，無不是為證明祂與父的關係，祂就是天主子，同時也彰顯天主的光榮及其對人的大愛。

## 伍 治癒的作證

耶穌不但用多種方法治癒各種病人和復活死人，祂也向人宣講和顯示自己是善牧、葡萄樹（父是園丁）、生命之糧，作證祂就是天主子，被父派遣來，做父所喜悅的事。

同樣，那些被耶穌治癒的人，如被治癒的胎生瞎子，以及向耶穌提問「是誰犯罪」的門徒也一定在場，為耶穌作證。第三種人是那些試探和懷疑耶穌的宗教領袖，因耶穌在安息日治癒病人、復活拉匝祿，威脅到他們的權威和梅瑟法律，遂設法陷害耶穌，他們的言行反而為耶穌的治癒作證。最後，是當耶穌施行治癒時，在場的群眾也為耶穌作證，正如那些來到瑪利亞那裡的猶太人，「一看到耶穌所行的事（復活拉匝祿），就有許多人信了祂」（若十一 45）。無論如何，耶穌所行的治癒奇蹟，無不彰顯天主的光榮。

## 第三節 《若望福音》與對觀福音有關治癒的異同

雖然若望和對觀福音記載耶穌醫治病人和復活死人時，都



用了很大的篇幅，顯示和證明：在這些事件中，耶穌是父所派遣來的天主子；但也有不少相異之處。

## 壹 治癒奇蹟的數目

三部對觀福音中所記載的耶穌治癒奇蹟，分別為：瑪竇 14 個、馬爾谷 13 個、路加 17 個，《若望福音》則只有 4 個。治癒個人的奇蹟中的獨有記載，數目也各不同：瑪竇有 1 個，馬爾谷有 2 個，路加有 5 個，但若望卻只有 4 個治癒個人的奇蹟，沒有耶穌治癒一群人的記載，更未將耶穌視為醫生<sup>12</sup>。若望如此做，也許是因為不願重複對觀福音所記載的，但希望這些治癒行動使人們相信耶穌是基督，並因祂的名字獲得救恩（若廿 30~31）。

這樣，從治癒的角度而言，《若望福音》可說是對觀福音的補充，因為《若望福音》的 4 個治癒奇蹟補充了對觀福音所記載的；也可說《若望福音》解釋了對觀福音治癒奇蹟的意義，因若望以解釋這些奇蹟，作為耶穌身分的標記（若二 11，廿 30~31）。

## 貳 治癒的用詞

對觀福音記載了耶穌很多奇蹟，但「奇蹟」（*dynameis*, mighty works）一詞在《若望福音》中並未出現，卻常出現「標記」（*semeia*,

---

<sup>12</sup> 參：John Wilkinson, *The Bible and Healing: A Medical and Theological Commentary*, p. 142.

signs) 和「工作或作為」(erga, works)。該詞只有在《瑪竇福音》提到一次，被監禁的若翰聽到耶穌所行的(瑪十一 2)，派遣門徒詢問耶穌是否是默西亞時，用了此詞<sup>13</sup>。

## 參 信德與治癒奇蹟的關係

在對觀福音中，信德是耶穌治癒的前提，奇蹟是對其信德的回應。耶穌也常邀請求助者表達其信德(瑪九 2)。《若望福音》正好相反，當人們看見耶穌所行的奇事，便信從了祂(若四 53，十一 15)。

## 肆 憐憫和慈愛

在對觀福音中，耶穌施行奇蹟是因為祂看到群眾如無牧之羊(谷一 41；路七 13)，便動了憐憫、仁慈和慈愛的心。《若望福音》從未出現這些詞彙，祂所行的奇蹟是為彰顯天主的光榮，顯示自己是天主子的身分。

對觀福音有很多次記載耶穌治癒癲瘋病人、驅逐魔鬼，為何在《若望福音》卻沒有呢？有些聖經學者認為，是因為若望深知對觀福音已經記載了耶穌此類奇蹟，在當時廣為流傳，故在其晚年，為了回應當時教會團體的需要，只記載一些特別的事蹟，並做重要的神學反省，可說是補對觀福音之不足，並作深入反省。

無論如何，四部福音雖然是針對不同的基督徒團體所寫，

---

<sup>13</sup> Ibid., pp. 142~143.

寫在不同的地點和年代，雖然重點有所不同，卻相輔相成，不可分割，因為都是記載耶穌所言所行，都是天國來臨的標記，都為顯示「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祂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若三 16）。

#### 第四節 耶穌治癒胎生瞎子

耶穌的愛徒若望，不但與耶穌常相左右，記載了不少獨有的事蹟和深度反省。《若望福音》作者記述這些故事時，更運用了戲劇形式。例如在耶穌治癒胎生瞎子時，不僅描述詳細有趣，表演更是淋漓盡致。正如布朗所言：「在聖經中沒有其他的故事如此緊密編織，也將Johannine的戲劇技巧用到極致。還使胎生瞎子成為《若望福音》中最吸引讀者的人物之一」<sup>14</sup>。

耶穌暗中去耶路撒冷聖殿參加帳篷節的慶祝，在慶祝最隆重的那天，祂公開宣講：祂是活水的江河、是世界與生命的真光（而非帳篷節的火炬）<sup>15</sup>，祂赦免淫婦的罪，激起猶太人的爭論，猶太人甚至認為祂褻瀆聖名，要向祂投石，這些都為耶穌治癒瞎子的戲劇拉開了序幕（七 2~八 59）。

---

<sup>14</sup> Raymond E. Brown, *The Anchor Bible: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Vol.I (NY: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66), pp. 376~377.

<sup>15</sup> Raymond E. Brown 著，活水編譯小組編譯，《若望福音及書信詮釋》（台北：光啓文化，2010），87頁。

## 治癒胎生瞎子的戲劇：開場白和八幕劇

該戲劇以八幕組成，驚心動魄，引人入勝。他們分別為：  
①門徒詢問耶穌那人瞎眼的原因（九 1~5）；②耶穌醫治瞎子（九 6~7）；③鄰居詢問此人（九 8~12）；④法利塞人盤問此人（九 13~17）；⑤猶太人盤問此人父母（九 18~23）；⑥猶太人再次盤問此人（九 24~34）；⑦耶穌向此人啓示自己（九 35~39）；⑧耶穌指責法利塞人是「瞎子」（九 40~41）<sup>16</sup>。下文呈現這一有趣的戲劇，並作簡要分析與反省。

### ① 門徒詢問耶穌那人瞎眼的原因

「辣彼，誰犯了罪？是他，還是他的父母，竟使他生來瞎眼呢？」（若九 2）門徒將幾個問題放在一起，不明真相，卻假設瞎眼是因為瞎子自己或父母的罪所造成，假設此病無法醫治，也無法獲得幫助。顯然這些假設缺乏邏輯，所以耶穌簡單回答說：「既不是他、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3b~c）。

再者，這一問題不是原始的，可能在經師學校中就常被提出。猶太經師熟知《出谷紀》廿章 5 節所載：父親的罪會延續三、四代子孫，也知道雅各伯和厄撒烏在母胎已互相衝突（創廿五 22~26），因此很可能是父親的罪或在母胎所犯的罪，造成胎生瞎眼，將疾病與罪過聯繫在一起。其實，在華人間也常有見到類似的幸或災難，便想到是本人或祖先犯了罪，觸怒了

---

<sup>16</sup> 參：柯魯斯（Colin G. Kruse）著，楊曼如譯，《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約翰福音》（台北：校園書房，2005），226~238 頁。

上天。

最後，該問題是非常不適合、不恰當地提問<sup>17</sup>。因為耶穌剛在聖殿宣講：祂是世界的光，是光和萬物的創造者天主子（創一3）；但他們不但沒有關心瞎眼的人，反而討論罪與疾病的聯繫，也忽略了生命和治癒的源頭——耶穌，顯然他們並沒有聽懂耶穌所宣講的真理：祂是世界的光。

「……而是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顯揚出來……」（3d）一句，會引人誤解為：天主讓此人胎生瞎子，為的是多年後藉著耶穌的治癒而顯揚天主的大能。其實希臘原文沒有符號，若去掉「而是」二字，並將「出來」之後的句號改為逗號，更為恰當，表達耶穌必須趁著白日趕緊做主的工作，好讓主的工作在此人身上彰顯出來<sup>18</sup>！

可見，耶穌在教導我們勿將目光鎖定在疾病、罪和法律上，也勿將人視為一個對象或物體，視而不見，而是將人視為一真實和完整、但卻脆弱的位格，視為天主的肖像（創一21）。更要以同情和憐憫、關心和照顧的態度，對待需要醫治的人，並積極地聆聽、安慰他們，尋找一切資源和方式來醫治他們。耶穌也鼓勵基督徒常常意識到我們是耶穌的門徒，應將自己或他人的一切痛苦、不幸交託給耶穌，切記耶穌的叮囑：「趁著白天，

---

<sup>17</sup> 參：John Wilkinson, *The Bible and Healing: A Medical and Theological Commentary*, pp.145~146.

<sup>18</sup> 參：柯魯斯（Colin G. Kruse）著，楊曼如譯，《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約翰福音》，228~229 頁。

我們（包括門徒和我們）應該做派遣我來者的工作」，以祈禱和行動爲自己和他人祈求治癒，彰顯天主的愛與大能。

## ② 耶穌醫治瞎子（九 6-7）

耶穌說祂是世界的光，祂言出必行。所以祂吐唾沫在地，和泥塗抹在瞎子眼睛上，派遣瞎子到史羅亞水池裡去洗。耶穌通常是用一句話或用手一摸，就可治癒病人；但此處，在治癒又聾又啞的人和貝特賽達的瞎子時卻用唾沫（谷七 33，八 23）。也許因爲唾沫在猶太和羅馬人中具有醫治的功效，或是有權柄者給予祝福的工具<sup>19</sup>。但耶穌爲何吩咐本來行動不便的瞎子去史羅亞的水池裡去洗呢？經文沒有給予解答，也許是耶穌更要他以信心與耶穌合作，同時瞎子的具體行動，也會使他有勇氣面對他人的質疑，也是給人作證。

「史羅亞」是希伯來文šilôah的音譯<sup>20</sup>，意即：「被派遣的」，耶穌也自稱是被父「派遣」來的那一位。這樣會使人想到：耶穌身爲被派遣者，現在正參與天主的工作，藉著瞎子的醫治<sup>21</sup>，顯示天主的大能、光榮和慈愛。Bruce認爲只有耶穌才能給人內在的心靈亮光<sup>22</sup>。被派遣者耶穌也派遣瞎子去洗，使他看見，

<sup>19</sup> 參：卡森（D.A. Carson）著，潘秋松（Enoch C. Pan）譯，《麥種聖經註釋：約翰福音》（台北：美國麥種傳道會，2007），563頁。

<sup>20</sup> 參：同上，564頁。

<sup>21</sup> 參：鐘志邦著，鮑會園主編，《天道聖經註釋：約翰福音》卷上（香港：天道書樓，2003），518~519頁。

<sup>22</sup> 參：Frederick Fyvie Bruce, *The Gospel of John* (Grand Rapids: Wm.

並為那位被差遣者耶穌作證。

這一幕既生動有趣，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更為後面幾幕具張力的情節埋下伏筆，耶穌也暫時退出舞臺。

### ③ 鄰居詢問此人 (九 8~12)

瞎子得以看見，他的生活和生命也得以改變，以至於引起好奇和驚訝的鄰舍討論、詢問和懷疑。他以實相告，但因是在池中或歸途中才看見的，沒有親眼見到耶穌，只知是一位叫「耶穌」的人使他看見，重見光明，得到治癒！

### ④ 法利塞人盤問此人 (九 13~17)

### ⑤ 法利塞人盤問此人父母 (九 18~23)

### ⑥ 法利塞人再次盤問此人 (九 24~34)

④⑤⑥這三幕劇連在一起，栩栩如生地表達法利塞人懷疑、責難和詰問此人和父母的情景。他們所關心的問題有三個：治癒是否真實？治癒是否合法？治癒的意義為何？

首先，治癒的真實性。通過他們的三個問題：「這是你們的兒子嗎？你們說他生來就瞎嗎？怎麼他現在竟看見了呢？」他的父母肯定回答：「我們知道這是我們的兒子，也生來就瞎」（九 20~21）。

其次，治癒的合法性。耶穌在安息日醫治瞎子，破壞了安息日的法律：(1)耶穌和泥，打開瞎子眼睛，犯了安息日不可工

作的規定：(2)安息日不許治病（病危例外）<sup>23</sup>；(3)安息日不許使用任何東西，尤其禁止用唾沫敷抹眼睛。因此有的法利塞人斷定耶穌是罪人。而實際上，耶穌所違反的是長老的傳統（谷七8），而非梅瑟的法律<sup>24</sup>。

最後，耶穌治癒了瞎子，究竟有何意義呢？瞎子的邏輯是：天主不俯聽罪人，只俯聽那恭敬天主、並承行他旨意的人（21節）；而天主俯聽了耶穌的祈禱，開了生來就是瞎子的眼睛；那麼結論是：耶穌這人一定來自天主（33節）。而法利塞人的邏輯卻恰恰相反；他們的邏輯是：耶穌這人不遵守安息日，而不遵守安息日的人是罪人（16節），故耶穌是個罪人，一定不是來自天主的（24節）<sup>25</sup>。甚至法利塞人中間也因此事發生了紛爭，不但無法達成共識，還拒絕接受瞎子的見證，反而將此人趕出會堂。

可知法利塞人的三次盤問，教導我們不但要謙卑接受瞎子治癒的事實和真理，更應從該事件反省：為基督徒而言，所有長期而真實的醫治都是天主的作為，是耶穌基督主動走進人的生命，與人相遇，無條件地關心和醫治人的病苦和脆弱，更是耶穌愛與慷慨的佐證。同時祂也邀請我們以信德的服從去回應祂的愛，好能得到治癒，與祂建立一份獨特且深度的親密關係。

---

<sup>23</sup> 參：巴克萊（William Barclay）著，梁敏夫譯，《約翰福音註釋》下冊（香港：基督教文藝，1990），48頁。

<sup>24</sup> 參：John Wilkinson, *The Bible and Healing: A Medical and Theological Commentary*, p. 148.

<sup>25</sup> 參：Ibid., p.149.



### ⑦ 耶穌向此人啓示自己（九 35~39）

隱藏了幾幕的耶穌，再次走出舞臺，主動去尋找那人。他被父母留在那裡為自己辯護<sup>26</sup>，為給耶穌治癒的真理作證，而受猶太人審訊、侮辱，且被猶太團體逐出。耶穌找到他，更多更深地向他啓示自己，治癒他靈性的盲目和缺乏，使他更深和更清晰地認識自己，耶穌與猶太人對瞎子的態度，與法利塞人形成了鮮明對比，也應驗了耶穌所說的「到我這裡來的，我必不把他拋棄於外」（若六 37）。

耶穌也宣佈：祂的使命是審判和給予光明，使人看見。那些驕傲自大、死守法律和執迷不悟的人，卻故步自封，拒絕耶穌，也拒絕了耶穌所啓示的真理和所給予的真光，淪為靈性上的瞎子，所以更好說是他們以其言行，自己審判了自己，但耶穌仍然會藉著下一幕的勸勉對話，邀請在場的猶太人脫離不信和罪惡的囿圈，回頭改過。

### ⑧ 耶穌指責法利塞人是「瞎子」（九 40~41）

自以為是的法利塞人質問耶穌，卻出乎他們意料之外，耶穌給了他們否定的回答，指出他們是睜眼瞎子。由於他們的無知，反而拒絕真理、真光和真正的救主，祂警戒和邀請他們，以謙卑的心悔改，皈依耶穌。

耶穌用反諷和弔詭的手法強調：瞎眼的因耶穌而恢復身心

---

<sup>26</sup> 參：Raymond Edward Brown, *The Anchor Bible: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Vol.I*, p. 375. 思高聖經譯為「耶穌遇見」，其實譯為「找到他」（Found）更為適合。

視力；那些看得見的「猶太人」，反而因拒絕耶穌而失明；無知受詛的瞎子認識了耶穌和真理（若九 12, 25, 36）<sup>27</sup>，反而學識淵博的法利塞人卻因拒絕耶穌和真理，變得一貧如洗；瞎子歸光榮於天主，反而命令瞎子如此做的猶太人卻拒絕將光榮歸於天主（24 節）；被法利塞人視為有罪的瞎子因接納耶穌獲得救贖，反而自視為義人的法利塞人卻因拒絕耶穌失去救恩和真光，淪為罪惡的奴隸。

綜上所述，耶穌所治癒的胎生瞎子已拉上了人生如戲的帷幕，但耶穌對人的憐憫和慈愛，為父和自己作證並彰顯主榮的言行直到如今仍卻深印人心；祂那渴望人回歸父懷的仁慈與愛的醫治行動，至今仍不謝幕。耶穌傳教三年不斷地醫治當時無數身心靈受苦的人，正如祂在納匝肋會堂中所誦讀《依撒意亞先知書》上記載的：「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祂給我傳了油，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宣佈上主恩慈之年」（路四 18-19）。

富於憐憫和慈愛的耶穌不僅在世時醫治無數的受苦者，即使祂復活升天後兩千年來，仍然藉著教會和聖神所賜的神恩繼續施行祂的醫治工程。

---

<sup>27</sup> 參：Raymond E. Brown 著，《若望福音及書信詮釋》，92 頁。

## 第二章

### 梵二前後的神恩思想

梵二可謂是溯本歸源、與時俱進的大公會議，正如梵二前後的神學討論，不外乎「回到基督信仰的根源」(retour aux sources)和「革新/與時俱進」(aggiornamento)的問題。

梵二的召開，是為回應和面對教會內外的各種挑戰。外在的挑戰有：法國大革命帶來的民主精神和民族主義；工業革命所引發的社會問題；啓蒙運動後所產生的自由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理性主義和現代主義等思想潮流；兩次世界大戰對人類生命的摧殘，及之後走進核武和冷戰的陰霾；還有義大利政府使教宗不願踏出梵蒂岡城直到1958年。至於教會內在的挑戰有：基督宗教分裂之後，有的聖經詮釋偏離傳統，走向異端；有關聖神的角色及與人的關係產生爭議；教宗權威及其無誤性受到挑戰和質疑；不少神學家被教會禁止著書言論，還有教會內主張改革與保守的牧者們之間的張力<sup>1</sup>。在此內

---

<sup>1</sup> 參：吳家齊、譚永亮，〈繼往開來—梵二精神的歷史背景〉《天主教研究學報》(Hong Kong Journal of Catholic Studies)第一期(2010年10月)，26-54頁。

憂外患的脅迫下，聖神更明顯地領導和革新整個教會。

1961年聖誕節，教宗若望廿三世（Pope John XXIII, 1958~1963）宣佈召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請求普世信友祈求天主賞賜新的五旬節<sup>2</sup>。於是，聖神的風吹進了參加大公會議的主教和神學家的心中，促使教會打開大門，逐漸回歸聖經，回歸耶穌基督。教會展開革新面貌，開始注重地方教會，適應地方文化特色，走進世界和當代社會。在信理發展和牧靈福傳上，梵二不但沒有定斷新的信理，也沒責斥異端，反而以大公博愛精神和交談合作的態度，努力傳播福音，促進教會合一<sup>3</sup>，又特別關注社會的貧窮弱小者，帶領整個人類走向認識耶穌基督——人類的救主的心靈之旅。

聖神的風在梵二後更強勁地吹進各個地方教會的基督徒心裡，也賜給信友各種神恩，神恩復興運動遂如火如荼地展開，其傳播速度之快、傳播範圍之廣，是兩千年教會歷史前所未有的。神恩的復興與推廣，使人更加認識聖神，親近耶穌，福音傳播世界各地。尤使人欣喜的是，很多基督教派各教會（尤其是五旬教會和非五旬教會）因著聖神和神恩復興運動的聚會活動，逐

---

<sup>2</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台北：光啓文化，1998），27頁。原來的禱詞收集在 Kilian McDonnell, ed., *Open The Window-The Popes and Chrismatic Renewal*, 禱詞中有「請重新顯示你的奇妙，有如新的五旬節」。

<sup>3</sup> 侯若瑟倉龍編述，《歸回基督 革新教會》（台北：2007年耶穌復活節出版），24~30頁。

漸放下成見，跨越障礙和鴻溝，走向合一共融<sup>4</sup>。

因此，筆者願意順應和學習梵二的精神，由今日教會及個人生命中所體驗到的神恩復興運動，從耶穌基督的醫治著手，回歸《若望福音》中耶穌的治癒，學習並聆聽梵二文獻中有關神恩的教導，以及研討神學家和神恩復興運動推動者有關神恩、尤其是醫治神恩的思想，最後做一些信仰和牧靈反省，以求未來在牧靈服務和福傳生涯中，幫助信友和自己善用聖神所賜的神恩，也讓更多非基督徒藉著聖神所賜的神恩，認識、走向耶穌基督，感受祂的大愛，回歸天父。

## 第一節 卡爾·拉內的神恩思想

拉內神父（Karl Rahner, S.J., 1904~1984）是一位德籍耶穌會會士。他以深邃的視野和開放的心胸致力於神學研究，既維護信仰的傳統和神學的純正，也配合社會和世界的思想潮流，他的神學思想對當代的影響既深且廣，很多人認為他是當代的多瑪斯。梵二時，他曾以梵二籌委會成員、維也納樞機私人神學家，以及被教宗若望廿三世聘為大會專家這三種身分參與梵二會議。他在梵二前，就曾寫書發表他的神恩神學；他的思想不僅被梵二所接受<sup>5</sup>，也深深影響梵二文獻中的憲章和法令<sup>6</sup>。

<sup>4</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27~28頁。

<sup>5</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271頁。

<sup>6</sup> 房志榮，〈卡爾·拉內對梵二大公會議的貢獻〉《神學論集》63期（1985冬），105~107頁。

關於教會的起源，有人說是源於第一個五旬節，有人說是源於耶穌賜給伯鐸和宗徒權柄時。教宗比約十二世在《基督奧體》通諭中提到：當第二個亞當被釘死在十字木架上，並被長槍刺透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時，教會開始存在。拉內則認為：以上說法雖然不同，但並不矛盾，反而都表達了教會的特色。教會如同社團，是一有等級、有組織、存在很多不同職分和權威所組成的團體，在其中，聖神有如靈魂般，賦予教會生命，賜給教會各種禮物與特恩，也顯示祂永不間斷的愛與臨在。因為教會需要藉具體的人類歷史作證。因此，當基督救贖的血水一從耶穌聖心流出，教會便在十字木架上誕生，聖神也隨之賜予整個人類，在五旬節，以其有形可見的方式為人所知並見證：祂確實降臨了<sup>7</sup>。拉內將上述三種不同的說法放在一起看，更完整表達了教會的特色，聖神自始便臨在、帶領。

拉內在書中，普遍地討論聖神不只自始至今臨在教會中，還賜給教會一些超乎人性的力量，使教會一直在聖神的臨在中發展<sup>8</sup>。亦即：教會本出自天主聖父永恆大愛的計劃，派遣聖子耶穌基督降臨世界，親自建立教會，並派遣天主聖神繼續聖化教會和整個人類，使人獲得救恩，分享天主聖三大愛的豐盈與富足。如此，教會是救恩永遠長存、不毀滅的家園，真理的基礎，是永不乾涸的恩寵泉源，是耶穌基督在世有形可見的存在

---

<sup>7</sup> Karl Rahner, *The Dynamic Element in the Church*, trans. W. J. O'Hara, *Quaestiones Disputatae*, vol.12 (London: Burns & Oates, 1964), p.42.

<sup>8</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271 頁。

標記<sup>9</sup>。

同時，耶穌藉著聖神引導教會，臨在七件聖事中，傳遞救恩的喜訊，尤其在聖體聖事內與人合而為一。耶穌在《若望福音》中應許：祂將藉聖神與教會同在，直到今世的終結。就此層面而言，教會自有其絕對性<sup>10</sup>；但這並非意謂著教會每一具體行動或規定都是不可錯的。事實上，教會各級神職人員都不會犯錯，此誤解常使人誤以為教會為極權主義機構。雖就聖統制層面來說，教會是基督真理和救恩的保存者和維護者，也是道德總則的監護者，但這僅限於分辨某些規定或法令，是否與天主的啓示和道德總則相合。教會沒有責任，也無法去發現、提供和保護某些現成可用、具體而細小的規定、法令或命令。實際上，在很多情況下，面對具體的案例時，無人可言自己的決定絕對是唯一正確的，也無法周全知悉道德總則的一切看法，並做具體情況的詳細分析，因為它超越人的智慧<sup>11</sup>。因此，教會應努力培養信友分辨天主的旨意，使他們有能力依靠聖神的帶領和良心的指引，回應天主對他們及教會的召叫，尤其在某些情況下，教會無法告訴他們如何具體行動時<sup>12</sup>。

由此可見，教會的本質是神恩性的，是由聖神親自帶領，使教會在歷史中正確無誤的發展；同時教會也是由罪人組成

---

<sup>9</sup> Karl Rahner, *The Dynamic Element in the Church*, pp. 48-49.

<sup>10</sup> Ibid.

<sup>11</sup> Ibid., pp. 27-28.

<sup>12</sup> 參：Karl Rahner, *The Dynamic Element in the Church*, pp. 38-40.

的，是旅途中的教會，一直不斷走向圓滿，走向天主聖三的教會<sup>13</sup>。

拉內認為教會的職分（ecclesiastical offices）也是神恩性的，並非僅靠制度和結構使教會本質保持不變，而是出於聖神的大能和恩惠<sup>14</sup>。耶穌曾應許：聖神時時刻刻引導並護佑教會、教會內的各級人員及使命，使教會在信仰上絕對而清晰地，且不能錯誤地宣講和傳遞下去。若沒有聖神的同在和引導，教會的聖統制有可能違反天主、違反真理和辜負基督的恩寵，就如同猶太會堂一樣與主立約，但又毀約<sup>15</sup>。因著聖神的引導，今日教會將是新而永久的盟約，末日時將在耶穌基督的勝利中戰勝死亡。

有關神恩與聖統制的關係，蘇里文（Francis Sullivan, S.J., 1922~）有較清晰的表達。聖神賦予教會基督的身體生命，有兩種不同而同樣重要的途徑：一是與教會的盟約，以聖事及聖職服務，呈現其有效性；另一是教會內神恩的介入，多次不可預料且令人震驚。

為保存並轉移教會的傳授·衣鉢·，需要有持久治理的組織體系（教會聖統·。但有時因人性自私，使教會搖擺不穩，陷於法制法人的陳腔爛調，致使教會平庸乏味，不能勇往直前，故

---

<sup>13</sup> Ibid., pp. 48~49.

<sup>14</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271 頁。

<sup>15</sup> 參：Karl Rahner, *The Dynamic Element in the Church*, p.43.



教會也需要聖神和神恩的介入<sup>16</sup>。

可幸的是，聖神一直臨在於教會中，臨在於教會的信仰、行動和使命中，以及教會的職分和聖統制中；但有些信友誤將教會的聖統制視為聖神臨在於教會的唯一媒介或唯一大門，此觀念是不夠完整的。

蘇里文也強調：從聖經的啓示<sup>17</sup>和教會的訓導<sup>18</sup>中，都肯定在教會的官方職分外，天主也藉著聖神賜給一般信友神恩，使神恩豐沛地臨在於天主子民身上：

在教會的職分以外，也有神恩性的人。他們不僅只是從（官方）職分接受命令，而且也能是基督藉之「直接」引導教會的人。自然教會的（官方）職分並不因此取消……。不過，如果基督也在祂教會的職分以外，直接施行祂的影響……即在這種含意下的特殊神恩——管理和引導教會，並且，不論如何，在教會中有一個有效而不能取消的職分，那麼，從長期來看，只有所有教會結構的主，能保證教會不同「結構」間，組織性和神恩性的和諧。因此（這種保證）也是神恩性的<sup>19</sup>。

---

<sup>16</sup> 蘇里文（Francis Sullivan, S.J.）著，劉順德編譯，《聖神的時代》，（中和：真福，1989），29頁。

<sup>17</sup> 在格前十二 11 中，保祿清楚表明：聖神自由地將神恩分施給基督奧體的任何一個肢體。

<sup>18</sup> 教宗比約十二的《基督的奧體》通諭，16號。

<sup>19</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271頁。通諭原文沒有中譯本，但有一通俗簡化的編譯本：佚名編著，趙而謙譯，《論基督身體》

教會本身具有神恩性與組織性，但都是來自同一的主基督，且由同一聖神所帶領。關於聖神所賜的靈性禮物，毫無疑問，有其準則和規律，即應按照教會權威所訂的秩序妥善運用，以此作為分辨神恩的準則。但這個準則並非唯一維護兩者之間和諧的工具或方法。因為教會權威需要神恩的保護，反過來，神恩也需要教會權威的保護。因此，真正有效保護神恩的原則，不是教會權威，而是天主聖神，祂才是真正和最終的原則。教會權威或神恩都是來自同一的天主和聖神<sup>20</sup>，聖神將帶領兩者一起，和諧地服務信仰和天主子民，並在基督內合而為一。

拉內還指出：教會歷史中，在具體的信仰生活裡，教會的權威（教會職分的擁有者）與領受神恩者常會出現不平衡與不和諧的現象。如：教會權威不情願地容忍神恩者的存在和活動；教會權威過分凌駕於神恩及其領受者之上，以致忽略聖神才是最高權威。畢竟，聖神雖一直親自帶領信友前行、建樹教會，然而一旦教會權威不贊成、甚至反對神恩者及其使徒服務工作，再加上教會中擁有神恩者所領受的神恩不同，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很多苦難。拉內還舉幾個例證，說明擁有神恩者，即不少聖人曾受過教會當局、甚至教宗的反對，最後都隨從聖神的引導，推動教會的發展。另一種結果是，兩者並駕齊驅，使教會

---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49）。所用編號出自英譯文，參：Claudia Carlen, IHM, *The Papal Encyclicals 1935-1958* (Wilmington: McGrath Pub., 1981), pp.51-52.

<sup>20</sup> 參：Karl Rahner, *The Dynamic Element in the Church*, pp. 52-53.

成爲「民主型」的教會，但這也是有偏差的，因爲教會不同於今日世界的國家政體，而是由天主聖神帶領的。

最後，拉內特別呼籲：「即使有時神恩會使領受者如先知般受盡磨難，但仍然鼓勵人，以信賴和勇氣，接受聖神所賜的神恩或禮物，好讓具有原則和聖統制的教會因具有創新和驚人的聖神恩賜，而得以更新」<sup>21</sup>。

所以，無論是教會權威或是神恩，兩者都是組成教會非常重要基本因素，也都來自耶穌基督和聖神，並由聖神所帶領，且都爲建樹教會和服務天主子民<sup>22</sup>。兩者不但不彼此矛盾，而且相輔相成，共同促進教會前進和發展。因此，兩者都應以謙卑和開放的心聆聽聖神的引導，以耶穌的心爲心，在愛中彼此包容、接納、服務。正如聖保祿所言：「同一聖神所賜的不同禮物必須和諧的合作，並在同一基督奧體內合而爲一」<sup>23</sup>。

遺憾的是，梵二之前，很多著名的神學家極少提到神恩<sup>24</sup>，有人甚至認爲神恩只出現在初期教會，之後的教會歷史中沒有那麼明顯和頻繁，甚至教宗大額我略也認爲神恩爲教會不是必

<sup>21</sup> Karl Rahner, *The Dynamic Element in the Church*, pp. 82~83.

<sup>22</sup> *Ibid.*, pp. 69~82.

<sup>23</sup> *Ibid.*, p. 74.

<sup>24</sup> 著名神學家蘇里文（Francis Sullivan, S.J.）也贊成此觀點，因爲梵二期間，當教長們討論《教會憲章》中有關「信友的神恩」時，曾邀請他去做一演講，他才發現資料的缺乏及年代久遠。詳見：蘇里文，《聖神的時代》，3頁。原書爲：Francis A. Sullivan, S.J., *Charisms and Charismatic Renewal: A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y* (Michigan: Servant Books, 1982), pp. 9~10.

需的。但在基督奧體通諭中卻明確教導：神恩的因素屬於教會的本質，這種神恩的因素，實際上一直存在於教會中。

拉內更解釋「初期教會的神恩」與「初期教會有更多的神恩」是不同的事：首先，初期教會有更多神恩，這種說法的基礎並不清楚；再者，宗徒時代的初期教會將目光放在很小的地方和少數的宗徒身上，非常容易被發現，但這並不代表當時所有的事情都具有神恩的活力和熱情。還有，聖經所記載當時發生的事，是爲了福傳和證明耶穌是主，並表達教會在聖神的推動下蓬勃發展，當然會將注意力較多放在比較大而神聖的事件上。總之，並沒有足夠的證明，可證實初期教會聖神的風吹拂得比後來的教會更強而有力。何況，在教會歷史中，聖神常以出人意料和很有創意的神恩性方式，藉著不同時代的殉道者、無數的隱修者和修會會祖，一直不斷地更新教會。

拉內不但深入論述教會的聖統性和神恩性，以及兩者間的平衡，還以其敏銳和具洞察力的眼光，更進一步指出：教會的神恩並不局限於教會內，因爲耶穌基督是整個人類的救主，救恩臨在於整個宇宙中，所以聖神的禮物或神恩也臨在於宇宙的人類歷史中，也存在於每個人和動物，甚至臨在於四周的空氣和陽光中。顯然，拉內此處所說的神恩，是指來自天主的恩寵及其效果<sup>25</sup>，並非保祿在格前十二章所提及的狹義的九種神恩，這部分將於本書下一章中再作論述。

---

<sup>25</sup> 參：Karl Rahner, *The Dynamic Element in the Church*, pp. 58~69.

綜上所述，耶穌親自建立教會，並許諾派遣聖神照顧、管理、引導和聖化教會，所以教會職分的任職者（教會權威）和一般信友，都應聆聽聖神的聲音，按照教會生命的內在原則來運用神恩，設法以尊重、開放、接納和慷慨的心態，達成兩者的平衡，在合一共融的氛圍中，一起建樹教會，一起帶領眾人，走向天父。所以，神職人員要努力幫助教友分辨及學習各樣神恩，絕不可妄用其權威，熄滅聖神。教友也應有秩序地運用神恩，尤其應該謙卑地服從管理教會的聖職人員。這樣，聖神所賜予教會官方職分的神恩和一般信友的神恩，才能和諧地運用，共同達到建樹教會、團體和自己的目的<sup>26</sup>，愈顯主榮。

拉內的神恩思想建基於聖經，有如先知般吶喊，以期聖神及其神恩在教會中運作與復興，更為梵二會議有關神恩的思想奠定了基礎。

## 第二節 梵二文獻中有關神恩的教導

梵二可謂是教會歷史中繼往開來的大公會議，在聖神的帶領下，不只歸回基督，也革新教會<sup>27</sup>。梵二文獻中，涉及聖神的有 252 處<sup>28</sup>，有關神恩的記載和教導也彰顯無遺。因為在教

<sup>26</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273 頁。

<sup>27</sup> 侯若瑟·倉龍編述，《歸回基督 革新教會》，封面頁。

<sup>28</sup> 孫能斯樞機（Card. Suenens）著，韓山城譯，《新的五旬節？》（台北：安道社會學社，1975），44 頁。但在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所出版的《外語－漢語基督宗教神學詞語彙編》（台北：光啓文化，

會歷史中，雖然從來沒有完全停止神恩的運作，但由於各種原因，梵二前不少的地方教會採取消極態度，甚至禁止信友舉行神恩祈禱或聚會，甚至有人誤認為有些神恩，如醫治神恩，是只有那些有聖德的人才會發生的。

所以，梵二不只為神恩開了綠燈，也承先啓後地再次接納、開放神恩，甚至鼓勵教友舉行神恩祈禱等活動，更深地與耶穌和聖神建立個人性的關係；而且藉著醫治，也更多地見證耶穌對人的大愛；同時，梵二也鼓勵教會神長，以積極平衡的態度輔助、正確地教導、帶領教友更多經驗聖神及其神恩，革新教會，使教會更有活力和生命。

下文，將從梵二的幾個文獻一窺教會對神恩教導的多面性。

## 壹 《教會憲章》<sup>29</sup> 中的神恩教導

梵二大公會議時，有關神恩意義的反省，最先是《教會憲章》，之後也運用到梵二的其他文件。那些有關神恩的梵二教導的問世，歷經教長們恒久的祈禱和激烈的討論。最後，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蘇南斯樞機 Card. Suenens 的神恩思想得到梵二教長們的支持<sup>30</sup>，形成以下有關神恩的教導。至於蘇南斯樞機的

---

2005) 卻譯為徐嫩斯或蘇南斯，因此在本文中，將用蘇南斯，但引用他的中文譯作時，仍保持譯者所用孫能斯。他是比利時和整個教會神恩復興運動推動者，著作頗豐。

<sup>29</sup> 以下梵二文獻，均由中國主教團秘書處編譯，台北之天主教教務協進會，1999 出版。《教會憲章》以下時而簡稱為《教會》。

<sup>30</sup> 參：Francis A. Sullivan, S.J., *Charisms and Charismatic Renewal: A*

神恩觀點及其激烈的辯論，將在本章第三節詳細論述。

首先，《教會憲章》第4號指出天父、耶穌及聖神與教會的密切關係：

聖父委託聖子在世間應完成的工作結束之後（參：若十七4），五旬節日聖神被遣來，永久聖化教會，使信仰的人藉著基督，在同一聖神內，得以走近聖父面前（參：弗二18）。聖神就是生命之神，奔向永生的水泉（參：若四14，七38~39），聖父藉著祂，使那些因罪惡而死亡的人得到生命，直到他們有死之身在基督內復活之日（參：羅十八10~11）。聖神住在教會內，又住在信友的心裡，好似住在聖殿內一樣（參：格前三16，六19），在他們中祈禱，證實他們義子的身分（參：迦四6；羅八15~16,26）。聖神把教會導向全部真理（參：若十六13），團結在共融和服務的精神內：用聖統階級和各種奇能神恩，建設並督導教會；又用自己的成果裝飾教會（參：弗四11~12；格前十二4；迦五22）。聖神以福音的效能使教會保持青春的活力。不斷地使之革新，和淨配（耶穌）作完美的結合（三）。實際上聖神和教會都向主耶穌說：「請來（參：默廿二17）！」<sup>31</sup>

可見，天父派遣聖子以其死亡復活救贖人類，建立教會，派遣聖神繼續帶領、訓導、聖化和管轄教會。教會和信友的心都是聖神的宮殿和寓居之所，所以聖神臨在於教會及其權威，

---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y*, p. 10.

<sup>31</sup> 《教會》4號，5~6頁。

同時聖神也臨在於信友心中，並沛降各種神恩，引導人走向耶穌及其所施的救恩與真理，使人成為天主的義子義女，親自帶領人向天父祈禱，同時也建設、革新教會和服務天主子民，並在聖神內共融合一。

在討論「教會為基督的奧體」的主題時，《教會》引用了保祿所言：「眾人在聖神內領受同一洗禮，同屬基督同一身體的不同肢體。聖神不只寓居於每個人心中，還特別賜給各個肢體不同的神恩（*varia dona*）<sup>32</sup>」（格前十二 1~11），又指出聖神也使領受神恩者屬於宗徒權下（格前十四）<sup>33</sup>。

提及神恩及其在教會中的功能，最清晰的是在論及「在天主子民中有信仰意識及奇恩」時所言：

再者，同一聖神不僅用聖事及職務聖化領導天主子民，並以聖德裝飾它，而且把自己的恩寵（*dona*）「隨其心願，分配給每一個人」（格前十二 11）。在各級教友中也分施特別的聖寵（*gratiae speciales*），他們能夠勝任愉快地去進行各種專業或職務，以利教會的革新與擴展，即所謂「聖神在每人身上的表現，全是為了公益」（格前十二 7）。這些奇恩（*charismata*），或是很顯明的，或是很簡樸而較普遍的，都是非常適合而有益於教會的需要，應以感激欣慰的心情

---

<sup>32</sup> 在憲章拉丁原文中，多次把 *dona* 與 *charismata* 當同義字運用。在中文譯本中，仍把 *charismata* 譯為「奇恩」，而不譯為「神恩」；此種譯法，將與保祿使用原字的意義不相合，造成錯誤理解。詳見：王敬弘，《神恩與教會》，276 頁註腳。

<sup>33</sup> 參：《教會憲章》7 號，9~10 頁。



接受，不可妄自希冀非常的奇恩（*dona extraordinaria*），也不可妄想由奇恩獲得傳教工作的效果。辨別奇恩的真確性及合理地運用，是治理教會者的責任；他們應特別負責，不使神恩（*spiritus*）<sup>34</sup>熄滅，卻要考驗一切，擇善固執（參：得前五 12, 19-21）<sup>35</sup>。

教會由天主子民所組成，聖神完全自由地分施不同的神恩給不同的信友（包括教宗），這樣，全體天主子民都可能領受神恩；並且，所領受的神恩不只是為了信友自己的神益，更爲了「能夠勝任愉快地去進行各種專業或職務，以利教會的革新與擴展，即所謂『聖神在每人身上的表現，全是爲了公益』」，因爲「都是非常適合而有益於教會的需要」。所以，每位信友理應謙卑地向聖神開放，並以感恩的心情接受聖神及其所賜的各種神恩，實踐信仰，建設和服務教會，使教會更有活力和見證性。

由此可見，神恩不是某些人所有的特異功能，並非極爲少見，而是天主聖神自由賜給信友的恩寵禮物，使他們在日常信仰生活中，或在聚會祈禱中，常常可以經驗到耶穌的大愛。保祿認爲：神恩是教會——基督奧體——內各肢體不同的原理原

---

<sup>34</sup> 《教會憲章》12 號，中譯的得前五 19，因按思高版的譯文，把「聖神」誤譯爲「神恩」。另外，引文中將 *charismata* 譯爲「奇恩」，後面卻緊接著形容它們爲「很顯明的，或是很簡樸而較普遍的」，所用詞彙在邏輯上前後不合。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277 頁。

<sup>35</sup> 《教會憲章》12 號，21 頁。

則，基督身體的各個成員，各有其功能，以各種不同的功能、不同的神恩，得以完成。為保祿而言，除了神恩，沒有找到其他原理原則使教會團體有不同的肢體。這樣，神恩完成教會團體的本質架構<sup>36</sup>，也是構成教會的基本因素之一<sup>37</sup>。

總之，神恩是教會中必不可少的；如果教會缺少了聖神所賜的神恩，只以聖統制治理教會，便會缺少活力與創意，更缺乏見證，尤其顯示在牧靈和傳教的服務上。這樣的教會不但是聖神所帶領的，也不再是活的肢體，不再是「基督身體」，甚至從本質而言，也不再是教會，只是某個社會團體了。因為教會的本質是神恩性的，且聖神常藉神恩革新教會，正如上一節中拉內所言。

天主聖神不只自由分施給信友不同的神恩，也特別強調「辨別奇恩的真確性及其合理的運用，是治理教會者的責任」，明確地表達了聖統制與神恩的關係。所以，教會神長們切勿熄滅神恩，禁止神恩祈禱，而應努力以謙卑和開放的心聆聽聖神的帶領，努力幫助信友們也同樣以謙卑和聆聽的心，歡迎並接受聖神的引導，分辨聖神對教會和他們自己的邀請和推動，付諸實行，結出豐碩的果實。一如初期教會，聖神臨在，賜給不同地方教會的信友各種神恩，使福音傳播地更快、更廣！同時，保祿也特別提醒格林多的信友如何謹慎和妥善地運用神恩。

為何稱神恩為「特殊 / 特別的恩寵」？有雙重意義：

---

<sup>36</sup> 蘇里文著，《聖神的時代》，10 頁。

<sup>37</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277 頁。

其一，指給予的方式是在教會生生不息中，聖神直接採取行動介入，亦即「藉聖事及聖職服務的方式」與分施神恩的方式工作。分施神恩時，聖神依其意願自由地分施神恩，常給予願意接受的人，至於何種方式，人既無法預見，也不能控制。

其二，是指賜給人神恩的目的。神恩不同於信、望、愛三德的恩寵，這三種恩寵與聖神的臨在不能分開，同樣中悅天主；神恩則分施於信眾之間，為每個人不是必要的。它的目的是使信眾「能夠勝任愉快地去進行各種專業或職務，以利教會的革新與擴展」。換句話說，聖神所賜特別的神恩使人勝任愉快地完成耶穌交給他 / 她特別的服務與使命。無論如何，愛德是最基本的恩惠，是不可或缺的原始力量，鼓勵為他人坦誠地服務。聖保祿在《格林多前書》十三章中也提醒我們：若沒有愛德，一切都變得沒有價值<sup>38</sup>。

因此，不同的信友雖然由聖神領受不同的神恩，但每個人有責任和義務善用天主所賜的天賦才能和神恩，努力建樹教會和傳播福音，也應以更開放、謙卑和慷慨的心分辨神恩及其所結的果子。

## 貳 《司鐸職務與生活法令》<sup>39</sup>的神恩教導

梵二的教長們在《司鐸》中，清晰地指出司鐸應如何面對信友所有的神恩：「要考驗神〔恩〕是否出於天主，要在信德意

<sup>38</sup> 參：蘇里文，《聖神的時代》，5-6頁。

<sup>39</sup> 以下簡稱《司鐸》。

識下，去發掘信友的各種不同的奇恩，無論是卑微的或是高超的，欣悅地加以辨別，用心加以培養」<sup>40</sup>。

所以，司鐸不但不消極地接受，也不以其權威禁止，更不用極權式方法取而代之，反而應尊重天主子女的自由，努力發掘和培養信友所領受的神恩，加以分辨所賜神恩和意義，即神恩對人所做的邀請和使命，努力與聖神合作，付諸實行，更好地建樹教會，堅強信友的信德<sup>41</sup>。

之後，梵二教長更深入地表達信友與神恩的關係。

### 參 《教友傳教法令》<sup>42</sup> 的神恩教導

信友因洗禮而「被祝聖為王家的司祭，聖潔的國民，志在通過一切行動，奉獻精神祭禮，處處為基督作證。天主聖神在教會一切成員心中傳播信德、望德、愛德，傳教事業即在這三德中進行」<sup>43</sup>。可見，每位信友都被召做司祭、先知和君王，被派遣以嘉言懿行傳播福音，為主作證。這樣，聖神所賜信友的各種神恩，為他們傳播福音具有很大的價值和助力。

於是一切基督徒都負有一項高貴的使命：為使上主救人的信息到處為所有人知曉、接受。

天主聖神通過服務的職責和聖事，已經在做著聖化天主子民的工作，為了進行這一宗徒事業，祂還給予信友以

---

<sup>40</sup> 《司鐸》9號，373頁。

<sup>41</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278頁。

<sup>42</sup> 以下簡稱《教友》。

<sup>43</sup> 《教友》3號，456頁。

特殊的恩惠 (peculiarior dona)，「隨自己的心願，分配與各人」(格前十二 7~11)，為使他們「各人依照自己所領受的神恩 (gratia)<sup>44</sup>，彼此服事，做天主各種恩寵的好管家」(伯前四 10)，為在愛德中將全體建立起來 (參：弗四 16)。由於接受這類神恩 (charismata)，雖則是最簡樸的神恩，為每一個信徒便產生使用這些神恩的權利和義務，就是在教會內並在人世間，為著人們的利益及教會的建設，在「隨意吹向某一方」(若三 8) 的聖神的自由內去使用，同時要和基督內的弟兄們，尤其要和自己的牧人共融在一起，因為是他們負責審斷神恩的真假及其正當的用途，這並不是要他們撲滅神恩 (spiritus)，而是要他們考驗一切，擇其善者而持守之 (參：得前五 12, 19, 21)<sup>45</sup>。

以上兩段，首先強調神恩的目的，是為建樹教會和信友團體，以及傳播福音，使人獲得救恩。再者，聖神「隨意吹向某一方」，完全自由的分施神恩與不同的信友和團體，不受人的限制。同時領受神恩的信友有其權利和義務運用神恩，並以謙卑和慷慨的心服務教會，傳播福音。但也應注意：教會的聖統制 (教會的教長) 有責任和義務分辨神恩的真偽，訂立信友及神恩團體運用神恩的規範，使兩者相輔相成，互為補充，使教會

<sup>44</sup> 伯前四 10 希臘原文中，該字為 "charisma"，而「教友」的拉丁原文中譯為 "gratia"，是根據拉丁通俗本的翻譯，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278 頁。關於此字用法，可參：Albert Vanhoye, S.J. *The Biblical Question of Charisms' after Vatican II*, pp. 440~442, 459.

<sup>45</sup> 《教友》3 號，456~457 頁。

和福傳更有活力。

梵二文獻中，尤其上段引文中，多次提到「神恩」或「奇恩」(charismata, dona)，且神恩「或是很顯明的，或是很簡樸而較普遍的」、「卑微的或是高超的」。實際上，在格前十二 8~11 所提的九種神恩中<sup>46</sup>，除了奇蹟神恩會產生奇蹟效果，只有醫治神恩會讓人驚奇，或使人相信，皈依天主，甚至感受到天主的大愛；此外，其他的神恩就其運作而言，則不太顯明或奇妙。無論如何，所有的神恩若與聖體聖事相比，則相去甚遠，因為聖體聖事雖仍有餅酒的形，卻是耶穌基督最真實的臨在。人們之所以驚奇於醫治神恩的果實，卻淡然面對聖體聖事，是因為信友對聖體聖事習以為常和司空見慣<sup>47</sup>。

梵二在《教友》中鼓勵信友謹慎和善用所領受的神恩，尤其運用在建樹教會和福傳事業上。因此，信友的培育勢在必行，且顯得尤其重要。正如文件所言：

所以，他們應當不斷地努力去培育，按照他們這些生活條件而被賦予的各種品質和才能，並應當運用他們自聖神得到的神恩<sup>48</sup>。

<sup>46</sup> 九種神恩分別為：智慧的言語、知識的言語、信心、治病神恩、行奇蹟、先知話、分辨神類、舌音、解釋舌音，詳見格前十二 8~11。

<sup>47</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279 頁。

<sup>48</sup> 《教友》4 號，王敬弘譯，因 1999 版中國主教團秘書處編譯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語句及意義有誤差。拉丁原文為：“Ne dessinant ergo qualitates et dotes his conditionibus congruentes sibi collatas assidue excolere, propiisque ut donis a Spiritu Sancto

當然，每個人都應積極地去準備自己參加傳教事業，不過，成年時這種訓練尤其迫切。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心境愈廣闊，亦愈易發現上主所賜的特別天才，也愈能爲了弟兄們的益處有效地去用聖神所賜的特恩<sup>49</sup>。

《教友》中強調，在培育信友投身福傳時，應將聖神所賜神恩與天主所賜信友的自然才能相結合和補充，而非片面地偏重神恩或自然天賦，因為雖然自然天賦來自父母的遺傳和自己後天的努力，而神恩是由天主聖神直接賜給<sup>50</sup>，究其根源，兩者都爲天主所賜，都爲建樹教會，促進福音傳播和人靈得救。否則將產生基督奧體的分裂，要麼走向個人的成功或尋求個人的光榮，要麼拒絕聖神的帶領和引導，無法將基督及祂愛的福音與人分享，使人獲得救恩。

因此在培育信友時，應兩者並重、互補平衡，努力使人在天主所賜天賦的基礎上，讓聖神藉神恩與人同行，增強力量，更好完成主耶穌所囑咐我們建樹教會和傳播福音的使命。

在《教會傳教工作法令》中，梵二也對父、子、神在救贖工程中的關係，及其聖神與教會在傳教工作上做了很深的反省。

#### 肆 《教會傳教工作法令》<sup>51</sup> 中的神恩教導

爲完成這項事業，基督從聖父那裏遣來了聖神，在人

acceptis."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279 頁註腳。

<sup>49</sup> 《教友》30 號，491~492 頁。

<sup>50</sup> 蘇里文，《聖神的時代》，6 頁。

<sup>51</sup> 以下簡稱《傳教》。

心內履行救贖工程，發動擴展教會的工作。無疑地在基督升天以前，聖神已在世間工作（參：若十四 16）。但是在五旬節那天，聖神降臨於弟子們，好同他們永遠在一起，教會也在那一天公開呈現於民眾之前，以宣講方式向萬民傳播福音，也從那天開始，藉著新約的教會在大公的信仰之下預兆出各民族的合一，教會以各種語言說話，在愛德中也通曉各種語言，並採納之，於是克服了巴伯爾塔的紛亂離散。原來是從五旬節開始了宗徒們的工作，一如當初因聖神鑒臨於童貞瑪利亞，基督從而成胎：當同一聖神鑒臨於基督的祈禱時，基督便開始了其傳教工作。主耶穌在自動為世界捨棄自己的生命之前，曾安排宗徒們的工作，並預許遣聖神來，其目的在於使傳教工作和聖神的工作，在救人的事業上，時時處處彼此聯合起來，發揮效能。聖神經常把整個教會「團結在共融和服務的精神內，用聖統階級和各種奇能神恩，建設教會」，聖神又好像教會的靈魂，使教會體制表現生機，聖神又以推動基督傳教的精神，投入信友們的心中，有時聖神還明顯地走在宗徒們的前面，同時又不斷地以各種方式伴隨指揮宗徒們的工作<sup>52</sup>。

此段文字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天主聖三父、子、神一起救贖人類，建立教會。聖神如同教會的靈魂，寓居教會和信友心中，以聖統制和各種神恩繼續帶領教會走向世界和萬民，宣講耶穌

---

<sup>52</sup> 《傳教》4 號，502~503 頁。



及傳播福音於普世。當我們清楚耶穌和聖神在教會內及傳教工作上的關係後，才能更深地與耶穌結合，更敏感於聖神的引導，更能讓神恩發揮作用，也更能將真實的耶穌及其福音傳遞給人。

《傳教》4 號的最後及 23 號，都隱含了聖神以特別的方式（包括神恩），召叫、臨在、伴隨和引導宗徒及各個時代的傳教士和宣教者，彰顯天主的臨在、醫治和大愛！而今，廿一世紀是福傳和認識基督的世紀，人的心靈飢渴、冷漠無情，其實復活的主耶穌更渴望醫治所有受傷、受苦的人，好讓他們感受祂的大愛！

《傳教》4 號此段，不但指出聖神臨在耶穌身上，一起參與耶穌醫治病人，正如本書第一章所論；同時也指出聖神繼續臨在於耶穌所建立的教會中，直至今日，繼續不斷地以其神恩和力量帶領教會，醫治教會及身心靈受苦的天主子民。筆者將在下一章詳述耶穌基督如何藉聖神的大能及信友，繼續在今日教會神恩復興運動中施行醫治。

以上梵二有關神恩的教導具有全面性和多面性，清晰地表達了神恩與天主聖三的化工，尤其與聖神及基督建立的教會和傳教使命有著密切的關係。再者，對聖神所賜的神恩，也具有積極平衡的態度，不但明確地將神恩與教會聖統制區分，也對教會的聖事和服務與神恩加以區分，使人意識到神恩與聖統制、神恩與聖事不但不矛盾，反而互為補充，相得益彰。然而，它所要面對的困難是：聖事和聖統制，有其穩定的結構和制度，一向是有條不紊地運作；神恩卻是聖神自由賜與信友的禮物，

神恩的彰顯和運用常出乎人所料，也超越人的理智。梵二多處強調：教會牧者有責任和義務分辨神恩的真偽，引導人正確運用各種神恩，以建樹教會和傳播福音<sup>53</sup>。

最後，梵二非常謹慎地將各種神恩歸類於「白白賜予的恩寵」，不把它與聖化恩寵放在一起。這樣，就避免了將神恩與「聖德」和「德行」相提並論<sup>54</sup>，也糾正人對神恩的錯誤思想。換言之，有聖德的人不一定有神恩，有神恩的人不一定有聖德。

梵二閉幕後不久，神恩復興運動如火如荼地進入天主教會，可謂梵二在聖神的推動下為神恩打開了大門，樞機主教蘇南斯曾被任命為梵二大公會議四位主持者之一和合作委員會的成員<sup>55</sup>，也被視為神恩復興運動的先驅，還被教宗保祿六世委派為神恩復興運動的世界輔導，給教會帶來活力，給人們帶來希望。以下便介紹這位神恩性領導者的神恩思想。

### 第三節 蘇南斯樞機主教的神恩思想

蘇南斯樞機（Léon Joseph Card. Suenens, 1904~1998）是一位充滿智慧、勇氣、喜樂，且對聖神的能力充滿信心的牧人和神學家，他敏銳地聆聽聖神的聲音，是神恩復興運動的推動者和權威，

<sup>53</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281~282頁。

<sup>54</sup> 同上，282頁。

<sup>55</sup> 參：Elizabeth Hamilton ed., *Ways of the Spirit: The Spirituality of Cardinal Suenens* (NY: the Seabury Press, 1976), Cover.

他的生命和著作極深地影響了梵二及以後整個教會的復興<sup>56</sup>。

他曾在*A New Pentecost?*一書中寫道：「從1945年聖主教後便選擇『在聖神內』(in Spirit)作為我本人及我做事的座右銘。無論有關我內心的事，或有關世界的事也無論代價如何昂貴，我決意盡我所能，隨從聖神的推動，忠實於其感召」<sup>57</sup>。可見他是一位渴望聖神，且身體力行，活於聖神內的牧人。

在梵二會議期間，當教長們激烈地討論「信友的神恩」(Carismi dei fedeli)時，西西里魯菲尼樞機主教(Card. Ernesto Ruffini, 1888~1967)<sup>58</sup>認為：在當代教會中，神恩是沒有重要角色可扮演的，是無足輕重的；因為神恩的禮物是極少見和例外的，所以他激烈反對：今日很多信友領受了神恩的禮物，這些人可以被信賴，為教會做重大的貢獻，建樹教會。六天後，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蘇南斯樞機便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各種神恩「在教會的生命內不是邊緣問題、或可有可無的東西」；相反，神恩「為基督奧體的成長有切身的重要性」。

蘇南斯樞機表示：誠然，在聖保祿的時代，若干神恩有戲劇性和驚人的表現，但「我們總不能想聖神的神恩，主要而僅有在宗徒時代，在以後卻非尋常，也不那麼普遍而已」。不能說神恩是少數人的特權，而寧可說「有知識或沒有教育的基督

<sup>56</sup> Ibid.

<sup>57</sup> 參：Léon Joseph Cardinal Suenens, *A New Pentecost?* (London: The Seabury Press, Inc., 1975), p. 213. 筆者自譯。

<sup>58</sup> 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外語—漢語基督教神學詞語彙編》，900頁。

徒，每天有他們各自的神恩……。在每個教區內無論男女，豈非每天都得到天主的號召？在講要理的場合，在福傳，在各種傳道使命的場合，在社會事業，在慈善事業中，都接受了聖神的神恩……。沒有這些神恩，教會聖職工作，將陷於貧乏而沒有效果」。他最後在結論中提議，大公會議在討論教會是天主子民時，應竭盡心力強調神恩的重要性<sup>59</sup>。

蘇南斯樞機的神恩思想以多種語言登載在《會議》雜誌（*Concilium*）和其他許多刊物上<sup>60</sup>，後來也被梵二的教長們支持，並由牙買加京斯敦的主教（McEleney di Kingston, Gianmaica）提出修正，使關於神恩力量的表達更充沛清楚後通過，遂形成了現在梵二《教會憲章》12 號的第 2 節<sup>61</sup>，正如本文上一節所引用和討論的。

梵二閉幕，很多教長和信友們為教會革新欣喜之餘，卻也帶來教會的大震盪，使得聖召減少，修院初學院倒閉，神職人

---

<sup>59</sup> 參：蘇里文，《聖神的時代》，4~5 頁。

<sup>60</sup> 參：Francis A. Sullivan, S.J., *Charisms and Charismatic Renewal: A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y* (Michigan: Servant Books, 1982), p. 10.

<sup>61</sup> 參：蘇里文，《聖神的時代》，4~5 頁。原文引自 Léon Joseph Cardinal Suenens, *The Charismatic Dimension of the Church*, in *Council Speeches of Vatican II*, ed. Y. Congar, H. Küng, D. O'Hanlon (London-New York, 1964), pp.18~21. Pubblicato in seguito anche in: L.J. Suenens, *Corresponsability in the Church* (New York, 1968), pp. 214~218. Trad. ital. *La corresponsabilità nella Chiesa d'oggi*, Ed. Paoline (Roma, 1968), pp.221~225.

員離職，不少信友離開教會；加上社會倫理道德日趨下降，人們處於絕望與失敗、冷漠與戰爭、自殺和墮胎等死亡文化的邊緣而憂心如焚；於其時，蘇南斯樞機遂大聲疾呼：真正的基督徒是充滿希望的人，基督信仰給人希望。正如 *The Critique* 雜誌編輯 Dan Herr 曾訪問他：「處在今天如此紊亂的局勢，為何您仍抱有希望？」樞機答道：「**因為我相信聖神！**」之後，他進一步解釋並刊登在雜誌封面上：

因為我相信天主每日早晨再度降生；因為我相信天主此時此刻正在創造世界。祂創造世界距今並非甚遠，或為人久已忘記的時代之事，而是此時此刻正在發生，所以必須由天主期待我們不敢期待的事。天主近在咫尺，祂不是我們所能預見的，卻是深愛著我們的。我抱有希望，並非因為人世間的理由，而是我相信聖神是造化之神。我相信聖神所做的出人意料之事。所以希望並非做夢，而是將夢轉變為現實<sup>62</sup>。

他強調，聖神是教會的原始和初果，靈魂和生命之氣息<sup>63</sup>，不只給整個教會、整個世界和人類，甚至給予每個人希望，也使人更向天主開放，更清晰認識耶穌—聖言，更親切感受到耶穌的聖容，更瞭解和感受聖神彰顯其諸多神恩。同時也使人更

---

<sup>62</sup> Léon Joseph Cardinal Suenens, *A New Pentecost?*, pp. ix~xiii. 孫能斯樞機著，《新的五旬節？》，1~7 頁。

<sup>63</sup> *Ibid.*, p. 1.

向他人開放<sup>64</sup>，更認識自我和整合生命，也更使人自由和喜樂地在基督的愛內合一共融。

蘇南斯樞機談到聖神與神恩的聯繫時，更強調聖神——神恩的賜予者，而非神恩本身。正如奧斯定所言：「主，不是祢的恩惠，而是祢！」再者，聖神賜與人神恩，永不與神恩分離。雖然每個人經驗神恩不同，都是同一完整的聖神在人心內自由地工作<sup>65</sup>。且聖神從起初就已臨在我們靈魂內，而非在洗禮或聖神洗禮才進入人心。所以，每件聖事只是延伸聖神的光線，並加倍充滿我們的存有與行動中；而聖神洗禮，是使業已領受的神恩現實化的聖寵，或是聖神的一種散發和釋放，或是聖洗聖事的一種彰顯，或是堅振聖事賦予我們的神恩的一種復蘇。聖神洗禮，是對聖神深入的接納與受教，是一種更深地經驗聖神並革新人的生命<sup>66</sup>；凡有此經驗者都認為：這是一種特殊的聖寵，是靈修生活的革新，且伴隨從未經驗過的平安和喜樂。

聖神也賜給人德能，正如聖母領報或宗徒們在五旬節所經驗到的；但不僅在宗徒時代，且在今日神恩祈禱聚會中，基督徒也同樣領受方言、治癒和先知等神恩，見證天主對人的大愛！

蘇南斯樞機還肯定了梵二有關分辨神恩的教導，他提出教長和信友應敏銳地留意時代的訊號，謙卑地聆聽聖神的聲音和

---

<sup>64</sup> 參：Léon Joseph Cardinal Suenens, *A New Pentecost?*, pp. 217~220.

<sup>65</sup> 參：孫能斯樞機著，《新的五旬節？》，119~131 頁。

<sup>66</sup> 參：Francis A. Sullivan, S. J. 引用聖多瑪斯的神學觀點支持此觀點，詳見：蘇里文，《聖神的時代》，38~49 頁。

信友的內心渴望，分辨神恩及其效果。他提出的分辨標準為：「以死而復活的基督為中心、祈禱生活更深入、團體和個人更喜愛閱讀聖經、更熱愛教會、祈禱與社會活動平衡」<sup>67</sup>；或更好說是：成為越來越整合和成熟、越來越愛主愛人的基督徒。由其果實，可以判斷樹木的好壞，也可知所結果實是出於善神或惡神，還是自己，正如以下兩段所言。

蘇南斯樞機後來作為神恩復興運動的世界輔導，曾在很多大學和堂區見到那些參加神恩祈禱的青年，也曾參加他們的聚會，親眼目睹並見證了他們在「聖神內的洗禮」<sup>68</sup>（baptism in the Holy Spirit）後生命的改變。他的書也引用了四十位耶穌會士的見證<sup>69</sup>，大家的共同點是感到聖神的臨在和來自聖神的德能，加深了他們對聖經的理解，以及在祈禱和使徒工作上更加深了與耶穌的關係<sup>70</sup>。

他也明言：神恩復興運動祈禱團體及信友們不但使他意識

---

<sup>67</sup> 孫能斯樞機著，《新的五旬節？》，119~131 頁。

<sup>68</sup> Francis A. Sullivan, 一位羅馬額我略大學的著名教授和神學家描述「聖神洗禮」的經驗為：「一種使人對天主大能的臨在，獲得絕對新的意識的宗教經驗。此經驗使人意識到天主在人生命中工作著，這工作通常都包括一種或多種神恩」。Suenens 為了避免有人錯誤地與入門聖事的洗禮混淆，故建議用其他詞彙表達之。參：Léon Joseph Cardinal Suenens, *A New Pentecost?*, pp. 77~81.

<sup>69</sup> 參：John C. Haughey, S. J., "The Pentecostal Thing and Jesuits", *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Jesuits* Vol. V, published by the American Assistency Seminar on Jesuit Spirituality (June 1973).

<sup>70</sup> 參：孫能斯樞機著，《新的五旬節？》，95~100 頁。

到聖神臨在，且正在復興今日教會，也使人意識和體驗到保祿書信中所記載的聖神恩賜和禮物的圓滿<sup>71</sup>；同時也使他更加意識到惡魔不是神話，而是真實地存在，邪惡勢力之大及猖獗，超乎人之想像。另外，因著主名的釋放祈禱，使更多人脫離了魔鬼和邪惡勢力的束縛，獲得了基督徒的真正自由<sup>72</sup>。

蘇南斯樞機不但在梵二大公會議上為神恩在此時代的現有性大力辯護<sup>73</sup>，也曾受保祿六世指派為該運動的全球總輔導。他還把起初到現今一直沿用的「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The Catholic Charismatic Movement) 更名為「天主教五旬復興運動」(The Catholic Pentecostal Renewal Movement)，因其運動既是五旬節聖神降臨奧蹟在教會內不斷的重演與復興，也更強調賜與各種神恩的聖神本身，並非只停留於某些神恩或者擁有神恩的人身上<sup>74</sup>。

蘇南斯樞機可謂是神恩運動的權威和推動者，更是集大成者，本文無法一一列出他有關神恩的全部思想，僅列出以上他有關神恩言論和思想的核心部分。下面將簡述信理部在千禧年

---

<sup>71</sup> 參：Ramsey, Michael and Suenens, Léon Joseph Cardinal, *Come Holy Spirit* (NY: Morehouse-Barlow co., Inc., 1976), p. 56.

<sup>72</sup> 參：Léon Joseph Cardinal Suenens, *Renewal and the Powers of Darkness* (Michigan: Servant Books, 1983), pp. xiii-3.

<sup>73</sup> 參：Léon Joseph Cardinal Suenens, *A New Pentecost?*, p. 110.

<sup>74</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9頁。雖然 Suenens 的更名很有道理，但在本文中，為不使人混淆，將繼續沿用通用的神恩復興運動。至於更名的詳細原因，請參：Léon Joseph Cardinal Suenens, *A Controversial Phenomenon: Resting in the Spirit* (Dublin: Veritas Publications, 1987), pp. 11-13.



有關「治癒祈禱」的訓令<sup>75</sup>。

#### 第四節 信理部有關「治癒祈禱」的訓令

人人渴望幸福，同時在生命旅程中常有疾病和痛苦相隨；信友一方面渴望恢復健康，另一方面也渴望在病苦中與耶穌的苦難相結合。為了幫助信友擁有正確的信仰，及進行規範化的治癒祈禱，並獲得痊癒，信理部頒發了此項訓令。

訓令中，首先提出疾病和治癒在救恩計劃中的意義和價值。舊約中，以色列人民經驗到的是：疾病與罪惡相連，或是為考驗義人（如約伯）的途徑；而新約中，耶穌的治癒是祂默西亞使命的標記（路七 20~23）。耶穌的治癒是救恩的標記，意謂著天主的國得勝一切的惡，使人恢復為完整的人，肉身和靈魂恢復健康的象徵。伴隨著許多奇蹟般的治癒，不但證明耶穌就是默西亞，聖神與祂同在，也證實耶穌有赦罪的權力（參：谷二 1~12）；同時，祂的醫治還加強了福音宣報的力量，光榮了天父。

因此，耶穌和教會都肯定病人治癒的願望和為得治癒的祈禱是好的，而且極合乎人性，耶穌自己從未拒絕治癒那些呼求

---

<sup>75</sup>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接見信理部樞機時，批准了本訓令並命令公布之。當時的信理部部長為若瑟·拉辛格樞機（Card. Joseph Ratzinger，2005年當選為教宗，名為本篤十六世），主曆2000年9月14日光榮十字架慶日發自羅馬信理部辦事處。中譯文見：王愈榮編譯，《信理部有關「治癒祈禱」的訓令》（台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2001）。

醫治的人們，雖然有時責備他們缺乏信德。耶穌還派遣門徒們醫治各種病人，並鼓勵教會以傅油聖事特別為病人祈禱，正如雅五中記載的。本書下一章將討論「醫治神恩」，這並非教會聖事禮儀中，或因在朝聖地祈禱而獲得的醫治，而是指聖神賜予某些信友或神職人員特殊的醫治恩典，是為別人獲得治癒而賜給的，是耶穌基督藉著此人或神恩團體的祈禱所行的醫治，使人更深地經驗祂的大愛，並建樹教會。

法令的最後，教會為了信友和整個教會的益處制定了一些治癒祈禱的具體條款，如治癒祈禱是合法的；不過，無論是禮儀的或非禮儀的，都不得在感恩祭、聖事或時辰禮儀（每日頌禱）中舉行，教區主教應監督和鼓勵此類祈禱的進行，並分辨其果實等<sup>76</sup>。

綜上所述，拉內神父和蘇南斯樞機都為梵二的神恩神學和神恩復興運動做了鋪墊，使梵二在聖神的引導下，回應時代的訊號，在《教會》、《司鐸》、《教友》和《傳教》等法令中，接納、鼓勵、推動聖神在今日教會中的運作，並將教會的聖統制與天主子民領受的神恩加以整合與平衡。之後，蘇南斯樞機被委派為神恩復興運動的全球總督導，著書立說幫助整個教會向聖神開放，參加並推動神恩復興運動，同時也指正和分辨神恩復興運動中所產生的問題。最後，信理部也頒佈有關「治癒祈禱」的訓令。

---

<sup>76</sup> 參：王愈榮編譯，《信理部有關「治癒祈禱」的訓令》，1~24頁。

因此，梵二文獻明言：教會邀請教長們不但不禁止或消極地接受神恩運動，更應對神恩團體及其運作加以分辨和監督，更敏銳地隨從聖神的帶領，致力於建樹教會和傳播耶穌的喜訊於各民族和每個人。因為神恩奇蹟之顯，是為不信的人信主；神恩內化之隱，是鞏固教會穩定發展。

筆者聆聽和接受梵二有關神恩的教導，回應梵二的精神，追根溯源，在第一章中回歸福音中的耶穌醫治，同時也響應梵二精神，讓聖神引導天主子民革新教會，展望未來。

神恩復興無論進入基督教主流教會，還是梵二後進入天主教會，都被認為是一次新的聖神降臨。1994年天主教神學家 Peter Hocken 反省後認為：「神恩復興運動的整個過程，都是天主無上權威的主動行爲，是末世來臨的聖神傾注，也是基督信仰世界中，所發生的意義最重大、影響最深遠的事件」<sup>77</sup>。

因此，下一章筆者將更深入、更具體地討論神恩復興運動中，耶穌基督的醫治、醫治的種類、醫治的祈禱等相關問題。

---

<sup>77</sup> Peter Hocken, *The Glory and the Shame :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20th Century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Guildford, Surrey: Eagle, 1994), pp. 16~22, 62~68.

## 第三章

### 神恩復興運動中耶穌的醫治

聖神一直照顧和引導整個教會及普世人類，祂慷慨地賜給一些人不同的神恩，正如保祿書信、教父著作和聖人行實所記載的。所以，神恩在整個教會歷史中從未停止<sup>1</sup>；只是在宗徒時期和教父前半期（第一世紀末到 350 年左右）較為明顯，慕道者領受入門聖事時，大多有被聖神充滿和領受運用神恩的經驗，但在那時期，教會卻忙於面對相關聖三論與基督論的異端。教父時期的後半期（AD.350 到八世紀中葉），教父們的著作，幾乎都承認在領受入門聖事時，不再明顯地領受神恩。之後，神恩在教會日常生活中日漸減退，很少經驗神恩，也失去了原來神恩祈禱所附加的對天主的信賴，自然就沒有引起教會的特別注意，也沒做有關神恩的神學反省<sup>2</sup>。

---

<sup>1</sup> 參：Karl Rahner, *The Dynamic Element in the Church*, trans. W. J. O'Hara, p.56. 拉內提到神恩在教會歷史中從未停止過。教會歷史中的醫治，特別是神恩在世界各國的醫治，參：Amanda Porterfield, *Healing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68~174.

<sup>2</sup> 詳見：Léon Joseph Cardinal Suenens, *A New Pentecost?*, pp. 27~30.

梵二則為聖神神學和神恩復興打開了大門，接受神恩是構成教會的基本因素之一<sup>3</sup>。梵二閉幕一年多以後，神恩復興運動進入天主教會，信友將注意力轉向讚美慈悲仁愛的耶穌，只有祂是人類唯一的救主，也注重人對耶穌和聖神的信賴、渴望與懇求。隨著很多人藉著對耶穌的信賴和聚會祈禱，而得到身心靈的醫治，領受其他如方言、先知等神恩，感受到耶穌的慈愛而悔改，改變生命，於是該運動如火如荼地在全球遍地開花，人稱此運動為神恩復興運動，或五旬復興運動。無論如何，我們不得不說：是梵二的教導為之鋪平道路，這也恰好回應了教宗若望廿三世祈求新的聖神降臨，而得到天主的答覆。

因此，下文中將從「神恩」的意義和神類著手，深入探討醫治神恩、醫治祈禱，及在醫治祈禱的牧靈經驗中，未得到醫治的一些原因。

## 第一節 「神恩」的意義

「神恩」的希臘原文為charisma（單數）或charismata（複數）。

---

亦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185~274 頁；書中提反依肋內的著作中作證：「有些其他的人療治病人，他們覆手在病人身上，病人獲得痊癒了」。聖奧斯定在希波當主教時曾寫道：他的內心被催迫和見證，發現兩年內在他所在的希波教區有近七十件神恩治病的案例，還有很多沒有被記錄下來。詳見：蘇里文著，劉順德編譯，《聖神的時代》（中和：真福，1989），23 頁。

<sup>3</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186 頁。

該字在新約中共出現 17 次<sup>4</sup>；其中，保祿書信占 14 次，其他 3 次也可說是源於保祿書信。該詞源自 *charis*，可譯為恩寵或聖寵，加上詞尾 *ma*，意思是由恩寵產生的實效。保祿曾用該詞表達守貞的恩賜（格前七 6）、醫治的神恩（格前十二 9, 28, 30），因信成義（羅五 15-16 及永生 羅六 23）。可見保祿用此詞，泛指天主自由而白白賜給人的恩惠，不一定與聖神有直接明顯的聯繫<sup>5</sup>。保祿有時將神恩與「屬神的恩賜」通用，他也責斥格林多人認為，擁有神恩的人就是「屬神的人」，甚至引以為傲<sup>6</sup>。

蘇里文<sup>7</sup>則在 *Charisms* 一書中，將保祿所用此詞的用法分為三類：

1. 指天主在基督內給人全部的救恩（羅五 15,16，六 23）基本上與 *charis* 用法類似，常以單數出現。
2. 用此詞是表達給保祿（格後一 11，單數），或某些個人（格後七 7，單數）、或以色列民族的特別恩賜（羅十一 29，多數）。
3. 用此詞來表達聖神分施給信友的各種能力（羅十二 6；格前一 7，十二 4, 9, 28, 30, 31），為了建樹教會及個人的益處，且常以多數 (*charismata*) 出現。

<sup>4</sup> 羅一 11，五 15, 16，六 23，十一 29，十二 6；格前一 7，七 7，十二 4, 9, 28, 30, 31；格後一 11；弟前四 14；弟後一 6；伯前四 10。

<sup>5</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165 頁。

<sup>6</sup> 參：蘇里文，《聖神的時代》，23 頁。

<sup>7</sup> Francis A. Sullivan S.J.，美籍耶穌會士，在羅馬額我略大學教授教會學多年，梵二時被美國主教們聘請為神學顧問，研究「神恩」，後來親自領導聖神同禱會等。

顯然，第一類用法指天主普遍賜給每個人為得救所需的恩寵或聖寵；第二類是賜給某個人或某個民族的恩惠，但並非為得救所必需；而第三類卻是天主聖神施與不同的神恩於不同的人<sup>8</sup>，為了建樹教會。所以，第三類用法才是下段所要討論「神恩」的範疇，也是本文特別研究、探索的「醫治神恩」的意涵。

## 第二節 神恩的分類

初期教會的神恩有如春日蓓蕾，百花齊放，都由同一聖神所賜，正如保祿在格前十二 4~11 所記載的：

神恩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聖神所賜；職份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主所賜；功效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聖神顯示在每人身上雖不同，但全是為人的好處。這人從聖神蒙受了智慧的言語，另一人卻由同一聖神蒙受了知識的言語；有人在同一聖神內蒙受了信心，另有人在同一聖神內卻蒙受了治病的奇恩；有的能行奇蹟，有的能說先知話，有的能辨別神恩，有的能說各種語言，有的能解釋語言，可是，這一切都是這唯一而同一的聖神所行的，隨祂的心願，個別分配與人。

前面三句「雖有區別」和「卻是同一的……」所形成的平行句，顯然將神恩（charismata）歸於聖神，職份（服務diakonai）

---

<sup>8</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165~166 頁。

歸於耶穌，而功效（工作energata）卻歸給了天主<sup>9</sup>。但其他地方卻都歸給聖神（十二 11），或歸給天父（十二 28）。無論如何，保祿的這種表達，無非是爲了說明一切都來自天主。從神學而言，天主聖三的外在行動，包括創造救贖、聖化工程等，都是天主父、子、神一起的行動，而非某一位，之所以如此講，是爲使人更容易理解罷了<sup>10</sup>。

面對格林多教會當時所處的分裂狀態，因領受語言神恩而沾沾自喜，驕傲蔑視他人，也爲了發展基督奧體的道理，保祿特別用三個平行句表達，都用了「同一」（autos）一詞，提出不同的「神恩」、「職份」、「功效」都來自同一天主<sup>11</sup>，都是爲了建樹教會（格前十四 4b, 5c, 12），使人獲得益處，得到建樹（格前十四 4a）<sup>12</sup>，以彰顯天主的慈愛和偉大，絕非構成他們分裂的

<sup>9</sup> 參：蘇里文，《聖神的時代》，18 頁。

<sup>10</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37~38 頁。

<sup>11</sup> 同上。

<sup>12</sup> 保祿自己有很強的舌音神恩（格前十四 18），他既不輕視舌音，也不禁止人說舌音（格前十四 39），只是禁止在集會中以舌音方式講先知話，除非有解釋神恩的人在場（格前十四 27~28）。他在格前提到：舌音更是爲了自己的益處，那是保祿的經驗。但筆者的經驗是：在私下或在神恩團體祈禱時，用舌音或靈歌爲病人祈禱時，不少病人獲得了心靈和身體的醫治。還有，在神恩團體聚會時，有時大家一起用舌音祈禱後，一起聆聽聖神對整個團體的訊息：這樣，舌音也有建樹團體之效。因爲舌音是「由於神魂講論奧秘的事」（格前十四 2），也是「聖神以無可言喻的歎息代我們轉求」（羅八 26~27），因此保祿所言關於舌音更多是爲個人的益處的經驗，也許是受到當時格林多教會情況所限吧！



緣由。這就像是同一太陽光照同一花園中各種不同的花朵，綻放五彩繽紛的生命，都為了讓世界更美好，讓人心曠神怡，彰顯造物主的美妙和大能，而非讓各種花朵爭奇鬥豔，不是嗎？

保祿在格前十二 8~10 所記載的神恩主要有九種，分別為：智慧的言語（λόγος σοφίας）<sup>13</sup>、知識的言語（λόγος γνώσεως）<sup>14</sup>、信心（πίστις）<sup>15</sup>、治病的神恩（χαρίσματα ιαμάτων）<sup>16</sup>、行奇蹟（ἐνεργήματα δυνάμεων）<sup>17</sup>、先知話（προφητεία）<sup>18</sup>、分辨神類（διακρίσεις πνευμάτων）<sup>19</sup>、舌音（γένη γλωσσῶν）<sup>20</sup>、解釋舌音（ἐρμηνεία γλωσσῶν）<sup>21</sup>。

---

<sup>13</sup> logos sophias 英譯為 word of wisdom. Biblos (2004~2013), *Bible Hub: Search, Read, Study the Bible in Many Languages*. Retrieved June18, 2013, from [http://biblelexicon.org/1\\_corinthians/12-8.htm](http://biblelexicon.org/1_corinthians/12-8.htm)

<sup>14</sup> logos gnōseōs 英譯為 word of knowledge. Ibid.

<sup>15</sup> pistis 英譯為 faith. Biblos, *Bible Hub: Search, Read, Study the Bible in Many Languages*. 參 [http://biblelexicon.org/1\\_corinthians/12-9.htm](http://biblelexicon.org/1_corinthians/12-9.htm)

<sup>16</sup> charismata iamaton 英譯為 charisms of healing 或 gifts of healing。希臘原文 charismata 並無「奇」的意思，故譯為「奇恩」會使人產生誤解，王敬弘認為最好的中譯是「醫治的神恩」，本文中將沿用此譯法。Ibid.

<sup>17</sup> energēmata dunameōn 英譯為 effecting of miracles。希臘原文的兩字分別為「工作」和「能力」之意，新約中則具體用於「能力的行為」，如奇蹟和驅魔，且保祿用希臘文多數表示每個奇蹟及任何其他天主德能的表現，是有區別和不同的神恩。Biblos, *Bible Hub: Search, Read, Study the Bible in Many Languages*. From [http://biblelexicon.org/1\\_corinthians/12-10.htm](http://biblelexicon.org/1_corinthians/12-10.htm)

<sup>18</sup> prophēteia 英譯為 prophecy. Ibid.

<sup>19</sup> diacriseis pneumatōn 英譯為 discernment of spirits，意為分辨不同「神」或「靈」及其他活動，基督教和合本和現代譯本將其譯為「辨別諸靈」。詳見：王敬弘，《神恩與教會》，45 頁。希臘原

保祿曾在其書信中，四次列舉教會所經驗的各種神恩（格前十二 8-10、格前十二 28-30、羅十二 6-8 和弗四 11 共四處）。若仔細閱讀，會發現前者九種神恩都是聖神所賜的能力，其他則包括教會的一些職務（如：宗徒、先知、教師、司牧、監督等），有的將職務與神恩放在一起，有的不但不用神恩這詞彙，而直接指向人（如宗徒、先知和教師），甚至少見地列出次序（格前十二 8）<sup>22</sup>。但本文所討論的「醫治神恩」，是針對聖神賜與某些人醫治身心靈的特恩，為人靈的得救、建樹教會和福傳使命<sup>23</sup>。

保祿最後以一語作結：一切都是聖神所為，自由自主地分配分施於人。恰如天主賜給手、腳、頭等在同一個身體上，雖有不同功能，但都是為此人服務，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所以，信友應以自由、開放和慷慨的心渴慕聖神，讓聖神

文來源於 Biblos, *Bible Hub: Search, Read, Study the Bible in Many Languages*. From [http://biblelexicon.org/1\\_corinthians/12-10.htm](http://biblelexicon.org/1_corinthians/12-10.htm)

<sup>20</sup> 希臘文 *genē glōssōn* 英譯為 *various kinds of tongues*. Ibid. 中文譯本中有多種譯法，甚至同一思高聖經就有幾種譯法，如「外方話」（宗二 4）、「各種語言」（宗十 46）、「語言」（格前十三 1），且給人感覺是在講一種人能聽懂的語言。而基督教和合本也有多種譯法：「別國的話」（使二 4）、「方言」（哥前十二 10）。現代中文譯本也有多種譯法：「別種語言」（使二 4）、「別國的話」、「靈語」（使十 46）。詳見：王敬弘，《神恩與教會》，39~46 頁。

<sup>21</sup> *ermēneia glōssōn* 英譯為 *interpretation of tongues*. Biblos, *Bible Hub: Search, Read, Study the Bible in Many Languages*. From [http://biblelexicon.org/1\\_corinthians/12-10.htm](http://biblelexicon.org/1_corinthians/12-10.htm)

<sup>22</sup> 詳見：蘇里文，《聖神的時代》，21 頁。

<sup>23</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167~168 頁。詳見其所列表格。

自由地進入我們心中，也向神恩復興運動及祂所賜的各種神恩開放，好能聆聽聖神的引導，裝備自己，與耶穌建立更親密的關係，更好地建樹當地教會團體，愈顯主榮。

由於神恩很多，內容豐富，本文無法一一探討各種神恩。僅就下文探討醫治神恩的來源、四種基本的醫治、醫治祈禱和未得醫治的可能原因，探討如下。

### 第三節 醫治的神恩

#### 壹 醫治神恩的意義

「醫治」在福音中用 *therapeuo* 37 次、*iaomai* 20 次、*sozo* 13 次、*apokathistemi* 4 次、*diasozo* 2 次<sup>24</sup>。可見，耶穌的醫治服務構成了福音的重要角色。此處的醫治 (healing) 並非指藉自然、醫療或心理諮詢所產生的醫治，而是透過聖事和醫治祈禱，邀請耶穌基督醫治人們身、心、靈的各種創傷，使人得著真正的釋放和自由，重建與天主、他人、自己和大自然的和諧關係。正如若翰派遣來核實耶穌身分的兩位門徒的所見所聞：

正在那時刻，祂治好了許多患有病痛和疾苦，並附有惡魔的人，又恩賜許多瞎子看見。祂便回答說：「你們去！把你們所見所聞的報告給若翰：瞎子看見，瘸子行走，癩

---

<sup>24</sup> John Wilkinson, *The Bible and Healing : A Medical and Theological Commentary*, p. 77.

病人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貧窮人聽到喜訊。」（路七 21~22）

耶穌可稱為醫生（physician），正如在Adolf von Harnack書中所記述的<sup>25</sup>。第一位將耶穌視為「靈魂和身體的醫生」者，是安提約基的依納爵，他說耶穌基督是唯一的醫生；之後，亞歷山大的克來孟稱耶穌為「人類的全能的醫生」<sup>26</sup>；奧力振最全面、也更頻繁地稱耶穌為「好醫生」<sup>27</sup>。當祂復活升天後，便派遣施慰者聖神降臨，賜與一些人特別的恩寵，包括醫治的神恩，使人在祂的愛內得到身心靈的醫治。

耶穌基督的醫治包羅萬象，超越人的理智和意念，在此試將醫治作一簡單分類。

## 貳 醫治的種類及其關係

本文所指的醫治和醫治服務來自耶穌基督，不是心理學家所做的心理諮詢或醫生所做的醫療服務，而是繼續耶穌基督在世的醫治使命和服務。

四位聖史——瑪竇、馬爾谷、路加和若望——為不同的團體，在不同的時間編寫耶穌言行的福音，都不約而同地記述了耶穌

---

<sup>25</sup> 參：Adolf Harnack, *The Mission and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1).

<sup>26</sup> 原文為 All-sufficient (Panakes)physician of humanity.

<sup>27</sup> John Wilkinson, *The Bible and Healing: A Medical and Theological Commentary*, p. 63. 原文為 The Good Physician.

的醫治奇蹟，尤其是心靈醫治的記載，超過福音的 30%<sup>28</sup>。可見，耶穌常醫治他們、治癒安慰他們，尤其是那些貧窮可憐的社會邊緣人，如瞎子、瘸子、聾子、啞巴、癱子、附魔者，甚至復活死人，這正顯示耶穌治癒形式和種類的多元性和多樣性。

此處所說的醫治神恩<sup>29</sup>（charisma iamaton，最恰當的英文翻譯為：gifts of healing）是兩個名詞的複數所組成，很難用中文譯出<sup>30</sup>。保祿在格前十二章共三次講論這一神恩，分別為：「另一人卻有同一聖神蒙受了能治病的神恩」（格前十二 9）、「天主在教會內所設立的：第一是宗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異能的，再次是有治病奇恩的」（格前十二 2），也曾提問：「豈能都有治病的奇恩？」（格前十二 30）。他每次都用同樣的語法表達並界定「治病的奇能/神恩」。保祿沒有思考被治癒的人，而是治病的人；他也不用動詞（il dono guarire，而用 charismi di guarigioni）來表達，由於用動詞醫治會使人誤解為此人常有治病的權能，故用名詞「治病或醫治的神恩」，意味著「治病或醫治」是一種恩賜，天主賜給就賜給，不賜給則無能為力<sup>31</sup>。

所以，行每個奇蹟，每次治病，都是不同的神恩<sup>32</sup>。這是為了提醒那些領受治病神恩的人，他們不是像醫生一樣的「治

<sup>28</sup> 王敬弘，《與主同行的心靈醫者》（台北：光啓文化，2005），34 頁。

<sup>29</sup> 本文中「治病的神恩」、「醫治的神恩」與「治癒的神恩」通用。

<sup>30</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292 頁。

<sup>31</sup> 參：蘇里文，《聖神的時代》，20 頁。

<sup>32</sup> 同上，22 頁。

病者」(guaritori)<sup>33</sup>，而是「有治病神恩的人」，更好說，他們是耶穌基督治病的管道和工具<sup>34</sup>，每次治癒的發生，都是聖神即時的恩賜<sup>35</sup>。而所有的醫治，都是為彰顯耶穌的慈愛，也藉治癒奇蹟引人相信耶穌，接受祂的救恩，當然也為光榮天主的名，正如《若望福音》所強調的。人類身處涕泣之谷，經歷各種痛苦，甚至死亡。在祈禱醫治服務時，耶穌藉著聖神的大能臨在於有醫治神恩的人身上，親自撫摸和治癒受苦受傷者，使他們得到全人的治癒。這種醫治的祈禱服務，是為有效地代表耶穌繼續宣講和治癒的使命，也是為延續門徒傳播福音的使命。

今日神恩復興運動的醫治服務，通常分為四種不同的醫治：罪過的赦免、心靈的醫治（或稱為內在醫治inner healing）、身體的醫治、驅魔釋放祈禱（exorcism and prayer for deliverance）四種<sup>36</sup>。從此簡單分類來看，第一類的服務是針對人靈的疾病；第二類的醫治服務是治療人魂的痛苦；第三類的醫治服務是針對人身的疾病。這三類服務，旨在恢復全人各層次的健康。第四類的醫治服務，則是針對魔鬼帶給人的控制和傷害，也是為了維護整個人的健全和自由。

我們會發現這四種醫治有密切的關係，有時會根據求禱者的情況，而作以上不同的醫治祈禱。嚴格來講，罪過的赦免和

<sup>33</sup> 同上，115 頁。

<sup>34</sup> 同上，111 頁。

<sup>35</sup> Francis A. Sullivan 之論，詳見：王敬弘，《神恩與教會》，43 頁。

<sup>36</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292 頁；Francis MacNutt, *Healing* (Notre Dame: Ave Maria Press, 1974), pp.161~231.

驅魔並不屬於醫治神恩的範圍，而是聖教會賜給某些司鐸和主教的權柄，尤其是驅魔，需要當地主教的特別許可和指定才可施行。所以，醫治神恩主要是針對心理和生理的疾病而運用<sup>37</sup>。由此可知，不論是神恩性的或非神恩性的醫治，都是為使我們藉著耶穌的死亡、復活，獲得救恩，得到全人的醫治，活出更豐富的生命。

下文將逐一闡述四類不同的醫治。

### 一、罪過的赦免

「罪過的赦免」是指人在犯罪、得罪天主之後，獲得天主的寬恕，重新與天主和好，也與他人、自己 and 大自然和好。整部聖經，尤其是福音充滿了赦罪和寬恕的事蹟。也可說：赦罪和寬恕是聖經的最重要主題之一；更好說：聖經是一部赦罪和寬恕的喜訊集。耶穌降生成人，作人中保，受盡人間疾苦，甚至親自走上十架，為人贖罪，祂曾對悔改的罪婦說：「你的罪得了赦免。平安回去吧！」（路七 48~50）

耶穌憐愛世人，將這赦罪的權柄交給祂的門徒（瑪十六 19，十八 18；路廿四 47；若廿 21 等），建立了告解（和好）聖事<sup>38</sup>，使人因真誠的悔改，藉著主教司鐸的服務，再次回到天父的懷抱。

此外，由心理學和醫學證明，人的身體和心靈的疾病常與情緒有關，有時也與人的罪過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正如耶穌曾

---

<sup>37</sup> 王敬弘，《神恩與教會》，293 頁。

<sup>38</sup> 由梵二前的告解聖事，改為和好聖事，可見，慈母教會更強調天主的仁慈和天人關係的和好。

對癱子說：「孩子，你放心，你的罪赦了……起來，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瑪九 1~6）耶穌不只向法利塞人證明自己有赦罪的權柄，耶穌讓他行走之前，先赦免其罪過，更重要的是，耶穌給與他身、心、靈全人的治癒。

可見，罪過的赦免是心靈和身體、甚至釋放治癒的根基和前提，因為真正的治癒者是復活的主耶穌，所以與天主的和好，是深度治癒的關鍵和基礎。在多次為人做治癒服事時，發現若求禱者沒有領受和好聖事，身體和心靈治癒的效果通常不太明顯。當然，若求禱者沒有機會領受和好聖事，或是為基督新教和非基督徒做醫治祈禱時<sup>39</sup>，通常可以向天主先作認罪悔改的祈禱，再做心靈或身體的治癒，之後，再鼓勵他們去領受和好聖事（若是天主教信友）。可見，罪是阻礙人走向天主得治癒的銅牆鐵壁。

因此，和好聖事是信友懷著感恩和懺悔的心情，省察傷害深愛自己的天主之處，激發內心的痛悔，告明自己的罪，堅心定志，不再犯罪，並躲避犯罪的機會，藉著補贖的祈禱和行動，幫助懺悔者改過自新，恢復加深與天主愛的關係<sup>40</sup>。正如蕩子藉「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的心情，回到父家，迎得父心，

---

<sup>39</sup> 若是非基督徒，筆者會先告訴他/她真正的治癒者是復活的主耶穌，而非我這個罪人。因此若他/她願意相信或願意接受耶穌，才為他祈禱，否則效果不大。祈禱後，我會建議讀聖經，參加慕道班認識耶穌，而非領受和好聖事。

<sup>40</sup> 參：方純強，《天主教聖事服務的臨終靈性陪伴》，天主教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7月，60~62頁。



終獲全人醫治。其實，天父一直等待著孩子回家，只要孩子回心轉意，天父立即擁之入懷。和好聖事中，不但需要懺悔者痛悔告明和補贖，也需要主教或司鐸以基督之名判斷、赦免、照護和治癒<sup>41</sup>。司鐸覆手在懺悔者頭上，念赦罪經：「天上的慈父，因祂聖子的死亡和復活，使世界與祂和好，又恩賜聖神赦免罪過，願祂藉著教會的服務，寬恕你，賜給你平安。現在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赦免你的罪過」<sup>42</sup>。

和好聖事的效果，不但使人得到靈修輔導，也赦免了罪過、永罰或至少部分暫罰，更增加恩寵，幫助人與慈愛的耶穌相遇相愛，加深關係<sup>43</sup>。拉內也說：和好聖事中，天主藉司鐸來到我們身上，表示罪的赦免不是因為我們的痛悔，而是因為天主的仁慈與白白的恩賜<sup>44</sup>，以及對我們的大愛。

耶穌藉著和好聖事，不但寬恕我們的罪，使我們脫離罪惡和死亡的奴役，與天主重歸於好，還醫治我們因罪所受的傷害或傷痛，賜給我們內心的平安和喜樂，醫治我們與他人、與自己的關係。耶穌基督不但治癒人精神上的傷，也治癒人心理和

---

<sup>41</sup>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論天主仁慈通諭：談舉行懺悔聖事的某些層面》（台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2002年6月），3頁。

<sup>42</sup> 主教團禮儀委員會編譯，《和好禮典》（《告解禮典》修訂版）46號（台北：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2011年8月），48頁。

<sup>43</sup> 同上，117頁。

<sup>44</sup> 參：K. Rahner, "The Meaning of Frequent Confession of Devotion",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3 (Baltimore: Helicon Press, 1967), pp.177~189.

身體所受的創傷，甚至醫治人們過去記憶中的傷痛。耶穌基督不但治癒整個的人，甚至也治癒此人所在的團體和家庭。

可見，在和好聖事中，祈求天主赦免罪過，不是一種告罪和赦罪的形式而已，而是仰賴天主的慈愛，從內心深處寬恕自己及所有冒犯我們的人（雖然有時很難），並以感恩和懺悔的心，祈求天主的寬恕和憐憫，而祂也必寬恕我們的過犯。正如耶穌的教導：「你們祈禱，不論求什麼，只要你們相信必得，必給你們成就。當你們立著祈禱時，若你們有什麼怨人的事，就寬恕罷！好叫你們在天之父，也寬恕你們的過犯」（谷十一 24~26）。

在幾次的治癒祈禱中，發現若求禱者沒有勇氣和力量寬恕自己，或寬恕曾經想將他/她墮胎的父母時，祈禱效果便不明顯。但當帶領祈禱者鼓勵求禱者依靠耶穌聖心的愛和寶血，交託奉獻自己和傷害自己的父母時，他們開始淚流滿面，得到治癒和釋放，並經驗到從未有過的平安和喜樂。

可見，若願意得到醫治和釋放的恩寵和效果，首先需要仰賴耶穌的慈愛，寬恕自己和傷害過自己的人，以感恩和懺悔的心情在和好聖事中（或藉認罪悔改）與天地人和好，得到罪的赦免，並被耶穌的愛所充滿，獲得身心靈全人的醫治，這樣才能活出更豐富的天主子女的生命。

## 二、心靈的醫治

心靈的醫治就是藉著祈禱，邀請耶穌基督進入人的記憶中，釋放和醫治心靈所受的創傷。所以，首先需要通過交談或

者祈禱，找出受傷的根源<sup>45</sup>，即來自母胎期、嬰兒期、幼兒期等生命階段所受的心靈創傷<sup>46</sup>，並求主耶穌的愛和聖神的活水充滿和洗滌求禱者<sup>47</sup>。

真正的治癒者耶穌，曾在稅吏長匪凱家作客，治癒了他被人輕視的創傷，並使他主動地奉獻自己一半財產給窮人，並四倍償還所得不義之財，而獲得救恩（路十九 1-10）。祂也曾藉著復活納因城寡婦的兒子，安慰和醫治了痛哭哀傷的母親，並使所見所聞者都讚頌天主（路七 11-17）。尤有甚者，「祂被刺透，是因了我們的悖逆；祂被打傷，是因了我們的罪惡；因祂受了懲罰，我們便得了安全；因祂受了創傷，我們便得了痊癒」（依五三 5）。福音中的耶穌充滿憐憫和慈愛，祂曾教導和派遣門徒治癒一切疾病，宣講天國的福音。如今，耶穌也藉著同樣聖神的能力，賜給一些人醫治的神恩，治癒那些身心靈受苦的人。

曾有一位在大學就讀的基督新教女生，由於兒時缺少父母照顧，變得心灰意冷，無所事事，甚至想到要自殺。另一位大學生也因被騙，發生性關係，無法信任男人，常莫名其妙在房間哭泣，無法走出傷痛。還有一位婦女因母親去世時不在身旁，充滿悲傷和罪惡感長達二十年之久。更有多位女性被叔叔、姨父及父親強暴而產生罪惡感，對所有男人恐懼憎恨。類似這些

---

<sup>45</sup> 參：麥格納（Francis MacNutt），林約翰譯，《醫治》（台北：以琳，1985），170 頁。

<sup>46</sup> 參：Dennis Linn, Matthew Linn, and Sheila Fabricant 合著，《心靈治癒生命的八個階段》（台北：上智，1996），21~201 頁。

<sup>47</sup> 參：麥格納，前引書，170 頁。

情況，過去我會很無助，只能靜靜地聆聽他們，默默地為他們祈禱，但沒有太大改善。感謝耶穌聖心的大愛和慷慨，使我慢慢感受到耶穌聖心對她們的愛與憐憫，為她們做治癒祈禱，一起呼求耶穌聖心觸摸並醫治她們。當時她們熱淚盈眶，得以感受耶穌聖心的大愛，體驗到耶穌慈愛雙手的撫摸，帶來了平安和喜樂，再次經驗自己是天父鍾愛的子女，自己的身體是聖神的宮殿<sup>48</sup>。

因此，無論是積極的傷害（被打罵等）或是消極的傷害（缺乏父母的愛）所造成的心靈創傷與痛苦，天父和耶穌都看在眼裡，痛在心底，動了憐憫的心，治癒我們。正如祂對我們的應許：「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你們背起我的軛，跟我學吧！因為我是良善心謙的：這樣你們必要找得你們靈魂的安息，因為我的軛是柔和的，我的擔子是輕鬆的」（瑪十一 28-30）。

### 三、身體的醫治

在這涕泣之谷，常看到親朋好友在病床上痛苦呻吟，或被病苦折磨，有的教外朋友甚至信德薄弱的病人也常說：慈愛的天主在哪裡？所受的痛苦是否是因犯罪而受的懲罰？看著他們痛苦地呻吟、掙扎、自責，常感到無助和無奈，我曾多次淚流滿面地向聖龕中的耶穌哭訴：「主耶穌，在福音中，你曾醫治

---

<sup>48</sup> 參：Robert DeGrandis & Linda Schubert 合著，若望譯，《醫治破碎的心—寬恕的故事》（台北：上智，1995），30頁。

了患各種病症的人，也請求你拿走他/她的痛苦吧！或者是否可以讓我分擔他們一半的痛苦……」。在祈禱中，我看到了耶穌也淚流滿面，為他們所受的苦而心疼，但病人依然受苦，只有部分能獲得好轉。確實，痛苦是人類的奧秘，人常常無法明白其中奧義，可是每當人注視那十字架上為人類受苦死亡的耶穌時，當信友參與祂的痛苦死亡與復活時，我們的痛苦變得更有價值和意義。

福音中，耶穌親自治癒了很多祂所遇到的各種患病者。祂不僅「治好了許多患有病痛和疾苦的，並附有惡魔的人，又恩賜許多瞎子看見」（路七21），也派遣七十二門徒出去傳教，並囑咐說：「醫治城中的病人，並給他們說：天主的國已經臨近你們了」（路十9）；祂並應許：「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事業，他也要做，並且還要做比這更大的事業，因為我往父那裡去。你們因我的名無論求父什麼，我必要踐行，為叫父在子身上獲得光榮」（若十四12-13）。

耶穌的派遣與醫治在教會歷史中延續，尤其是神恩復興運動以來，很多人在祈禱中得到身體的治癒。那麼，要如何做身體的治癒祈禱呢？天主賜給不同的人不同的神恩，包括不同的醫治神恩<sup>49</sup>，而領受者為人做醫治祈禱的方式有時也不同。下文筆者僅以自己微末的親身體驗，對身體醫治祈禱的過程作一說明。

---

<sup>49</sup> 治癒神恩所用的詞彙為複數，可見天主聖神賜給人不同的醫治神恩。詳見：王敬弘，《神恩與教會》，41-43頁。

首先，祈禱者需認真傾聽病人的述說，尤其要聆聽聖神的聲音，分辨為何要做治癒祈禱？以及當下是否需要為病患者做治癒祈禱。因為真正的治癒者是耶穌基督和聖神，有治癒神恩的人只是耶穌施行醫治的工具而已。所以求禱者表達他們的渴望後，通常我會先獨自做準備祈禱，用心去感受耶穌的心情，也會發現有熱流湧上指頭和心頭，才開始與求禱者一起做治癒祈禱。通常我也會徵得病人的同意，將手放在他/她的頭上或肩膀上，正如耶穌所教導的「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痊癒」（谷十六 18）。

之後，祈禱者和求禱者開始承認耶穌基督是唯一的救主，認罪悔改，切斷一切不合耶穌心意的關係，並懇求耶穌聖心的血和水洗滌和治癒他所受的一切心靈和身體的創傷；同時，也懇求聖母和若瑟的愛、聖神的活水充滿他/她。通常，耶穌的寶血和水在何處停止流動或者緩慢地流動，我便懇求耶穌聖心啓迪和引導，然後就會看到一些圖像，得知他/她受傷的根源。有時所看到的圖像是模糊的，需要與患病者澄清和探索。靠著聖神所賜的信心和對耶穌所應許移山倒海的信德（谷十一 23），一些病人得到了痊癒。

譬如有一次，因著耶穌聖心的愛，在治癒祈禱中，一位緬甸修士手術後疼痛了兩年的眼睛得到了完全的醫治；我的母親多年患有骨質增生的腿，在醫治祈禱後不再疼痛；還有一位中風的朋友，祈禱後回家，全家人發現他可以自己站起來，慢慢走路到衛生間。看到聽到他們得到治癒，激動地講述他們的經

歷時，我無言以對，只是一起跪下感謝耶穌的慷慨和對他/她的大愛。

當然，有的人當下得到治癒，有的是慢慢獲得醫治，也有些人只是感受到內心的平安，得到心靈上（而非身體上）的治癒。為何沒有得到身體的醫治，有很多種可能性，將在本章第五節中詳述。但是否治癒，或何時治癒，有時真的無法得知其原因，唯有臣服地祈禱說：「這是超越我理智的奇事，也是我不能明白的妙理」（詠一三九6）。有時，我也會自然地唱起〈給我希望〉這首歌：「我知道祢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祢的道路高過我的道路……」<sup>50</sup>，更加學會謙卑地聆聽耶穌的聲音，尋求祂的心意。

通常，罪過的赦免、心靈的醫治和身體的醫治，這三種醫治是按次序進行的。如果一個人有罪，先讓他領受和好聖事或認罪悔改，得到寬恕，然後靠著耶穌基督的愛與聖神的能力，除去一切不合主心意的思言行為及關係，最後才和他/她一起做身體的醫治祈禱<sup>51</sup>。

最後一種醫治祈禱，是從惡勢力得到釋放。

#### 四、從惡勢力（evil force）得釋放

今日世界，許多人（也包括基督徒）懷疑魔鬼的存在，而現實中也確實遇到一些行動異常者，他們飽受折磨，身不由己，無

---

<sup>50</sup> 歌手：野地百合，《給我希望》專輯：心的歸回。2012年10月11日，取自：<http://www.youtube.com/watch?v=qtPbRlwyWx0>

<sup>51</sup> 王敬弘，《與主同行的心靈醫者》，40頁。

法用現代醫學來解釋或得醫治，反而藉著釋放祈禱或驅魔禮，能靠著耶穌的名號從惡勢力中得到釋放，重新獲得自由。

由惡勢力得釋放，通常可分為附魔（possessed by the devil）和受魔鬼壓制（oppressed by the devil）兩種。前者是指某人完全被魔鬼控制，失去自由，須由當地主教授權的司鐸，才可用教會規定的隆重驅魔禮驅魔<sup>52</sup>，這種案例在現實生活中較為少見。後者指那些受魔鬼局部干擾或壓制的人，還能夠與為他祈禱的人合作而得到釋放，此類在現行法典中沒有提及，但在傳統的倫理神學手冊中，有較詳細的討論<sup>53</sup>。只要受過訓練的司鐸、修女和信友，都可以為人做這種祈禱<sup>54</sup>；也因此故，下文會多討論這種較為常見和較需要的釋放祈禱。

何時需要做釋放祈禱？當發現有人被強迫性的因素所困擾，如酗酒、吸毒、強迫性自瀆和自虐，無法用科學的醫療方式治療，或是要求禱告者告訴有關與魔鬼或迷信的經歷，或內在醫治祈禱無效等情況下，祈禱者應作祈禱分辨，再決定是否和如何做釋放祈禱。

做釋放祈禱之前，應特別留意並聆聽求禱者的身心靈狀況，認真作祈禱分辨，在求禱者的同意下，邀請幾位同伴一起，

---

<sup>52</sup> 參：天主教法典翻譯小組編譯，《天主教法典—拉丁文中文版》1172條（台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1985），455頁。

<sup>53</sup> 參：James MacManus, "Exorcism in Catholic Moral Theology", ed. Matthew & Dennis Linn, *Deliverance Prayer* (NY: Paulist Press, 1981), pp.242~251.

<sup>54</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294~295頁。



私下爲他祈禱，當然，有時也需要獨自爲他人祈禱。若操之過急，或者有好奇者參與，會造成不必要的麻煩。另外，邀請所有參與祈禱的人領受和好聖事，與天主和他人和好，以求保護較爲妥當。

祈禱開始時，先懇求耶穌寶血保守在場的人，潔淨祈禱場地（最好在聖堂），避免受到如宗十九 15~16 所載的惡勢力攻擊。然後奉耶穌基督之名，質問邪靈的名字，捆綁起來。讓受折磨的人自己用命令式祈禱趕出邪靈，若尚未離開，則懇求耶穌用祂的十字架，插在此人所有被束縛和受傷之處，並奉靠主耶穌的名和祂聖心流出的血和水，流進他的全身，尤其是被束縛和受傷之處，以驅逐邪靈安靜地離開，不傷害在場的人及其家人。最後，差遣邪靈到耶穌那裡，領受處分。通常當邪靈離開後，當事者會突然好轉，臉色變好，心情頓然放鬆，也有的會如福音所載，突然被摔倒或者發出怪聲，有的會嘔吐等。有時會發現，同時有幾個邪靈在他/她身上，等全部驅逐之後，才能有真正的釋放和自由、平安、喜樂<sup>55</sup>。

釋放祈禱後，最好立即做醫治祈禱，請求耶穌讓祂的聖心所流出的血和水、聖母和若瑟的愛、聖神的活水灌注並充滿他的整個身心靈，醫治他所有的創傷，並讓耶穌聖名和寶血封印，不讓邪魔的勢力再次干擾他，同時邀請他放棄過去的惡習及生活方式，每天讀經祈禱，定期參加熱心的基督徒團體聚會和感

---

<sup>55</sup> 參：麥格納，《醫治》，207~212 頁。

恩聖事，將自己完全交託給耶穌聖心，使其靈性生命得以成長茁壯。之後，所有參與祈禱者也要請求耶穌的寶血洗滌，切斷一切因此而可能產生的不好關係，並保護自己和家人不受其害。

筆者從小生長在一千多人的教友村莊，經常會有人將那些看過很多醫生和巫士之後仍不見好轉的病人帶到我們村莊，甚至有的病人自稱：「除了那個村的天主外，沒有人可以讓我出去」<sup>56</sup>。有些傳道員親自藉著聖水、聖牌和誦念玫瑰經，驅逐邪靈，但有時邪靈非常狡猾和凶惡，難以被驅趕出去。有一次，我叔叔被附有邪靈的人指責他深陷重罪，無法驅趕邪靈。還有一次，全村八百教友為一婦女誦念玫瑰經都無效後，最後神父邀請所有人為她守齋祈禱、參與彌撒，直到領受聖體後，邪魔才出去。患者得到釋放醫治後，有的全家都信了天主。遺憾的是，也有些在治癒後不久，逐漸變得冷淡；也有人放棄祈禱，結果更多的邪靈進入他們身上，甚至有的以自殺結束生命。可見魔鬼及邪靈之凶惡和狡猾，實應每日謹慎事奉天主，讓主耶穌做我們生命的中心，而免受魔鬼的攻擊。

以上所述的四種醫治及醫治祈禱，都是耶穌基督以其大能和慈愛，藉著教會的司鐸、主教和信友們的虔誠祈禱，並藉著聖神賜給某些人醫治的神恩，使人獲得身心靈的醫治，真正在天主愛內得自由和釋放，平安喜樂地每日善度基督徒生活。這四種醫治也各有不同：首先，罪過的赦免是藉著和好聖事，因

---

<sup>56</sup> 因為方圓十公里的村莊，只有我村是教友村莊，在此村莊曾經發生過很多的奇蹟，尤其在因信仰被迫害的年代。

天主的無限仁慈，藉著教會司鐸和主教之手而得罪過的赦免，與天地人再次和好如初。至於心靈和身體的醫治祈禱，則懇求富於憐憫慈愛的耶穌，治癒人身心靈所受的創傷，並讓天主聖三和聖母聖若瑟的愛澆灌充滿。最後，釋放祈禱是靠著耶穌聖名，及耶穌聖心流出的血和水，命令和驅逐邪靈和邪魔，使人不再受其束縛與捆綁，以獲得真正的自由。正如保祿所言：「『我因耶穌基督之名，命你從她身上出去。』那惡神即刻便出去了」（宗十六 18）。

具體而言，在神恩復興運動中，如何做醫治的祈禱，使人得到身心靈的醫治呢？

### 參 醫治的祈禱

醫治的祈禱多種多樣，有人去朝聖地祈求聖母聖人轉禱；有人用默觀祈禱或心理諮商的方式<sup>57</sup>，求主醫治所受的創傷；有的用聖經做心靈醫治的祈禱<sup>58</sup>；有的藉聖事，尤其是彌撒得到醫治<sup>59</sup>。此處所討論的是神恩復興中的醫治祈禱，即藉聖神所賜的醫治神恩，靠耶穌基督醫治人身心靈的創傷。

1967年2月底，一群杜肯（Duquesne University, Pittsburgh, PA）

<sup>57</sup> 參：Dennis Linn, Matthew Linn and Sheila Fabricant, *Healing the Great Hurt* (Philippines: Paulist Press, 1994), pp.39~55.

<sup>58</sup> 參：帕拉欽（Victor M. Parachin）著，馬昭詒、費蕙仙合譯，《聖經中的心靈治癒》（台北：光啓文化，2009）。

<sup>59</sup> 參：Robert DeGrandis, S.S.J.著，Jessie Borrello 編，若望譯，《在彌撒中耶穌的醫治》（台北：上智，1998）。

的天主教老師和學生在一次後來稱為「杜肯週末」的避靜中，有十多位經歷了聖神充滿和舌音神恩的經驗，這就是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的肇始<sup>60</sup>。之後，神恩復興運動的春風吹拂著全球各地的天主教教會及信眾們。醫治祈禱也如雨後春筍般破土而出，遍地開花，無數的人因此獲得醫治和釋放。在台灣則藉著一些在台服務的美籍傳教士回國探親度假時，經歷了聖神充滿和神恩的經驗，回台後建立了神恩祈禱會，定期舉行神恩祈禱聚會。之後，一些有類似經驗的本籍神父和修女也一起投入，推廣此一包括醫治祈禱的神恩祈禱。

王敬弘神父可謂是華人神恩復興運動的鼻祖，他出版有關醫治的書籍，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為華人帶領醫治研習會，一生投入醫治服務，就是最好的佐證。雖然醫治祈禱的領受與帶領有各種不同的方式，上文也曾簡述醫治祈禱的具體方法與步驟，在此，期能更全面和具體地介紹王敬弘神父帶領治癒祈禱的步驟，以供讀者善加運用。

1. **接受耶穌做我生命唯一的主和救主。**在祈禱中，求禱者將自己整個生命及生命歷史交託、奉獻給耶穌，感謝耶穌的臨在、引導和照顧，尤其是祂為整個人類和自己，經歷各種痛苦和死亡，復活升天，賜給救恩和自由。
2. **向耶穌認罪。**求禱者承認並奉獻自己所有的過犯、軟弱和罪過於耶穌，棄絕一切惡勢力給自己帶來的束縛、痛苦與

---

<sup>60</sup> 詳見：王敬弘，《神恩與教會》，9頁。

傷害，懇求耶穌的寬恕與接納，依次用「耶穌寶血潔淨我」、「耶穌的權威釋放我」、「聖神的活水澆灌我」、「耶穌的愛醫治我」等短句重複誦念，以獲得耶穌的寬恕。

3. **寬恕自己**。求禱者願在耶穌的助佑下，寬恕和接納自己的有限、脆弱和罪過<sup>61</sup>，棄絕一切對自己消極的態度、情緒、想法、行爲，及惡勢力的束縛和傷害，也求主釋放和醫治。
4. **寬恕一切得罪過我的人**。主耶穌不但寬恕了自己，求禱者也求主寬恕所有得罪和傷害過自己的人<sup>62</sup>，並求主降福他們，也求主除去他們給自己帶來的一切傷害及消極的情緒與束縛。
5. **棄絕一切迷信行爲**。求禱者承認並靠主耶穌基督的名和權威，棄絕自己過去所做的一切迷信行爲（如看相、算命、抽籤或燒紙錢等），也求主寬恕自己及所有誘導自己去做迷信行爲的人<sup>63</sup>。

---

<sup>61</sup> 寬恕自己，就會與自己、他人和天主和好。參：古倫·Anselm Grün, O.S.B.) 著，黃漢婷譯，《寬恕不再是包袱：從寬恕自己開始》（台北：上智，2006），43~67 頁。

<sup>62</sup> 寬恕自己和他人非常重要，不但可以消弭衝突，有效地改變人與人、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係，還可以釋放身心、促進心靈成長，並與生命中最愛的人共融合一。所以很多宗教都以寬恕作為其核心價值之一。參：莫伯凱特（Jean Monbourquette）、艾思蒙（Isabelle D'Aspremont）合著，《求寬恕，不丟臉》（台北：上智，2006），12~20 頁。

<sup>63</sup> 詳見：王敬弘，《為得心靈醫治的基本準備祈禱文》（台北：輔大神學院，1997 年 9 月 15 日），2~22 頁。

6. 棄絕來自父母一切不好的影響，棄絕與父母和祖先由血統而來的不好影響<sup>64</sup>。首先，將祖先、父母和自己一起奉獻給耶穌，感謝天主藉父母賜給生命和關愛照顧；但祖先、父母並非完美無缺的，因此求禱者也求主原諒祖先和父母所有的迷信及罪過，和帶給自己一切不好的影響和傷害，棄絕自己與他們一切不好的身心靈的聯繫、傷害或困擾，並求主基督賜給醫治和釋放的恩寵。然後用短誦如：「聖母的母愛醫治我」、「聖母的母愛陪伴我」或「若瑟的父愛接納我」等重複祈禱。

之後，若求禱者有因婚姻關係而來的束縛，或者參與墮胎的情形，王敬弘神父也邀請求禱者棄絕和為墮胎的胎兒做特別的祈禱。

關於棄絕祈禱，王神父總結為五個步驟：1. 將棄絕的對象交給耶穌；2. 寬恕別人；3. 自己認罪求耶穌寬恕；4. 因主耶穌的名和權威棄絕；5. 最後呼求耶穌的寶血、聖神的活水滋潤我、耶穌和聖母的愛充滿我等。

當然，王敬弘在其書中，也介紹了以插十字架、擁抱等方式的祈禱，為醫治人在在母胎中和在幼年時愛的缺乏，或曾被性侵所受的傷害<sup>65</sup>。

---

<sup>64</sup> 參：羅勃迪格南（Robert DeGrandis）著，黃莉莉譯，《祖先遺傳的醫治》（台北：橄欖基金會，1999），7~84 頁。

<sup>65</sup> 參：王敬弘，《為得心靈醫治的基本準備祈禱文》，2~22 頁。關於棄絕的內容，依求禱者的具體需要而行，非必須一一進行棄絕。

以上所述均為王敬弘神父在私下或在團體中，所作的醫治祈禱步驟、方式及經文，我也曾參與幾次在小團體或在成千上萬的大型祈禱聚會，在明供聖體時或在彌撒中所作的醫治祈禱，方法不一，都不外乎承認和接受主耶穌為人類及自己的唯一救主，承認和痛悔一切罪過，也願寬恕自己及他人（傷害者和被傷害者），棄絕一切違反主耶穌心意的關係和言行，祈求耶穌基督的愛充滿，以獲得醫治的恩寵。

在醫治祈禱中，除了醫治神恩，是否還需要其他的神恩呢？

#### 肆 醫治神恩及祈禱與其他神恩的關係

出於天主對人的慈愛和慷慨，為了建樹教會並傳播救恩的喜訊於普世萬民，天主聖神為天父和耶穌所派遣，特別賜給一些人分辨、醫治、知識、智慧、信心、方言，以及解釋語言的神恩<sup>66</sup>。

在罪過的赦免的醫治中，即在和好聖事和認罪悔改中，有特別神恩的司鐸或主教，可藉分辨天主對他/她的旨意，藉其先知神恩更深地洞察人心，藉知識和智慧神恩勸勉人悔改，醫治被罪所束縛和受傷的心靈。

---

<sup>66</sup> 在此文中，舌音、方言神恩，異語神恩或語言神恩同義且通用，都指聖神充滿人時，使人處於出神狀態，與主談話或向主歌唱讚美及求恩的祈禱，由保祿書信可知：他自己非常明顯地領受此特恩，這神恩及現象也是當時格林多教會都熟悉的，所以他寫信提醒信友們，在祈禱集會中，應輪流講話，若沒有解釋的人，該保持緘默（格前十四 27~28）。詳見：蘇里文，《聖神的時代》，82~91 頁。

在做身體和心靈的醫治祈禱時，信心的神恩幫助求禱者和祈禱者對耶穌和聖神懷有赤子般的信賴和依恃之心；先知、知識和智慧的神恩給人意念、圖像或話語，讓人可以發現和知悉求禱者受傷的時間、地點，甚至受傷的原因及傷害者。當然，藉著醫治神恩使人獲得身心靈的醫治，也不同程度地感受耶穌的慈愛和聖神的能力。

在做釋放祈禱時，方言（包括靈歌）和信心的神恩使人堅信和依靠耶穌是唯一、大能且慈愛的救主，不受惡勢力的攻擊或干擾；先知、知識和分辨神恩幫助人知悉惡勢力的影響從何時何地而來，如父母因子女生病而奉獻給邪神做子女，或求禱者的祖先或自己曾做的迷信行為等；智慧的神恩幫助求禱者棄絕邪神及迷信行為，承認和接受耶穌做他/她唯一的救主，懺悔認罪，求耶穌寬恕和醫治。

由此可見，在四種醫治的使命中，醫治神恩最為重要；但其他神恩雖不是必需的，卻也很重要。因為其他的神恩能幫助或促使祈禱者，成為合乎主醫治的工具和管道，使人藉著祈禱獲得醫治，彰顯主耶穌對人的慈愛與忠信。這也是為何在醫治祈禱時，通常至少要兩人一起（最好是男女各一）為求禱者祈禱，這樣，更能藉所領受的不同恩賜，更好地聆聽聖神的聲音，讓耶穌的醫治藉著他們的祈禱而發生。

根據福音所載，耶穌曾醫治了身患各種病症者，在今日的醫治祈禱中，耶穌基督也藉著聖神及其所賜的神恩施行醫治；但這兩者有何異同呢？



## 第四節 耶穌在福音與神恩運動中醫治的對比

### 一、耶穌基督是真正的醫治者

很多做醫治祈禱服務的人（包括王敬弘神父）都強調：在服事的開始，定要接受和承認耶穌基督是自己及人類唯一的救主，即使是教外朋友請求醫治祈禱，也需要相信和接納耶穌為救主，否則很少能得到治癒。因為耶穌基督是人類唯一、真正、全人的醫治者，祈禱者和服事者都只是祂施行醫治的管道和工具。我們是祂用生命的高價贖回來的，除祂之外，再也沒有賜下任何別的救主。這「唯一的天主，我們的救主」（猶一 25），是我們「瞻仰過，並且作證：父打發了子來作世界的救主」（若壹四 14）。

### 二、治癒的記載

耶穌的治癒是祂傳教使命的核心，也是祂身為默西亞和救主的核心使命之一；尤其《馬爾谷福音》中，記載耶穌的治癒佔福音總節數的 20%。而聖奧斯定在希波教區做主教時，也曾作證：兩年內在教區內有近 70 件神恩治病的案例，還有很多沒被記錄下來<sup>67</sup>。梵二後的神恩復興運動，無論是私下祈禱服事、小型聚會祈禱，還是大型佈道會，甚或在彌撒中所做的醫治祈禱，都使世界各地無數的人獲得耶穌基督的醫治。從許多人與

---

<sup>67</sup> 詳見：本書第一章；蘇里文，《聖神的時代》，23 頁。

書籍的見證分享<sup>68</sup>，均可證明，但至今仍有人因各種原因無法相信和接受這些事實。

### 三、治癒的主動性

福音記載耶穌施行醫治事件中，有的是因耶穌看見生病的人來到祂面前即動了憐憫的心，便主動醫治了他們。有的是門徒請求耶穌醫治；也有的是王臣或父親主動親自懇求耶穌醫治他的僕人或自己附魔的兒子；也有的是病人自己主動走向耶穌尋求醫治。在教會歷史中，耶穌基督除了藉著聖事（特別是聖洗、聖體、和好與病人傅油聖事）、聖人及朝聖等持續施行醫治外，近五十年來神恩復興運動，復活的主耶穌也藉醫治祈禱使人獲得身心靈的醫治。除病人主動尋求醫治外，如同福音時代一樣，也有人是在親朋好友的幫助下，請求領受醫治神恩者為他們祈禱。有時，聖神也催迫領受醫治神恩者主動為受傷者祈禱，也有在祈禱聚會或佈道會中，眾人敬拜讚美天主淚流滿面時，獲得醫治。無論如何，耶穌基督以其智慧和慈愛憐憫，治癒那些相信祂、且渴望痊癒的人。

---

<sup>68</sup> 見證的書籍有：唐迪福，楊成斌譯，《耶穌是默西亞》（台南：聞道，1992）；王敬弘神父，《心靈的治癒》、《生命的新創造》、《談鬼事，話靈修》和《與主同行的心靈醫者》等書中的記載；羅倫·貝克與海蒂·貝克夫婦在非洲宣教和服務貧窮飢餓的孤兒近二十年，著有很多書，如陸泰璋所譯的《垃圾堆上的神蹟》（台北：天恩，2011）。

#### 四、治癒的動機

福音中多數沒有提及耶穌治癒的動機，主要是耶穌動了憐憫和同情的心，或者回應人們的祈求，或者為應驗聖經所載，如《若望福音》記載耶穌治癒瞎子或癱子，是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顯揚出來」（若九 3），使人相信祂，接受救恩。在神恩復興運動中，耶穌基督施行醫治，人無法用肉眼看到耶穌，也無法如耶穌時代的人可以詢問祂治癒的動機，只能從祂所行的醫治奇蹟來推斷，或依靠圖像和先知神恩祈求耶穌的啓迪。無論如何，根據很多人醫治服事的經驗，耶穌基督在神恩復興運動醫治的動機，與福音中的實例類似，但常是以人能接受且超越人思念的方式來施行醫治神蹟。

#### 五、治癒的方法

耶穌在福音中的醫治，是手到病除，言到病除，甚或超越時空地治癒王臣的僕人，無一例失敗。祂通常用言語、觸摸、用唾沫、隔空醫治、切除等六種，正如本書第一章所述。今日神恩復興運動醫治中，耶穌基督藉聖神以不同的方式賜給不同的人醫治神恩，所以領受醫治神恩者根據聖神的推動，在服事時，有時也以不同的方式醫治。如透過天主聖言的誦讀、敬拜讚美或方言等。王敬弘神父有時藉擁抱受傷者，但大多數是以覆手來施行醫治。筆者則在徵詢求禱者的同意後，藉著覆手懇求聖神沛降、懇求耶穌聖心的血和水從頭到腳洗滌和澆灌求禱者，通常就會發現求禱者受傷之處，甚至身體疾病的部位、受

傷的原因、時間和地點等。有時，透過電話或視訊一起祈禱，耶穌基督也曾治癒了一些人的傷痛；不過，在多次經驗和反省後，發現隔空醫治祈禱沒有覆手的效果好。

不論是福音或今日神恩復興運動，復活的主耶穌主要是用上述幾種方法施行醫治。應切記的是：耶穌基督是唯一和真正的醫治者，祂的醫治不受任何時空、媒介、方法的限制，我們只是耶穌基督醫治的工具和管道，所以在醫治祈禱之前、之中和之後，都應謙卑地聆聽聖神的聲音，敏銳地去感受耶穌的心意和推動，才是更重要的。

## 六、治癒的作證

福音中，耶穌透過醫治的行動使「瞎子看見、瘸子行走、癩病人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貧窮人聽到喜訊」（路七 22）。祂向若翰及其門徒，以及所有見過祂的人，證明祂自己就是要來拯救以色列人及人類的那位默西亞。經耶穌治癒過的人和到場的人，以及責難耶穌的猶太領袖們，都在為耶穌作證。

今日神恩復興運動，耶穌雖未藉有形可見的人的模樣，為自己和父作證，但無數經過醫治祈禱或敬拜讚美而得醫治的人，以及他們的親朋好友和到場的人，都可為醫治的奇蹟作證，更藉他們生命的改變，即對天、對人、對己、對事的態度，為主耶穌作活的見證。他們也藉書籍、文章和演講的方式，真實表達他們對主耶穌的感恩和深度渴望。

今日社會的人由於缺乏信德、理性太強，或過分依靠心理

學的解釋、缺乏接受和被愛的能力等原因，不相信耶穌藉著一些卑微普通的人繼續施行醫治的使命。我在領受神恩後近半年之久，都無法說服自己相信耶穌竟然藉著卑微平凡的我行治癒奇蹟，直到越來越多被醫治的人不斷地見證，才慢慢接受這一事實，也更深感受到耶穌聖心慈愛的高、寬、深、闊。

筆者曾親眼目睹一位修女脊椎受傷扭曲二十年，無法持續坐立兩小時，看過很多醫生都束手無策，竟在醫治祈禱後可以乘飛機近三十小時去美洲。事後，我終於才相信：耶穌願藉卑微的我及謙卑的祈禱與服務，醫治人的創傷，傳遞祂的聖心對人的大愛。也有人見到此事，仍不相信，我則無言以對。實際上，耶穌時代有很多人親眼目睹耶穌復活死人奇蹟、驅逐魔鬼，也有很多人不相信祂，因此不足為怪！無論如何，神恩醫治的事實本身，就是為主作證，不管人是否接受或相信。

經上述逐一將福音中耶穌的醫治與今日神恩復興運動中耶穌的醫治對比後發現：耶穌基督自古至今，同是一位，且是唯一、真正的醫治者和救主，祂仍繼續不斷地施行醫治使命，用非常真實和具體可見的方式傳遞祂聖心的慈愛與慷慨。至於醫治的記載、主動性、醫治的動機與方法、病例和見證，都很類似。不同的是：福音中的醫治，是人而天主的耶穌基督親自施行醫治，祂知悉天父的旨意，因此祂的醫治百發百中，無一失敗；今日神恩復興運動醫治祈禱，是藉著聖神的能力和耶穌基督之名施行醫治，並非每次祈禱都能使人得到完全的醫治。為此，未能得到醫治的原因有哪些？便值得我們探究了。

## 第五節 未得醫治的原因

踏上醫治服務之路，常經驗因耶穌聖心的愛而發生的奇蹟，如疼痛消失、解除藥物副作用、病症停止發展；但有時，身體功能雖恢復，但病因仍在；有時，身體只是有些改善，沒有得到完全醫治；甚至也有一例，沒有發生任何變化。我曾因此失望，甚至抱怨耶穌，同時開始尋找原因。下文我將麥格納《醫治》的題目稍作增補，再結合自己的經驗，簡述原因如下：

1. **缺乏渴望和信心。**正如耶穌治癒癱瘓病的孩子時，曾責備他們沒有信心（瑪十七 14~20）。細讀福音，發現耶穌常問患病者：「你要我為你做什麼？」我們有多大的渴望和信心，就會有多大的奇蹟發生，甚至可以移山倒海。可見，有時因求禱者對耶穌缺乏渴望和信心，治癒就不會發生。但這也不是絕對的。
2. **有天主的更高旨意。**有一次，我為一位六十歲的男士祈禱，他感覺到全身發熱，但沒有得到身體醫治，只是感覺內心平安和喜樂。之後，我在祈禱中求問耶穌沒有得到醫治的原因，原來他的中風和半身不遂使他更有耐心和愛心對待身邊的人，使他更靠近耶穌。當我告訴他此訊息時，他說在祈禱中他也多次獲此訊息，確實如此。
3. **對疾病、受苦有錯誤的看法。**有些人受苦自有天主的旨意，如聖人、聖女們甚至打苦鞭，為了更與痛苦的耶穌相結合。有的人卻認為疾病和痛苦是天主給他的懲罰，堅持保留病痛，或者認為是做補贖，同時感覺天主是很嚴厲的

判官。面對這種情況，需要慢慢澄清他對天主和痛苦的看法，之後再做祈禱會有更好的效果。

4. **罪惡，包括對自己的傷害和憎恨。**我曾為一位姊妹祈禱，她沒有任何輕鬆的感覺。我反省之後才發現，她曾因母親在她兒時很兇地懲罰她，一直耿耿於懷，憎恨母親，甚至有自殘、自虐和自殺的行為。後來我在為他人做醫治祈禱之前，會邀請和鼓勵他們去領受和好聖事，首先恢復他們與天地人和自己的關係，正如上文所述。
5. **祈求醫治不具體。**耶穌洞悉人的一切心思念慮，更知道我們的需要，但為何在福音中，耶穌一直希望患者說出他們希望耶穌為他做什麼？有一次，我為一位大學生做醫治祈禱，事後她誠實地問我：「為何我還是感覺到很沉重？」後來懇求耶穌的指引得知：她曾因母親的惡表而產生自虐，之後感覺有罪惡感，無法寬恕自己，陷入惡性循環中。在此之後，我們再次針對此傷害祈禱，她便能感受到深度的平安和喜樂。
6. **誤診。**醫生有時因誤診，不但沒有醫好病人，還使病人受很多苦。同樣，若有人需要內在醫治、身體醫治，或釋放祈禱，若沒有認真祈禱分辨，不對症下藥，就可能得不到醫治，或只是稍有改善。有位婦女優雅聰慧，擔任公司主管，在一次醫治祈禱營的十五分鐘實習中，她讓我為她祈禱，未果。我們祈禱延長十分鐘後，才發現她的母親曾經想墮胎，甚至由於她在兒時常生病，而被人行過迷信的

事。所以我在爲人祈禱時，不再趕時間，如果沒時間，就約下次再爲此人祈禱，以免造成誤診，無法更好地服事他人，更無法爲醫治的主作證。

7. **拒絕接受醫藥**。天主的醫治有時是讓我們也藉外在的醫生、醫藥和心理醫生之幫助而得痊癒，因爲藥物也是天主直接或間接創造的，都是爲了人的益處。若求禱者拒絕這些外在的輔助，一定要讓天主顯奇蹟，有時不合主旨，也不會得到醫治。
8. **不留意保健**。十二年前暑假服務期間，因教友盛情邀請和我的熱心過度，上午爲兒童講要理，下午組織樂隊練習，傍晚祈禱時講道，晚飯後教唱彌撒歌曲，以準備聖母升天節的彌撒。從那以後，雖然吃過很多藥，看過很多大夫，仍斷斷續續咳嗽近十二年。感謝天主賜給卑微的我醫治神恩，有一次，我便按手在自己胸脯和脖子上，求耶穌親自醫治我，每次都會好轉，但從未痊癒。之後，在一次祈禱中我抱怨耶穌：「祢多次向我許諾，我的渴望和所求，祢都會實現，爲何不治癒我的咳嗽啊？」突然有個意念進入我的腦海：「你從來都不照顧自己，每天晚睡早起，我也很無助啊！」從此以後，我開始調整我的生活作息。果然，我十二年的咳嗽被完全治癒了。真是感恩不已！
9. **醫治的時機與人的期待不同**。人們常希望醫治是在祈禱之時或之後馬上發生。但有的醫治是祈禱後幾天，或是漸進式的改善，也有的沒有改善。這爲人確實是奧秘，讓真正



的醫治者耶穌，為求禱者的益處，而在祂願意的時間，親自醫治他們吧！

10. **天主願意用別人行使祂的醫治大能。**有時天主願意人與心理醫生或醫院的醫生合作，一起為患病者服務得醫治；有時，耶穌也願意藉著其他有醫治神恩的人治癒他人<sup>69</sup>。我曾受邀為一位因車禍而骨折的菲律賓婦女祈禱；之後，她感覺平安喜樂，甚至可以放棄拐杖，自己行走；可是幾天後，她去醫院檢查，發現仍然有骨折的跡象。她回國後，一位有醫治神恩的姐妹為她祈禱，得到了醫治。無論如何，我非常感謝天主藉此事教導我謙卑和感恩！
11. **周圍的環境阻礙了醫治的發生。**一個常有矛盾、抱怨、爭吵、緊張、甚至冷戰的家庭，會阻礙醫治的發生。有時得醫治後，還很脆弱的生命和情緒，由於環境充滿負面的影響力，而再次受傷。因為人得到醫治，是依靠主耶穌和祂聖心的愛而成就<sup>70</sup>，若受傷者生活於嚴重缺乏愛的環境，就會阻礙天主的愛進入和醫治受傷者。但這不是絕對的。
12. **不相信耶穌是唯一的救主，或者拒絕耶穌的愛與醫治。**曾有未信主的人請我為他祈禱醫治，但他心中懷疑耶穌，也因受苦多年而拒絕耶穌的愛，最後他沒有得到醫治。之後，經過交談和分享耶穌的生命及言行後，他接受了耶

---

<sup>69</sup> 參：派翠莎·麥蘿琳 (Patricia A. McLaughlin) 著，蔣媯華譯，《治癒的奇蹟：身心靈的醫治之路》(台北：上智，2006)，223 頁。

<sup>70</sup> 參：麥格納，《醫治》，235~250 頁。

耶穌，再次祈禱，才得醫治。所以若有人不願意接受耶穌及祂的愛，我通常不會爲他/她馬上做醫治祈禱，而會先和他交談，講解耶穌其人，當他願意相信和接納耶穌時再做祈禱。因爲真正的治癒者是耶穌基督，並非我這個卑微的罪人。

13. **醫治祈禱的次數太少或時間太短。**我曾爲中風的人祈禱幾次後，沒有很大改變，就在我打算停止和他繼續每週日的祈禱時，他淚流滿面，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原來他可以自己行走，甚至可以騎摩托車了！所以，我們要堅持到底，不斷懇求耶穌，而非祈求幾次沒有效果就放棄。也許治癒已經開始，只是還沒有到完全痊癒的時刻。耶穌也曾用唾沫和泥醫治瞎子兩次後才得痊癒，我們豈不是需要更多的祈禱嗎？所以，爲特別的病人，可用浸透幾個小時的祈禱，如半夜叩門的人持續不斷地祈求<sup>71</sup>。如今，我經驗過兩次，效果顯著。

由此可知，未得醫治的原因很多，遠超過上述所提及的，且有時幾種原因可能同時發生。但通常是或多或少的治癒，而非治癒或沒有治癒的二分法。最重要的是：切記，我們雖然領受聖神的各種神恩，但只是醫治者耶穌基督的器皿和工具，也是與主同行的心靈醫者，因爲真正的醫治者是天父所派遣、由聖神所陪伴的那位救贖人和醫治人的耶穌基督。至於何時、何

---

<sup>71</sup> 參：麥格納，《醫治的大能》，15~17 頁。

人、何地治癒，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將我們完全交託給耶穌聖心，讓祂聖心的愛洗滌、澆灌、治癒和疼愛我們。

綜上所述，神恩是天主聖神自由和無條件地賜給教會及信友的寶貴禮物與恩寵，有信心、分辨、方言、知識和智慧的話語等各種神恩，尤其賜給人醫治神恩。使領受醫治神恩者，靠著耶穌基督之名和聖神的大能，在祈禱中獲得身心靈的醫治，並從惡勢力中獲得自由。

福音中，耶穌基督親自醫治了無數身患重病者，也驅逐魔鬼和復活死人。同樣，在今日神恩復興運動中，耶穌基督因著祂對人無限憐憫和慈愛，藉著聖事和醫治祈禱，繼續不斷地醫治億萬身心靈受苦的人，以獲得痊癒；甚至在聖體聖事中，祂親自以其體血供我們飲用，以滋養我們的生命。耶穌基督這種為贖人罪、受苦至死的愛情，這種不離不棄和永不間斷的愛情，已經登峰造極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最後，在實際的醫治祈禱經驗中，由於人不承認耶穌為唯一的救主，或缺乏信心和醫治的渴望，對疾病和受苦以及耶穌基督的醫治有錯誤認識，或身陷重罪等，都會妨礙醫治的發生，而使人陷於自責和絕望的深淵。因此，基督徒更應懷著依恃、讚美和感恩的心，求聖神指引我們，並仰賴耶穌基督的慈愛獲得醫治。

## 第四章

### 神恩與教會的牧靈反省

面對今日基督徒對信仰和聖事的敬而遠之、對教會的漠然處之、對教會權威及倫理規範的抵觸反對、甚至對耶穌基督的不信和質疑，慈母教會和基督徒該如何是好呢？筆者認為：今日神恩復興運動中，聖神及其神恩的復甦，以及耶穌基督對人的大愛和醫治行動有如雪中送炭，又如春雨澆灌飢渴和受傷的心。這也正是教宗若望廿三世所祈求的新五旬節再次來臨。神恩復興運動帶來了聖神的春風，以勢如破竹之勢吹拂、革新和復興整個教會。

爲此，本書第四～六章便以牧靈反省爲出發點，分別就神恩復興運動與今日教會的處境，來探討牧靈與福傳等層面。

#### 第一節 聖神與其恩賜（惠）

「天主是愛」（若壹四8、16），且因著愛，天主聖父在永恆中生了聖子，聖父和聖子共發聖神，這三位一體的天主繼續因彼此的愛創造了人類和宇宙，時時刻刻以愛呵護和照顧著每個

人。當人類因背命和罪惡與天主隔絕後，天主聖三心生憐憫和慈愛，派遣聖子降生成人，拯救人類。於是，天主聖子藉聖神生於母胎，降生成人，宣講醫治，死而復活。耶穌被舉升天後，聖神降臨，以更明顯的方式臨在和推動耶穌建立的教會，以星火燎原之勢發展到全世界，以宣講和醫治繼續傳播愛和救恩的喜訊，直到今日，乃至世界的終結。

因此，聖神是耶穌基督奧妙身體的生命及來源，祂不但引導教會深入瞭解啓示的真理，也賜給基督徒各樣神恩來促進教會發展和佑人成聖，還推動所有基督徒領受福傳的使命，為主作證，獲得救恩。正如梵二《教會憲章》所強調的。

所以，聖神是天主對人無限愛的恩賜，這「愛」的恩賜也涵蓋其他恩賜，如聖神七恩<sup>1</sup>；其實，各種神恩及聖神的九種果實，早已「傾注在我們心中了」（羅五5）。

聖神的七恩有：敬畏、孝愛、聰敏、剛毅、超見、明達和上智<sup>2</sup>。聖神及其神恩不但臨在於教會與信友心中，也臨在於每個人、空氣和水等萬物中，正如本書第二章中拉內和蘇南斯樞機主教所言。狹義而言，聖神也賜給基督徒九種神恩（格前十二

---

<sup>1</sup> 聖神七恩的聖經基礎及例證。請參看：徐英發，《聖愛之神》（台北：方濟，1998），35-78頁。

<sup>2</sup> 在希伯來文聖經中，聖神的恩惠只列出六個，即智慧、聰明、超見、剛毅、明達和敬畏（依十一2）。在《七十賢士譯本》及《拉丁文（聖經）通行本》中，將「敬畏」分為「敬畏」與「孝愛」，故成為具有圓滿意義的「七」種恩惠。詳見輔仁神學著作編譯委員會，《神學辭典》（台北：光啓文化，2012），1124頁。

8~11)，包括本文所討論的醫治神恩。直到今日，耶穌基督仍然因著聖神的能力，藉著基督徒的祈禱服事，繼續不斷地安慰憂苦者、治癒破碎的心靈、醫治身體的疾病，也從惡勢力權下釋放被束縛者，使人重新在父內獲得真正的自由，與天地人和好如初。聖神的恩賜也包括聖神九種果實（效果）：仁愛、喜樂、平安、忍耐、良善、溫和、忠信、柔和、節制（迦五 22~23）。

其實，聖神七恩與神恩只是翻譯不同，聖神七恩本身就是聖神的果實；聖神九種果實則只是保祿在《迦拉達書》中所列舉的追隨聖神引導、相反私欲所產生的幾種效果而已。實際上，聖神的果實也包括慷慨、謙卑、信心、公義、聖潔和福傳（弗五 9）等<sup>3</sup>。進一步言，聖神七恩和聖神的果實是每位基督徒生活的果實和結晶，也是基督化生活的特色。

神恩也是聖神賜給某些信友的恩賜，為建樹教會，而非使之成為某些人自誇和驕傲的緣由，並誤將尚未領受神恩的基督徒視為次等基督徒。因此，神恩、聖神七恩和聖神九種果實，本質上都是聖神恩賜和聖神能力所產生的效果，是聖神愛人、與人同在的具體表現。故基督徒更應留意聖神本身，而非個別的神恩或某種果實；更應留意耶穌及其大愛，而非醫治的奇蹟。因為天主聖三及其對全人類和宇宙萬物的慈愛與照顧，才是我們信仰的核心，天主父藉聖子在五旬節一次而永遠地，把聖神賜給教會和每位天主子民，使我們藉洗禮和堅振聖事，在聖神

---

<sup>3</sup> 柯希能（Rev N. Krushnisky）著，《聖靈全能的工作》（台北：以琳書房，1990），50、55 頁。

內成爲天主的義子義女，作耶穌的勇兵，也更加肖似基督。

## 第二節 醫治神恩與我<sup>4</sup>

本書前言中曾提到：十五年前姐姐爲我作神恩祈禱後所說的先知話，後來得到應驗，一些神恩團體成員在祈禱時發生大哭、大笑和突然倒下等現象，使我對神恩產生驚奇與懷疑，還有很多人對耶穌基督今日醫治質疑與不信，以及親眼目睹我所陪伴和服務的大學青年，備受來自母胎和幼年時的傷害煎熬著，無法自拔，在我心生憐憫和痛心之餘，卻又無能爲力。於是我常哭求耶穌親自觸摸、醫治他們。

2011年4月6日，我在祈禱中體驗到：天父問耶穌說「你深愛世人，是否願意爲世上每個人再死一次呢？」耶穌點頭答應，含著淚水，心甘情願地走上十字苦架。同樣，耶穌也問我：「PJ，你是否願意愛你所服務的每位學生，甚至爲他們每一位

---

<sup>4</sup> 保祿在格前十二 2 說：「我知道有一個在基督內的人，十四年前，被提到三層天上去……」；很多聖經學者認爲，保祿用第三人稱謙卑地講他自己的私人宗教經驗，因他不願將此類神秘經驗作爲使徒的要求。詳見：Raymond E. Brown, Joseph A. Fitzmyer, S.J., and Roland E. Murphy, O. Carm. ed., *The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Inc., 1990), p.828. 但聖奧斯定在其《懺悔錄》中，卻用第一人稱「我」描述他生命的皈依之路。因此，筆者也願仿效，用第一人稱表達自己微末的在聖神內的經驗，也祈望更多人在祈禱中更多、更深地經驗耶穌聖心的愛和聖神的豐沛恩賜。

都死一次嗎？」當時的我很掙扎，最後被耶穌的慈愛感動，也含著眼淚說：「主耶穌，我願意！」祈禱後，心中充滿了無盡的喜樂與平安。

第二天下午，幾位老師拉起手來，同心合意誦念〈天主經〉，準備為三十位大學青年做浸泡式的醫治祈禱。突然，我的牙齒開始敲打我的舌頭，淚如泉湧，不能自己。於是我走到聖母像前，祈求聖母幫助我分辨究竟發生了何事，若是來自聖神，就請求賜我神恩，好幫助那些身心靈備受煎熬的青年；若不是來自聖神，則請求賜我一顆分辨與柔和的心，好能更專心地祈禱，求主醫治他們的各種創傷。沒想到，我更加淚如雨下，舌頭也無法停止，更深地感受到耶穌對受苦者所懷有的憐憫和慈愛。

學生們舒舒服服、井井有條地躺在鋪有床墊的地上，在敬拜讚美的聖樂中開始醫治祈禱。當播放到一首名為「祈求聖神降臨」的歌曲時，祈禱中我突然感到天開了，一束皓光「唰」地照到我身上，也有一團火從天而降，燃燒起來。又看到我與耶穌同行，一起傳播福音。然後聖母走上前來，擁抱耶穌和我，希望我一生追隨耶穌，傳播福音。我感動得淚流滿面。之後，我看到我在荊棘和蘆葦叢中前行，突然有五個魔鬼在我面前來回遊蕩，耶穌和聖母媽媽對我說：「PJ，不要害怕！不論你去哪裡，我們的心都會一直陪伴你。凡你手觸摸之處，都將得到祝福；凡你腳踏過之處，也將得蒙降福。另外，你也會受許多痛苦……」

後來我也懇求聖神和耶穌賜給我治癒和智慧的言語神恩，



好能更盡心盡力地服事天主的子民，治癒人身心靈的創傷。然後就在祈禱中，我看到：耶穌聖心擴張開來，從被刺傷的肋旁流出了血和水，澆灌我的全身。就在那時，突然感覺到我的全身火熱，整個身體從上而下開始腫脹，快要炸裂一般。突然聽到有幾位學生在大喊大哭，於是我便從遠處舉手，為他們祈禱。令人驚奇的是，那些正在痛苦喊叫、哭泣和呻吟的青年，慢慢地安靜下來。

在4月8日清早，彌撒中領聖體後，我懷著感恩的心祈禱說：「主耶穌，謝謝你賜給我方言和心靈醫治等神恩，也感謝你對我的大愛」；耶穌說：「這已經很多嗎？我將把聖神的所有神恩都一一賜給你，好讓你去服事和醫治更多的人，使他們更多更深地感受到天父和我的聖心對他們的大愛……」

在懷疑<sup>5</sup>、驚奇、讚歎與感恩之餘，耶穌基督不但醫治了我十二年的咳嗽，而且兩年來筆者受邀和被耶穌聖心所推動，為近兩百位身心靈受傷的人覆手祈禱，親眼目睹慈愛的耶穌聖心藉著卑微的我，醫治了他們眼睛、脊椎、血液、胃和骨骼等處

---

<sup>5</sup> 其實當時的我，並不明白神恩的意義和種類，這是我首次正式參加醫治和神恩祈禱。我深信耶穌基督深愛世人，祂不只在當時和初期教會，也在今日繼續醫治人的傷痛；但我懷疑的是：卑微的我是否堪當領受此恩寵？自己是否確實領受了方言和醫治等神恩？直到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很多人經過祈禱而得到身心靈的醫治，才慢慢接受：耶穌基督竟然揀選我這不堪當的僕人，為人祈禱醫治，為主作證，引領更多的人回歸耶穌聖心這一事實，也更證實了我領受神恩前後的祈禱中，耶穌和聖母的許諾是真實的。

的疾病，也親耳聽到他們為耶穌基督所做的見證，我的心更多次深深地感受到耶穌聖心對他們的憐憫與大愛，常常不由自主地落下感恩的淚水。

以上領受神恩和醫治服務的生命經驗，不但使我更加認識耶穌基督是一位充滿仁愛、溫良和慷慨的主，一位真正醫治的主、生活的主，也使被醫治者及其家人、見證醫治事件者和筆者，都更深地感受到耶穌聖心的大愛及其心意。這還使我更深刻體會到自己及人類的有限和脆弱，及耶穌基督的偉大與慈愛遠比山高水深、遠比天高地厚、遠超過人的想像和理性所及。

### 第三節 醫治神恩與基督徒生活

聖神寓居教會與信友的心中，因此聖神所賜的神恩與基督徒的生活密不可分，是教會和基督徒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聖神自由地賜給人不同的神恩，正如梵二所教導的，但並不是說每個人都一定會領受格前十二章所記載的某項神恩。筆者將從基督徒個人、神恩的團體及對司鐸和信友的培育加以反省。

#### 壹 主，叫我看見

耶穌曾治好耶里哥的瞎子（谷十 46-52），也曾醫治了胎生的瞎子（若九 1-41）：這兩位瞎子，可說是我們整個人類的代表。我們深受原罪影響，因此在靈性上，我們都是生來瞎眼的、墮落和無助的，並在無知和罪惡的黑暗深淵中呻吟，無法自救。因此我們也效法瞎子一樣呼求：「主，請讓我看見吧！」也求

使我能以耶穌的心感受一切，以耶穌的眼光看待一切，特別是對疾病和耶穌基督的醫治有正確的認識與態度；還求主耶穌幫助求禱者和祈禱者對耶穌及其醫治懷有信心，並有正確的態度和準備；最後，也堅信耶穌基督的慈愛，並願領受聖神所賜的神恩，建樹教會、服務他人和傳播福音。

### 一、對疾病和耶穌基督醫治的態度

通常人們都誤認為疾病是來自天主，要麼咒罵、反抗天主，要麼認為天主給自己病苦是爲了彌補罪過，甚至誤以爲是天主給予愛的禮物而痛苦地忍受。這是一種柏拉圖主義或善惡對立說的錯誤觀念。因爲疾病是一種惡，是善的缺乏，任何惡都不能來自絕對善的天主，在聖經中也沒有任何根據<sup>6</sup>。福音中耶穌從未說：「要接受你的病苦，像接受天主的祝福，或像父愛你的記號」；也從未說：「你該接受病苦爲光榮天主！」<sup>7</sup>在福音中，耶穌邀請人「棄絕自己，背起十字架，來跟隨我」（谷八34），似乎是指因門徒追隨耶穌，引來迫害和反對所產生的痛苦，而非病苦。況且，病苦也非補贖罪過的最好方式，而是「愛的言行」。

從人性而言，豈有正常的父母願意把疾病當作禮物送給自己的孩子呢？只是有時孩子選擇不聽父母的話，吃了不該或不能吃的東西造成肚子疼痛等。所以，疾病雖是人日常生活中的

---

<sup>6</sup> 參發爾沃（Fr. Serafino Falvo）著，楊成斌譯，《神恩的復蘇》（台南：聞道，1992），104~114頁。

<sup>7</sup> 同上，119頁。

殘酷事實，但它既非來自天主，也非天主所願，只是天主允許和容忍疾病的發生，有時也用疾病警告、糾正和懲罰罪人，使人回頭改過，重新做人；或藉痛苦讓人，尤其是聖人，感受自己的有限和脆弱，更加謙虛自牧，更超脫自己和事物，更熱烈的愛主愛人<sup>8</sup>。

此外，盧雲也贊成：我們每個人貧乏和脆弱之處，正是耶穌基督要停留的地方<sup>9</sup>、是祂渴望醫治之處，更是祂要深愛和堅強我們之處。這樣看來，疾病並非來自天主的懲罰，只是容忍和允許疾病發生，為引人與為我們受苦受難的基督結合，走向醫治者耶穌基督。

因此，我們所信仰的天主是一位祝福、疼惜和珍愛我們的慈父，常願除去我們的疾病，醫治我們的創傷。正如聖經所言：「你們事奉上主你們的天主，祂必祝福你們的餅和水，使疾病遠離你們」（出廿三 25）；「婦女豈能忘掉自己的乳嬰？初為人母的，豈能忘掉親生的兒子？縱然她們能忘掉，我也不能忘掉你啊！看哪！我已把你刻在我的手掌上……」（依四九 15~16a）

所以，疾病是人不到照顧自己，或因工作過量的缺失，也是原罪和罪惡的後果。天父憐愛人類，派遣自己的兒子來到世上，使世人因祂而得到身心靈的醫治，以獲得救恩<sup>10</sup>。難怪耶穌將

---

<sup>8</sup> 參：發爾沃，《神恩的復蘇》，119~127 頁。

<sup>9</sup> 盧雲（Henri Noumen）著，應仁祥譯，《向下的移動：基督的捨己之路》（台北：校園書房，2013），39 頁。

<sup>10</sup> 參：發爾沃，《神恩的復蘇》，106~118 頁。

治癒作為祂的使命之一，治癒了當時無數身心靈患病的人，並以祂的痛苦和死亡戰勝了罪惡和死亡的枷鎖，使我們獲得自由與新生命，再得以恢復天主的義子義女的名份。因為「他所背負的，是我們的疾苦；擔負的，是我們的疼痛……」（依五三4）。無論如何，直到今日，這位唯一和真正的醫治者耶穌基督，仍然在醫治全球各地所有身心靈受苦的人，正如祂曾應許：「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廿八20）。

慈愛和醫治的主耶穌願賜福和醫治我們的創傷和疾病，但也需要人的合作；即：受傷的求禱者和祈禱者需要對耶穌的醫治有正確的認識，並做相稱的準備，治癒才能發生。這也更顯示了祂尊重我們的自由，扶持我們的脆弱，也關愛我們的一切。

## 二、受傷者（病人）為得醫治所該有的態度與準備

要得到醫治的恩寵和效果，受傷者首先要願意被治癒。因為有些受傷者經歷很多痛苦與家庭影響，產生了自虐和自卑傾向，尤其被醫生下了判決書後，已經向疾病投降，對醫治失去了希望，也忽略了主耶穌才是生命的主宰和醫治者。

其次，受傷者渴望和祈求主耶穌的醫治。耶穌深愛世人，但祂沒有醫治當時猶太全境的所有病人，而只治好了所有以信德之心求助的人，如摸了耶穌衣邊患血漏病的婦人和胎生瞎子。在我們的信仰生活中，很多人生病，首先想到的是吃藥和找醫生，只有在窮途末路時，才找耶穌。當然不否認，耶穌有時也藉著藥物和醫生間接地醫治病人。

再者，病人應懷著信德祈求<sup>11</sup>。耶穌常會因求治癒者的信德而醫治了他們。這並非一種交換，而是一種信賴和交託，如果病人不相信醫生，醫生豈能為他做手術或開藥方？「耶穌在那裡不能行什麼奇能，只給少數的幾個病人覆手，治好了他們。祂因他們的沒有信心而感到詫異」（谷六 5~6）。有時，當我們沒有足夠的信德時，那就效法那位為孩子的痊癒而祈求耶穌的父親：「我信，請你補助我的無信吧！」（谷九 24）信友該效法耶穌，懷著感恩和依恃之心祈禱：「父啊！我感謝你，因為你俯聽了我，我本來知道你常俯聽我！」（若十一 41~42）天主曾應許：「我是醫治的上主」（出十五 26）；「祂必使疾病遠離你們！」

此外，病人該懷著感恩和讚美的心情，心平氣和地祈求，不必唉聲歎氣，痛哭流涕<sup>12</sup>。當兒女向父母要餅吃，要水喝時，不必像奴僕或乞丐般，跪在父親腳前哀求，因為父親一直渴望、等待兒子歸來，「離得還遠的時候，他父親就看見了他，動了憐憫的心，跑上前去，撲到他的脖子上，熱情地親吻他……」

（路十五 20）。所以信友該以讚頌和感恩的心祈求主耶穌的治癒，在神恩祈禱聚會中，信友常以敬拜讚美開始祈禱，正如《聖詠》所載：「我的靈魂，請向上主讚頌，請你不要忘記祂的恩寵。是祂赦免你的各種愆尤，是祂治癒了你的一切病痛……」

（詠一〇三 1~5）

最後，在祈禱之前、之中，應除去一切可能阻礙醫治發生

<sup>11</sup> 同上，144~152 頁。

<sup>12</sup> 參：發爾沃，《神恩的復蘇》，150~151 頁。

的因素<sup>13</sup>。例如沒有領受和好聖事，仍然陷於罪惡之中，或沒有寬恕自己或他人，或不願改變自己的生活等。

爲了得到耶穌的醫治，我們該在和好聖事中，與天地人和好，更以渴望、開放、感恩和信德的心，祈求耶穌基督來醫治。

另外，在神恩復興運動中，天主聖神也特別賜給某些人醫治的神恩，藉著聖神的能力和他們的服務，耶穌基督常醫治人身心靈的疾苦和創傷。因此領受醫治神恩的祈禱者爲人，做醫治祈禱服務前，也該做相稱的準備。

### 三、為病人祈禱者所該有的態度與準備

首先，該清楚明白自己是耶穌基督醫治的工具和管道，惟有耶穌基督才是真正醫治的主<sup>14</sup>。其次，該以謙卑的心祈求聖神的引導，並賜給所需要的分辨和醫治的神恩，以彰顯主榮，傳播主愛。再者，需要幫助求禱者、受傷者準備心靈，以懺悔、感恩和信賴的心一起祈禱。還有，以耶穌基督對病人那種慈愛與憐憫的心，用方言或聖神推動的言語祈禱，爲求禱者覆手或擁抱求禱者<sup>15</sup>，祈求聖神沛降和耶穌基督的醫治。

---

<sup>13</sup> 參：同上，144~152 頁。

<sup>14</sup> Fr. Michael Scanlan, T.O.R.的醫治經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請參看：麥克·司甘郎（Michael Scanlan, T.O.R.）著，徐鉅昌譯，《神恩無限·生命活現：從哈佛走向方濟》（台北：上智，2003），133~153 頁。

<sup>15</sup> 參：發爾沃，《神恩的復蘇》，153~159 頁。祈禱時的覆手和擁抱，應留意當地的文化習俗，也尊重當事人的感受爲佳。否則不但沒有得到醫治的效果，反而帶來更多的傷害或造成不必要的麻煩。

至於信友應以何種態度面對神恩，尤其是醫治神恩呢？

#### 四、面對神恩的態度

今日信友受到理想主義、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無神主義等思潮的影響，以及教會對墮胎、安樂死和同性戀等謹慎態度，逐漸將信仰淡漠化和邊緣化，對神恩及所產生的醫治也充滿懷疑地嗤之以鼻，認為是一種迷信或情緒化反應。殊不知，聖神如同教會的靈魂，不但藉聖統制帶領教會，也常賜給信友各種神恩，寓居信友心中。這樣，信友該以開放和慷慨的心，自由爽快地接受所賜各種神恩，以便建樹教會——基督奧體，也幫助自己與耶穌建立更親密的關係。

因此，教會為鼓勵信友得到神恩而祈禱，正如保祿所言：「你們要追求愛，但也要渴慕神恩」（格前十四1）。讓聖神開啓我們的眼目，堅強我們，也讓聖神的大能帶領我們度肖似耶穌的生活，向此世的死亡文化和世俗價值觀挑戰。

信友欣然領受聖神所賜給我們的神恩後，就該謙卑地聆聽聖神在我們內心的呼聲，隨時待命地接受派遣，以聖神喜歡的方式和地點，慷慨服務教會，傳播福音。若沒有領受任何神恩，或領受的神恩並非自己所期待的，或醫治祈禱後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千萬不要馬上放棄，失去信心。反而，應以謙卑和分辨的心繼續祈求，求問耶穌基督並反省沒得醫治的原因<sup>16</sup>，除去障礙。最後，該以超然和感恩的心欣然接受一切結果，因痛

---

<sup>16</sup> 詳見本書第三章第五節「未得醫治的原因」。



苦和治癒本身是個奧秘<sup>17</sup>。我們是聖神的工具和合作者，聖神也常以超越我們理解的方式，為愈顯主榮而施行醫治和行動。遺憾的是，有些人因擁有醫治神恩，而得到別人的稱讚，慢慢陷於愈顯己榮的誘惑中。

最後，神恩不只為了建樹教會和自己，更邀請人走出去宣傳福音。很多傳福音者都經驗到：當我們越往外傳福音，越有更多的醫治和奇蹟發生，雖同時會有更多的人反對，但也會有更多的人相信耶穌。所以我們要遵循耶穌的教導：「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信的人必有這些奇蹟隨著他們，因我的名驅逐魔鬼，說新語言……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痊癒」（谷十六 15~17）。

在探討上述牧靈的視角後，我們要祈求主耶穌打開我們的心目，使我們更認識疾病的來源及意義，並以謙卑和依恃的心信靠天主、以開放和分辨的心尋求主旨、祈求醫治的主治癒一切疾病，同時也願接受照顧自己身體——聖神宮殿的使命。若沒有得到醫治，是主耶穌基督邀請我們以忍耐、堅韌和慷慨的心，接納身居此世生命的有限與不幸，將病苦連同自身一起奉獻給十架上為我們受盡痛苦凌辱、死而復活的耶穌基督，與祂合而為一。也求主賜給我們謙卑、慷慨的心，接受聖神的指引，領受神恩，隨時待命去建樹教會、傳播福音。

基督徒不是一座座孤島，而教會則是由一群有信仰並追隨

---

<sup>17</sup> 參：發爾沃，《神恩的復蘇》，31頁。

耶穌基督的人組成的團體。因此聖神賜給信友不同神恩，也願領受各種神恩者在基督奧體——教會——內組成團體，共同讚美、歌頌天主的慈愛，建樹教會。那麼，神恩團體該如何運作呢？

## 貳 神恩團體的精神與運作

天主聖神自由地領導、臨在於教會團體和每個信友的心中，也慷慨地賜給基督徒各種神恩，使能更好地建樹教會——基督的奧體和聖神的宮殿。所以在神恩復興運動中，基督徒在被聖神充滿和領受神恩後，教會鼓勵他們參加聖神同禱會，定期聚會祈禱，接受教會的培育<sup>18</sup>，學習如何分辨運用領受的各種神恩，為人服務，同時也接受別人神恩性的服務。

首先，教會內所有的神恩團體，如聖神同禱會，無論聚會或醫治服事他人，都應以耶穌基督為中心。因為神恩本身是天主聖神賜給人的特別恩賜，為更好地建樹耶穌所立的教會，也為使人更堅信耶穌是人類唯一的救主，更深入體會耶穌對人的大愛，進而以更大熱情去傳播耶穌的喜訊。所以，任何神恩性團體在聚會或醫治服務時，若以自己為中心，或以外在的利益或權柄為中心，忽略了耶穌基督，該團體就失去其本質，難免會逐漸走向衰落和死亡。

其次，領受神恩的信友應謙卑地聆聽聖神的聲音，彼此相愛，彼此服務，彼此合作。正如聖保祿所教導的：教會本身是

---

<sup>18</sup> 梵二文獻《司鐸職務與生活法令》9號，373頁。

聖神的宮殿和基督的奧體，每位基督徒「便是基督奧體，各自都是肢體」（格前十二 27）。每個肢體都有其獨特的功能，都互相關照。畢竟，若是一個肢體受苦或蒙尊榮，所有的肢體都一同受苦或歡樂（格前十二 25-26）。因此，每位領受神恩的基督徒，都是基督身體的肢體之一，應與整個身體合而為一，且彼此服務，彼此醫治。無論是誰，若與身體疏遠，就會枯萎；若與身體分開，就會死亡<sup>19</sup>；若與其他肢體分裂，整個身體都會受苦。

在神恩復興運動團體中，通常不會同一人同時擁有格前十二章所提及的九種神恩（雖然我的經驗有點不同）<sup>20</sup>，因為天主聖神自由慷慨地賜給人不同的神恩，以彼此配合，一起施行醫治服事等，這是為了人的益處和建樹教會，一如人的手、腳、腦彼此協調合作，一起服務整個人。即使有些人領受同一種醫治神恩，但領受和運用神恩的方式也會各有特性，能有不同的服務與貢獻。

因此，在聖神同禱會中，領受不同神恩的人一起為有需要的人祈禱服事，更能增加每個人對教會是基督身體的意識和體

---

<sup>19</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363 頁。

<sup>20</sup> 兩年來祈禱服事和多次參加台灣神恩復興運動研習會的經驗，不斷證實：聖神確實賜給我這卑微的僕人九種恩賜，正如耶穌在祈禱中所應許的。因為耶穌聖心讓我藉著祈禱醫治，讓更多人感受祂聖心對人的慈愛，進而悔改，回歸祂的聖心。這不但使我更多地發現和意識到聖神的大能與創意，也使我深深感受到耶穌的心意，還使我更感恩，也更慷慨地為人祈禱服事，更為耶穌聖心作證，宣講祂聖心的慈愛，以更大熱情傳播福音，拯救更多人靈。

會。即使是有強烈神恩的人，也能意識到自己仍然是基督身體的肢體之一，他也需要別的肢體爲他服務。這種團體感和歸屬感對每一成員的靈修是非常重要的<sup>21</sup>。筆者閱讀王敬弘神父的著作，及聆聽那些他所培育與合作過的同禱會成員，他們都提到：王神父雖然神恩非常明顯和強烈，但他卻非常謙卑，常邀請人爲他自己祈禱服務，求主醫治他身心靈的脆弱。

至於在聖神同禱會中，如何具體地合作、服務和運作呢？通常聖神同禱會有一服務小組，作爲核心領導和服務團體及有需要的人，每個人都意識到耶穌基督是唯一的頭，藉著聖神引導團體和個人。成立小組的目的，是在聖神的帶領下，使大家同心合意祈禱，尋求耶穌旨意；在瞭解耶穌的心意後，大家靠聖神的能力合作服務，建樹基督的教會。所以，團體中一切的決定，都以耶穌和聖神爲中心，在小組祈禱、分辨和溝通的過程中達成。小組的合作、服務及運作，爲每位參與的人，都是一種學習和培育，包括所參與的聖職人員<sup>22</sup>。

再者，聖神同禱會的聚會祈禱，不但以耶穌基督爲中心，也在聖神帶領下運作，特別強調聖言閱讀、分享，同心合意地敬拜讚美。爲很多傳統教友而言，祈禱幾乎等同於念經。在神恩復興運動中，不但鼓勵大家有團體的聚會祈禱和服務，也邀

---

<sup>21</sup> 王敬弘，《神恩與教會》，363頁。

<sup>22</sup> 同上，363~364頁。有關神恩服務小組如何具體的運作，建立基督的身體，請參看：勃德·蓋齊（Bert Ghezzi）著，吳新傑譯，《與主同建：給神恩復興運動小組的牧靈意見》（台北：光啓文化，1982）。

請參與者隨從聖神的引導，用自己的言語，自發地在團體中祈禱，與他人分享自己靈修經驗和心得，彼此鼓勵和支持。

聖神同禱會在團體聚會或私下祈禱時，都鼓勵信友閱讀福音，更正確地認識這位生活的、慈愛的和醫治的主耶穌基督，更在生活中實踐耶穌所教導的。如此，在服務祈禱時，更能感受到耶穌的心意和聖神的推動。

在聖神同禱會的聚會中，也非常重視朝拜、讚美和感恩的祈禱，而不只按一般傳統作求恩性的禱告，因為讚美和感恩祈禱是祈求醫治最有效的方式<sup>23</sup>。這樣，不但使教友在感恩和讚美的氛圍中，主動並自發地向耶穌表達內心最深的渴望與感謝，也會在祈禱中獲得聖神充滿的經驗，感受到聖神和耶穌的愛真實有力地進入自己生命，得到耶穌基督醫治的恩典，重塑自己的靈性生命，進而學習接受神恩和運用神恩，慷慨地服事身心靈受苦的人。尤其使人具體而真實地意識到自己與其他成員一樣擁有司祭、先知和君王的職務，以及天父的子女，基督的奧體和聖神宮殿的尊貴身分，而不只是在彌撒或教會例行事務中被動地服務與參與。

以上所述在耶穌基督內、在聖神引導下的讀經與敬拜讚美，使聖神同禱會團體的祈禱內容、參與方式和與主的關係更具有創意與多元，更有活力與生命，尤其對青年更有吸引力！

---

<sup>23</sup> 華爾希蒙席 (Rt. Rev. Vincent M. Walsh) 著，徐進夫譯，王敬弘編校，《認識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Charismatic Renewal) (台北：天主教文物服務中心，1982)，142頁。

更重要的是，這一切都是加深個人與耶穌和聖神的親密關係，也增進成員之間的手足之情，還加強了個人與團體和慈母教會的關係<sup>24</sup>。下文，筆者將簡單介紹和討論今日台灣基督教各教派和天主教聖神同禱會的團體及其培育。

## 參 台灣的神恩團體及培育

在台灣的古典五旬教會，基督教主流教會、福音派教會及天主教都曾興起了神恩復興運動（雖然很多教會或教派曾排斥神恩復興），並在 1980 年後，逐漸以審慎的態度開放和接納神恩復興。

### 一、基督新教各教派的神恩運動

在古典五旬教會中，真耶穌教會的會眾最多，由中國人創立，1949 年左右傳入台灣，雖較偏激地排斥其他基督信仰的教會，但接受神恩，常用方言祈禱。此外，源自英國的以琳教會則以開放的態度接納其他接受神恩的教會，經常舉辦有關神恩的特會，設有以琳書房，出版神恩復興的書籍數百冊，也有大量的音樂和歌曲唱片，對台灣神恩復興運動貢獻最大。

在基督教主流教會中，長老教會在台最久，信友人數最多，在 1950 年曾接受神恩復興，之後由於少數人濫用神恩，造成教會分裂而混亂，直到 1980 年代才有一些牧師再次接受神恩復興，牧養教會及信眾。

浸信會雖然沒有完全接受神恩復興，但其所屬的橄欖基金

---

<sup>24</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364 頁。

會出版了許多有關神恩的書籍，可與以琳書房等量齊觀。可惜的是，在聖經和神學方面，所出版的學術性著作不多，且出版有關神恩的書籍多數屬翻譯，本籍學者的著作很少。

福音派教會中，神恩復興最有活力的是靈糧堂，來自中國，由中國人創立，現在遍佈台灣各地，常與以琳教會聯合舉辦有關神恩的特會<sup>25</sup>。靈糧堂創有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約書亞樂團、Asia for Jesus國度豐收協會等，以有趣生動的宣講和悅耳動聽的音樂事奉，吸引很多台灣各大專學生，他們積極參與每週校內的小聚會和週末的大型聚會活動，更在台灣及其他國家舉行大型佈道會和醫治大會，使很多人認識耶穌基督。詳細的牧靈和福傳事工及事奉服務，將在下文中詳述。

## 二、天主教的神恩復興運動

1967年「杜肯週末」避靜後，神恩復興運動如春雨澆灌了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會，也浸潤了中華大地和炎黃子孫乾涸的心靈。美籍傳教士宋天祿神父等回國度假期間，深刻地經驗了神恩的美好與力量，返台後，將神恩復興運動在台灣這片土地上推開來，建立不少的神恩祈禱團體，定期聚會。

1980年代，神恩祈禱聚會是三個月一次的定期聚會，為主教團接納和認可。之後，也曾邀請國外有特殊神恩人士來台舉辦巡迴活動，如唐迪福神父（Emiliano Tardif）及疏效平等；還有台灣神恩復興運動的大力推手王敬弘神父，透過在台灣、香港、

---

<sup>25</sup> 同上，33頁。

美國和馬來西亞等地演講、著書、翻譯外文相關書籍，親自為人祈禱服事和醫治服事近三十年之久，直到生命末刻，培育了很多台灣本土及世界各地的神父、修女和教友，甚至基督新教的牧師。

王敬弘神父離世歸主後，他所培育的神恩團體及信友繼續這份聖神的工作和耶穌基督的醫治服事，分別在各堂區、慈善機構等教會不同組織中，兢兢業業地服務奉獻。1990年在台中舉辦首次全省性的神恩復興運動大會，與會者達到了1400人之多<sup>26</sup>。如果計算在這四十多年來受到神恩復興運動影響的人數，應超過一萬人之多<sup>27</sup>。

目前在台北、新竹、台中、嘉義、台南、花蓮和高雄各教區及青年核心小組都有聖神同禱會。他們定期在每週或每月聚會，甚至定期組織福傳大會、神恩生活營或研習會；每個祈禱會都有輔導神父、修女和召集人負責和協助<sup>28</sup>。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下設有教義委員會，往下再設有天主教台灣區神恩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負責培育和協調各教區聖神同禱會成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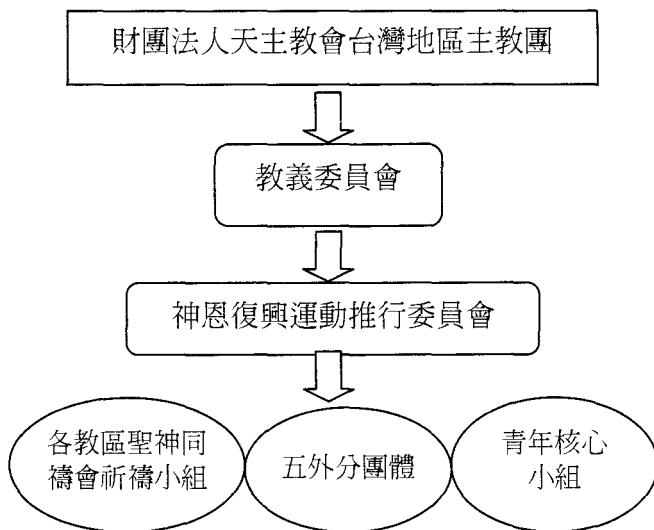
<sup>26</sup> 同上，31~32頁。

<sup>27</sup> 該數字包括所有參加過神恩復興運動活動的人、被祈禱服事過的人，及被聖神充滿或獲得醫治所做見證分享而受感動和改變生命的人。

<sup>28</sup> 參：2013年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進修研習營：與主同行的治癒團隊（加強版）講義，天主教台灣神恩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辦，台北聖家堂同禱會協辦，台中聖愛山莊，2013年3月2~3日，25頁。



的進階培育和醫治服務<sup>29</sup>，如每年兩次的神恩復興運動研習會及祈福大會和福傳大會等<sup>30</sup>。如下圖所示：



「青年核心小組」由台灣神恩復興運動「青年核心幹部」和「青年核心服務員」所組成，每年寒暑假都會舉辦四天三夜

---

<sup>29</sup> 參：青年核心小組，《2013年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在聖神內祈禱生活營手冊》，5頁。

<sup>30</sup> 目前台灣區神恩復興運動主任為劉振忠主教，指導神師為黃清富神父（前任輔仁大學校牧），總召集人為吳愛玲姊妹；青年核心祈禱小組的輔導為吳伯仁神父，召集人為汪瑪麗姊妹和林俐利及其他默默奉獻服務的成員。台北同禱會的劉麗娟、黃碧蓉、戴寶玲姊妹和張錦城兄弟等，多次慷慨地與我分享他們在同禱會祈禱服務幾十年的經驗，讓我受益匪淺，感恩不盡。

的「天主是愛」活動，每次約有 60 位青年參加，也有教外或新教的朋友參加，其中常有一些在身心靈方面受苦多年的人，在醫治祈禱和敬拜讚美中，獲得醫治。

青年核心小組的使命是：讓人真實體會到天主是愛，明認耶穌基督是主，幫助人經驗聖神，學習在聖神內度新生活，委身事工服務，傳揚基督的福音<sup>31</sup>。之後，學員會參加所在地的聖神同禱會團體，在聖神內更新成長。

耳聞中國大陸的石家莊、邯鄲和瀋陽等地，也有類似的神恩祈禱團體，慷慨地去全國各地，做祈禱醫治服務和福傳的工作；也有幾位神父告訴我：在他們所服務的不同教區，由於神職人員沒有豐富的神恩經驗和神學基礎，無法給予信友有關神恩的教導和培育。此外，有的神職人員與教友因當地文化或神學不太能接受神恩醫治；也有人因心理不太健康、或患有精神官能症，在參加神恩祈禱後產生精神崩潰等現象；或因不會運用分辨和醫治神恩，以至於造成教會混亂等。這些現象，都突顯教會信理神學的反省、司鐸和教友的培育是重要的當務之急。

## 肆 神學反省與主教、司鐸和教友的培育

1967 年，藉著神恩復興運動，聖神的風猛烈地吹進天主教會後，促使教會復興和革新，也使很多的神學家開始反省和意識：耶穌基督是人類的救主，是信理神學的核心，但也不能因

---

<sup>31</sup> 筆者有幸參加三次「天主是愛」的活動，有幸成為核心服務員，一起服務。文中核心小組的使命取自「核心服務員委身卡」。

教會歷史曾產生有關聖神的異端，而忽略聖神在救恩工程中的重要地位和角色。所以，讓聖神的能力與愛繼續臨在於教會中，更真實、更有活力地臨在於信友心中和基督徒日常生活中，就顯得更加重要。同時，神恩復興運動的快速發展，使更多聖經學家和神學家從事更多有關聖神和神恩的神學研究，也邀請基督徒更熱誠地呼求聖神臨在於今日教會及日常基督徒生活中，以更開放和慷慨的心接受聖神的引導。這樣，我們才能更喜樂、更有活力地活出真正基督徒的生命，也更有福傳的熱火。

梵二文獻明確指出：司鐸不但應協助教友發現天主聖神所賜的神恩，也應幫助他們分辨神恩，培育他們正確地運用所領受的神恩，為建樹教會。這樣，司鐸為能順應聖神的引導，善盡職責，首先應該接受這方面的培育與輔導<sup>32</sup>。可惜，很多神父從神學院畢業，不但沒有接受這方面的教導，甚至從未有機會接觸神恩及祈禱服務。更遺憾的是，在中國，很多主教都沒有接觸過神恩復興運動及神恩祈禱，不知如何牧養領受神恩的教友，而顯得有些不知所措。因此，主教及神學院如何在神恩方面培育司鐸及修院中的修士，使他們經驗、分辨和運用神恩，好能在未來的牧靈服務中更好地培育教友，已成為今日教會非常迫切的需要之一<sup>33</sup>。

為了讓聖神在我們心內及整個教會團體中自由地行動，也

---

<sup>32</sup> Mark A. Pearson, *Christian Healing: A Practical and Comprehensive Guide* (Michigan: Chosen Books, 1995), pp.208~228.

<sup>33</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368~369頁。

爲了更好的建樹教會，更好地在醫治中與醫治的主耶穌相遇，繼續耶穌基督福傳的使命，整個教會、基督徒、尤其是聖職人員都需要對聖神及神恩神學做深度和本位化的神學反省和體驗，使主教、司鐸和教友得以在神恩方面有更好的培育與輔導。基督徒和司鐸的培育與靈修輔導，及有關神恩的神學研究，三者間有著因果關係，缺一不可，需長期付出努力；否則，拒絕聖神及所賜神恩的教會、團體和信友，都會變得沒有活力和生命力，有如一潭死水，沒有生命的氣息。

綜上所述，在基督徒生活中，我們應求醫治的主打開我們的雙目和心門，使我們對疾病和神恩有正確的認識，做好準備，讓耶穌基督親自觸摸我們受傷的身心靈，淨化和醫治我們，使我們越來越肖似耶穌基督。在神恩團體中（包括聖神同禱會的聚會中），讓耶穌作主爲王，在聖神帶領下，感恩、讚美、事奉和服務天主聖三，並醫治所有在身心靈方面受苦的人。爲此，教會及基督徒應對聖神及神恩的神學，做更深的反省與運用。司鐸及信友們若能接受相當的培育，不但能不熄滅聖神與神恩，反而在聖神的帶領下更好地建樹教會、實踐正義和傳播福音。

## 第五章

### 神恩復興運動與神操的相輔相成

不少基督徒認為神恩復興運動是團體的敬拜讚美，手舞足蹈，情感澎湃，甚至誤認為是歇斯底裡的宣洩情感，以為參加神恩復興運動都是尋求身心靈的醫治，誤認為自己是正常的人無需前往。實際上，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傷痛和受束縛的經歷，神恩復興運動中的敬拜讚美和醫治祈禱幫助人，不但與耶穌基督相遇，也使人藉著聖神的能力得到醫治，獲得自由。反之，運用依納爵神操的人，常是個人性的（即使團體避靜，也是個別去見神師），安靜地運用內在的三司五官從事默想或默觀，常是內斂而非外顯的。因而有人誤認為依納爵神操與神恩復興運動，是一靜一動，毫不相合<sup>1</sup>。事實是，在美國和其他國家很多耶穌會士近年來常用「神恩」方式帶領神操，使許多人受益匪淺。因為在神操的許多默觀和默想中，這種方式不但移

---

<sup>1</sup> 參：吳伯仁，〈依納爵神操與神恩復興運動〉，收錄耶穌會編著，《2009年依納爵靈修研討會論文集》（石家莊：河北信德社，2009），198頁。

除了獲得恩寵的阻礙，也特別獲得所渴望的耶穌會士的神恩<sup>2</sup>，可見非常有幫助，只有極少的方式不適合做神操時使用<sup>3</sup>。

下文，將從聖神的幅度，探討神操和神恩復興運動的相似和互補之處。

## 壹 神操與神恩復興運動中的聖神

在神恩復興運動中，特別強調聖神的充滿、神恩的領受、運用及分辨神恩，以及聖神的果實等。神操也有聖神的幅度，只是較少提及。

聖依納爵的《神操》共七次提到聖神，六次是在引用〈吾主耶穌一生的奧蹟中〉<sup>4</sup>，即：聖母訪親、耶穌受洗、耶穌復活後第六次和第九次顯現、耶穌升天<sup>5</sup>，以及在〈與教會思想一致〉

---

<sup>2</sup> 參："This way not only removes obstacles to grace, but also involves praying for the specifically Jesuit charisms--at those times when I prayerfully specify "What I desire" (id quod volo, see SpEx48, and passim) in the various meditations and contemplations of the retreat."

參：房志榮譯，侯景文校，《聖依納爵神操》（台北：光啓文化，1978；以下簡稱「神操」）48號等，35頁。

<sup>3</sup> 參：Robert L. Faricy,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and The Charismatic Renewal", *Centrum Ignatianum Spiritualitatis: Jesuits and The Charismatic Renewal* Vol. XV, 46 (February, 1984), p. 72.

<sup>4</sup> 參：Juan Manuel Martín Moreno, S.J.,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Centrum Ignatianum Spiritualitatis: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and the Charismatic Renewal* Vol. XX, 61-62 (February, 1989), pp. 17-19.

<sup>5</sup> 聖母訪親：「依撒伯爾滿渥聖神」（神操 263）；耶穌受洗：「聖神降來，聖父發言……」（神操 273）；第六次顯現：「耶穌賦給

的規則中，意味深長地論及聖神<sup>6</sup>，但在〈原則與基礎〉、〈默觀耶穌基督的神國〉、〈兩旗默想〉、〈三等人默想〉、〈獲得愛情的默觀〉、〈辨別神類的規則〉、〈選擇〉等重要默觀主題中，卻沒有提到聖神，僅在〈降生奧蹟〉的默觀中，提及「設想天主三位環視滿布人群的塵寰……交談如何去拯救人類」<sup>7</sup>。依納爵也沒有將理智的光照、神光、神慰、平安、恩寵、恩惠和辨別神類等歸於聖神，而是歸諸天主，卻沒有明確指明來自天主聖三或其中的任何一位。神操中，多次提到父與子及其關係，即使在《神操》的「三對禱」中，我們可能想到的是父子神，也非常希望依納爵在此能提及聖神，但聖母卻是三對禱的第三位，而非聖神<sup>8</sup>。

依納爵對聖三的經驗相當豐富，尤其在羅耀拉、芒萊撒、

---

他們聖神說道：『你們領受聖神吧！』」（神操 304）；第九次顯現：「你們應往訓萬民，服膺聖教，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付洗」（神操 307）；耶穌升天：「命他們在耶路撒冷等候祂所許諾的聖神」（神操 312）。詳見：房志榮譯，《聖依納爵神操》。

<sup>6</sup> 第十三條規則：「我們確信在基督我等主及祂的淨配教會之間，常是同一不變的聖神治理我們，引導我們得到靈魂的救恩。原來頒佈十誡及管理、指引我們慈母教會的、是同一聖神，同一的吾主。」見：房志榮譯，《聖依納爵神操》365 號。但這是《神操》形成的晚期內容，大概是依納爵在巴黎讀神學時加上的，詳見 Henry Pinard de la Boullaye (1874~1958), *Les Étapes de rédaction des exercices de S. Ignace* (Paris: Beauchesne, 1950), pp.22~23.

<sup>7</sup> 房志榮譯，《聖依納爵神操》102~109 號。

<sup>8</sup> 參：Juan Manuel Martín Moreno, S.J.,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pp.18~19.

卡陶內河畔所經驗的。至於為何很少提及聖神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西方教會的聖三論是以聖三內在生活為反省作出發點，以性體的一致性作為推理的開始，自然地由天主的一個性體走向三個位格。普通信友對這種非常抽象的聖三論，和聖父救贖人類計畫、聖子降生成人奧蹟及聖神的特殊臨在經驗，缺乏獨特鮮明的親身體驗，導致他們只向「天主」祈禱，好像對象是一位一體的天主，而這天主也與具體基督徒生活漸行漸遠，甚至脫節。這種聖三論代代相傳至今，缺乏對聖三（尤其是對聖神）的個別經驗；不過，這種缺乏也促使了聖神及神恩的復興<sup>9</sup>。

其次，依納爵曾因沒有學習神學就談論德行毛病，而在亞卡拉和撒拉曼卡被宗教裁判所審問和責難：他所宣講的是否來自聖神<sup>10</sup>。為了避免被人誤認為是「光照派」<sup>11</sup>的異端而引起爭論，所以選擇較少提及聖神<sup>12</sup>。

最後的關鍵原因是，經驗到聖神，與詳細清晰地闡述這經

<sup>9</sup> 參：吳伯仁，〈依納爵神操與神恩復興運動〉，182頁。

<sup>10</sup> 參：依納爵·羅耀拉著，侯景文、譚璧輝合譯，《聖依納爵自述小傳·心靈日記》（台北：光啓文化，1991），81~99頁。

<sup>11</sup> "Alumbrados" 光照派，先覺派，十六世紀西班牙的一個默觀靈修團體，強調人與天主的直接來往，個人靈修生活的安排不需透過教會的分辨判斷。詳見：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編譯，《外語—漢語基督宗教神學詞語彙編》（台北：光啓文化，2005），34頁。

<sup>12</sup> 參：Juan Manuel Martín Moreno, S.J.,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p.21.



驗，既非同一件事，也需要緩慢的反省和祈禱過程。具體而言，「聖神學」不只是三位一體天主的信理條款，更是聖神在基督徒生命中行動的反省，是在教會和每位信友具體生活中生活出來的。所以，不只要從神學反省角度認識聖神及神恩，更要在具體基督徒生活中感受、經驗聖神及神恩的臨在與帶領。因此神恩復興的團體，如聖神同禱會和活水，都更傾向於從生活及信仰經驗中體驗聖神及其神恩。

依納爵的聖三經驗在茫萊撒達到頂峰；然而他那「可通傳的觀念」，是隨著他生命的成長而逐漸成形的。因此依納爵晚期的著作：《耶穌會會憲》<sup>13</sup>、《心靈日記》<sup>14</sup>、書信及《神操》中晚期形成的〈與聖教會思想一致〉的規則（神操 365），就更明確地提及聖神和祂的行動<sup>15</sup>。

依納爵在卡陶內河畔的神恩經驗也很深，他領悟到的知識，數量之大、涉及面之廣、光亮度之強，他無法清楚地加以說明<sup>16</sup>。這很類似一次聖神充滿的高峰經驗。

由此可見，聖神及神恩存在於神恩復興運動和《神操》中，也生動具體地臨在於依納爵的生命中，一如聖神與神恩臨在於

<sup>13</sup> 耶穌會中華省編譯，《耶穌會會憲及其補充規則》，134、219、414、624、697、698、700、701 號（台北：光啓文化，2010）。

<sup>14</sup> 依納爵·羅耀拉，《聖依納爵：自述小傳和心靈日記》，14、15、18、48 號，36~38 頁。

<sup>15</sup> 參：吳伯仁，〈依納爵神操與神恩復興運動〉，183 頁。

<sup>16</sup> 參：雅魯培著，《依納爵神恩中的聖三奧蹟》（台北：光啓文化，1993），17~18 頁。

今日教會及信友的心中，尤其在神恩復興運動中。其實兩者有更多的相似性，甚至相同處，如下文所述。

## 貳 神操與神恩復興運動的相同之處

重新認出《神操》與神恩復興運動之間有不少的相同之處，不但使人肯定神恩在《神操》中的地位，更能用神操的靈修方式推動神恩復興運動，使信友對聖神與神恩有更清晰的認識，得到神恩方面較好的培育，更深入經驗聖神的大能與慈愛。

### 一、「耶穌是主」為中心

在神恩復興運動的研習會中，都以「耶穌是主」的主題開始，並以「耶穌是主」為神恩復興的中心<sup>17</sup>。在個人或團體的醫治祈禱中，也都首先承認或高唱「耶穌是主」、「耶穌是萬事萬物的主宰」、「耶穌是個人及整個人類生命的主」等<sup>18</sup>。因為「除他以外，無論憑誰，絕無救援，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字，使我們賴以得救的」（宗四 12）。

在神操的脈絡中，依納爵常稱耶穌是「我們的主基督」(Christ our Lord)和「我們的主」(our Lord)。〈默觀耶穌基督的神國〉可說是第二週的原則與基礎，在其「定像」中，邀請人默觀耶

<sup>17</sup> 「耶穌是主」有多重意義：祂是人世間希望的泉源、生命的主宰和基督徒生活的目標。詳見：華爾希蒙席 (Rt. Rev. Vincent M. Walsh) 著，徐進夫譯，王敬弘編校，《認識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台北：天主教文物服務中心，1982），22~23 頁。

<sup>18</sup> 參：吳伯仁，〈依納爵神操與神恩復興運動〉，184 頁。

耶穌宣道時所經過的會堂、市鎮及鄉村。在其「求恩」部分，求主使我對祂的號召不要裝聾作啞，卻要爽快勤奮地奉行祂的聖意。然後邀請人默觀世界的君王，尤其注視並追隨耶穌、永生之王，同甘共苦，拯救人靈<sup>19</sup>。顯然，默觀的重點是「耶穌君王」，而非「王國」。

在〈兩旗默想〉中<sup>20</sup>，耶穌作為最高領袖和主宰，召叫並派遣追隨祂的人散佈神聖的道理，與路濟弗爾及其爪牙爭戰，並將自己交託在耶穌基督旗下。這兩段與耶穌生平的默觀，一起促使人不斷地皈依，並以「選擇」耶穌為高峰。

可見，《神操》與神恩復興運動都強調耶穌的主權，及撒旦、魔鬼的存在<sup>21</sup>。

## 二、「事奉」和「讚美」

在《神操》開始的〈原則與基礎〉中，開宗明義即指出：「人之受造乃為讚頌、尊敬、事奉我等主天主……」，〈默觀耶穌基督的神國〉結束時奉獻說：「永生萬物之主……只要更能事奉爾，讚美爾」，在〈三等人〉、〈三級謙遜〉和〈選擇的問題〉都強調「事奉」和「讚美」主<sup>22</sup>。總之，讚美和事奉

<sup>19</sup> 參：房志榮譯，《聖依納爵神操》91~100 號。

<sup>20</sup> 參：同上，136~148 號。

<sup>21</sup> 參：Robert L. Faricy,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and the Charismatic Renewal", pp.74~75.

<sup>22</sup> 參：房志榮譯，《聖依納爵神操》，23、98、155、157、168、169 號。

是天主的恩賜，是人受造目的之行動，也是我們回應上主對個人的召叫<sup>23</sup>。

神恩復興運動的祈禱聚會，常以長時間的敬拜讚美開始。接著是教導、見證、求恩、舌音、聆聽先知話等。讚美祈禱是讚美天主本身、祂的創造救贖行動、祂對人的慈愛等，具有關鍵性的角色。其實舌音和靈歌就是聖神賜給人讚美天主的恩賜，也是直接對天主說話，講論奧秘的事（格前十四 2）。這種方言祈禱通常不會受到魔鬼的干擾，也會增加人對天主的信心和依恃之情。

在神恩復興運動中，「讚美與事奉」在主的恩賜架構下，找到了彼此的關係。「你們既然渴慕神恩，就當祈求多得建立教會的恩賜」（格前十四 12）；「當你們聚會的時候，每人不論有什麼神恩，或有歌詠，或有訓誨，或有啓示，或有語言，或有解釋之恩：一切都應為建立而行」（格前十四 26）。建立本身就是服務，所以神恩復興運動不是為個人，而是為建樹團體及教會<sup>24</sup>。

總之，神恩復興運動和《神操》都強調聖神及神恩。神恩是以服務為導向，也是一種與主相契的特殊方式。但神操中所求的恩典，在神恩復興運動中沒有明確命名與指出，如肖似貧窮基督、三級謙遜和在萬事萬物中找到天主的恩典<sup>25</sup>。

---

<sup>23</sup> 參：吳伯仁，〈依納爵神操與神恩復興運動〉，187 頁。

<sup>24</sup> 參：同上，188 頁。

<sup>25</sup> 參：Robert L. Faricy,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and the Charismatic

神操與神恩復興不但有相同之處，也有彼此互補之處。

### 參 神操與神恩復興運動的互補之處

「內在醫治」和「分辨神類」，在神操和神恩復興運動中彼此互補，相得益彰。

「內在醫治」一詞是神恩復興運動的團體及個人祈求耶穌基督內在醫治的過程：此概念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廣為實踐。該詞彙雖沒有出現在《神操》中，但其本質卻貫穿了神操整個過程；〈乙組辨別神類規則〉某種程度上已假定了「內在醫治」的行動。至於「分辨神類」的事實，雖存在於神恩復興運動中，且有分辨神恩，但並未得到足夠的重視與討論。

今日分辨的神學源於對《神操》中〈辨別神類的規則〉的詮釋。反之，神恩復興運動發展出相當完備的內在醫治神學，在《神操》中處理內在醫治的課題卻少之又少。為此，本文討論的目的，便是為促成神操與神恩復興運動就「內在醫治」和「分辨神類」主題間的對話<sup>26</sup>。

#### 一、內在醫治

內在醫治在神恩復興運動和神操中，有何不同與互補之處呢？

---

Renewal", p.78.

<sup>26</sup> 參：吳伯仁，〈依納爵神操與神恩復興運動〉，189頁。

### （一）神恩復興運動中的內在醫治

耶穌在福音中，不但醫治了當時患有各種病症的人，也治癒了他們內在靈修、心理和情緒上的傷痛。正如耶穌曾醫治了一位被抓的淫婦（若八 1~11）。每個人在母胎、嬰兒期、童年、青少年和成年等不同階段的生命過程中，都會受到來自父母及他人的傷害，若未得到釋放和醫治，就會深埋入潛意識，這些內在的痛苦、壓力和傷害不斷困擾我們。因此，教會藉著和好聖事及神恩復興運動中的醫治祈禱，使人逐漸獲得耶穌基督的醫治。此即所謂的「內在醫治」。

在神恩復興運動中，承認耶穌是唯一救主，棄絕與主不相合的關係，寬恕自己和他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做醫治祈禱，是求醫治者耶穌基督藉著聖神的德能與領受醫治神恩的信友，使人得到醫治。我們也需要棄絕一切罪過，及與主不相合的勢力及關係，完全屬於主。

寬恕，也是醫治的先決條件。因為寬恕他人與自己，就是向醫治者敞開心扉，願意接納耶穌基督醫治自己內在的傷害，不讓怨恨與憤怒繼續阻隔耶穌和我們之間的關係<sup>27</sup>。實際上，內在和身體的醫治可說是與天地人和好，當我們承認耶穌是主，棄絕罪惡及惡勢力，寬恕自己和他人時，就是將自己完全交託於主，耶穌基督的慈愛和聖神的大能就會如清泉流入我們乾涸的心田，醫治我們的一切傷痛。因此，在神恩復興運動的

---

<sup>27</sup> 參：Robert L. Faricy,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and the Charismatic Renewal", pp.79~82.

團體和個人都受鼓勵參與和好聖事、病人傅油聖事，特別是感恩聖事，讓耶穌基督的體血親自醫治我們的各種傷痛。

## （二）《神操》中的內在醫治

《神操》中，耶穌基督的醫治雖然很少提及，但內在醫治在《神操》的整個過程中具有核心地位。《神操》清晰地提供了內在醫治的架構和過程。

神恩復興運動中，內在醫治祈禱通常專注於記憶的治癒，即求主醫治個人過去生命中的創傷；這正如同《神操》的第一週集中於悲傷和痛悔個人的罪。此兩者的共同點是：

首先，人意識到自己被囚禁於罪和有害的氛圍中，求主以祂的慈愛和憐憫醫治人的創傷和因罪而失去的自由。

其次，兩者都強調以主及其慈愛為中心，以經驗中的「主」為中心，而非只以「我」對主的經驗為中心。

更精確地說，這兩者都強調天主對人白白的愛；並且，在天主和此人愛的關係上，天主更為主動<sup>28</sup>。這訊息從第一週三次操練的求恩便清晰可見，人之所以能夠認清自己言行與世界同流合污，並獲得痛悔的力量及其恩寵，是來自天主，而非自己<sup>29</sup>。

Robert L. Faricy<sup>30</sup> 基於他帶領神操的經驗，認為：在第一

<sup>28</sup> 參：吳伯仁，〈依納爵神操與神恩復興運動〉，192 頁。

<sup>29</sup> 參：房志榮譯，《聖依納爵神操》，48、55、63 號。

<sup>30</sup> 美籍耶穌會士，曾在額我略大學教授神學，並在意大利擔任神恩復興運動的神師。

週結束時，進行內在的醫治是非常有益的。因為第一週的求恩，特別是傷痛記憶的治癒，有時比默想天主的仁慈和萬民四末更能獲得神益。他介紹說：在辦總告解時，扼要地與避靜者求主醫治過去的創傷，也給一些有關個人醫治的祈禱材料，讓避靜者安靜地操練。這樣，內在醫治可幫助避靜者整頓內在生活，更深體驗天主的慈愛與醫治，更能讓避靜者進入〈默觀耶穌基督的神國〉的操練，回應君王的召叫<sup>31</sup>。

第二週的內在醫治，可能發生在默觀耶穌一生的奧蹟時，在更深的認識和追隨為我降生成人的主基督過程中。當默觀降生奧蹟、耶穌隱居生活、耶穌公開生活及召叫人跟隨祂時，可能會醫治我們在母胎、幼兒、童年、青少年及成年時所受的創傷和與他人的關係，也更「甘願獻身服務，且要攻打一己的情欲，割斷肉身及世俗的私愛，而作價值高尚、關係重大的奉獻……」<sup>32</sup>。

當人越願意效法耶穌，就越願意放手。一旦放手，就會越來越自由，也會越來越得到內在的治癒，甚至身體的治癒。正如《神操》167 號所言：「為則效基督，為真實肖似基督我等主，寧願偕同貧窮的基督挑選貧窮，不願挑選財富，寧願偕同飽受侮辱的基督受侮辱，不願享尊榮；並切望為基督被人視為輕浮昏愚的蠢物，不願在此世被視為明哲聰敏的人，因為基督

---

<sup>31</sup> 參：Robert L. Faricy,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and the Charismatic Renewal", pp. 82~85.

<sup>32</sup> 參：房志榮譯，《聖依納爵神操》97 號。



曾先被人視為輕薄瘋癲！」

第三、四週默觀耶穌為拯救和贖回默觀祈禱者和整個人類，而心甘情願地受盡人間疾苦，走上十字苦架，死而復活、升天。顯然是為那些在第一、二週獲得內在醫治的人，願意仿效和追隨耶穌基督的人而準備，使能在耶穌基督充滿愛情的苦難中，加強內在的治癒，獲得更深度的自由。這也會挑戰避靜者進入耶穌的困難極點，走進耶穌受傷的心靈最深處。正如第一次默觀〈最後晚餐〉的求恩：「求我所欲。這裡應求痛苦、憂傷及羞愧，因為主是為了我的罪過而受難」<sup>33</sup>；及第二次默觀〈山園祈禱〉的求恩：「求我所欲。在默觀苦難期間所應求的是，與痛苦的基督同苦，與憔悴的基督一同憔悴，並因基督為我所受的極大憂傷而悲從中來，痛哭流涕」<sup>34</sup>。

第四週的恩寵，證實並加強了前三週的治癒，因為被治癒的人在復活的耶穌內經驗到深度的喜樂。這種喜樂並非來自自己，而是來自復活的主，與復活的主耶穌同樂，也是伴隨著心靈的醫治而來。更好說，這種喜樂是醫治的記號<sup>35</sup>。正如在第一次默觀〈耶穌顯現給聖母〉的求恩：「求我所欲。這裡應求主寵，使我因基督我等主偌大的光榮和福樂，而盡情歡欣雀躍」。在首次祈禱的第五端：「和朋友之間的互慰作比較，看

---

<sup>33</sup> 同上，193 號。

<sup>34</sup> 同上，203 號。

<sup>35</sup> 參：Robert L. Faricy,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and the Charismatic Renewal", p.87.

基督我等主怎樣擔任祂安慰者的職務」<sup>36</sup>。

因此，無論是神恩復興運動的醫治祈禱，還是《神操》的一個月的靜默操練，都是接納耶穌為我們唯一的救主，靠著聖神的德能，進入耶穌的生命，或讓耶穌進入我們破碎的生命，親自深度經驗耶穌基督的大愛與憐憫，從罪惡與創傷中獲得醫治。因此，若將兩者配合，效果將如虎添翼。

## 二、神操與神恩復興運動中的分辨神類

在《神操》和神恩復興運動中，除了內在醫治外，分辨神類也彼此互補。

### （一）神恩復興運動中的「釋放」與〈甲組辨別神類的規則〉 （第一週）

相較於依納爵靈修，神恩復興運動很少討論「神類分辨」，且通常只局限於「分辨先知話的真實性」、「分辨神視」和「分辨惡神的臨在」<sup>37</sup>。正如保祿書信中所言：「有的能行奇蹟，有的能說先知話，有的能辨別神恩，有的能說各種語言，有的能解釋語言」（格前十二 10）；「至於先知，可以兩個人或三個人說話，其餘的人要審辨」（格前十四 29）。《岳厄爾先知書》也預言：「在末世來臨的時刻，天主傾注祂的神到一切有血肉的人身上，許多人要看見神視」（岳三 1）。

---

<sup>36</sup> 房志榮譯，《聖依納爵神操》，221、224 號。

<sup>37</sup> 參：Robert L. Faricy,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and the Charismatic Renewal", p. 87.

因此，在神恩祈禱聚會中，通常會比較辨別先知話的真實性，也會分辨神視的真實性。

在聖女大德蘭的著作中，神視分為三類：即用肉眼看到的、用心靈的眼目看到的，和理性看到的。愈外在的神視，愈容易受欺騙。所以，看到神視的人，要注意神視的內容是否合乎信仰；其次，那些神視經驗是否立刻給他帶來喜樂、平安，若不是，就該謹慎地棄絕。有時，當下不太瞭解神視的意義，那麼就要學習聖母將所得神視默存於心，也可求主繼續明示。若有人常看到神視，卻內容凌亂複雜，帶來一些喜樂，但對靈修沒有多大進步，也沒有幫助人更靠近耶穌和增加愛德，那麼就該謹慎地放棄，因為通常這種神視並非來自天主<sup>38</sup>。

總之，分辨神視和方言時，切記：神視和方言很好，但耶穌基督和聖神才是信仰的核心，切勿本末倒置。

依納爵《神操》的神類分辨規則中，在分辨天人「你」「我」關係的加深與共融合一時，天主常以自然界外實體的影響（天使、聖人或惡神）、理智的探索和情緒的推動，使人分辨和知悉天主的旨意。正如《神操》第一週的〈甲組辨別神類的規則〉，依納爵提出一個思考上的基本架構，將三者形態的因素歸納統合起來。在這模式中，自然界外實體成了善神或「仇人」，思考和意向成了以理智自我約束的良心或令感官愉悅的幻想，情緒成了良心的啃噬或沉溺罪惡之人的感官愉悅和逸樂。以上三

---

<sup>38</sup> 參：王敬弘，〈信仰及神恩經驗中的分辨神類〉（出處不詳），4頁。

者歸納、比較和互補，形成了內在連貫的因果關係及三種對立：為身陷罪惡中的人，仇人透過幻想產生感官上的愉悅，善神透過理智產生良心的絞痛不安，而為那些洗刷罪過，努力事奉天主的人恰恰相反<sup>39</sup>。在實際靈修經驗中，人可能由來自自然界外實體（天使、聖人或魔鬼）的靈感，透過思想達於某種情緒或感動，也可能相反地由於某些情緒或感觸（不論其來源如何），透過其產生的思想而達到或受惡神影響的境地<sup>40</sup>。

在甲組的神類分辨中，依納爵顯然更喜歡用情緒的波動分辨善神與惡神的推動。基於他生命的經驗，清晰地指出神慰<sup>41</sup>和神枯<sup>42</sup>的對立及其原因<sup>43</sup>；如何面對神枯、神慰，即在神枯時

<sup>39</sup> 參：房志榮譯，《聖依納爵神操》，314、315號。

<sup>40</sup> 參：M. J. Buckley 著，胡國楨編譯，〈神操中分辨神類規則的結構〉，光啓編輯室編，《分辨神類》（台北：光啓文化，1994），122~123頁。

<sup>41</sup> 第三規 論神慰：「幾時人靈因一種內在的推動而對他的造主真主燃起炎炎愛火，或者幾時他感到世事索然無味，除非為了愛它們的造物主之外，覺得它們本身並無可愛之處：這種激動和感覺便是神慰。同樣，幾時人或因痛恨己罪，或因基督我等主的苦難，或因其它與事奉讚頌天主直接有關的事而流出熱淚，而越發愛主，這也是神慰。最後，一切信、望、愛的增進，一切內心歡樂情緒，凡是足以引人向慕天上事，力圖救靈，以及令人泰然棲息於他的造物真主的，都是神慰」。參：房志榮譯，《聖依納爵神操》，316號。

<sup>42</sup> 第四規 論神枯：「凡與第三規所說相反的都是神枯，例如：靈魂的晦暗、內心的騷擾；對卑污世物的趨向；各種煽動和誘惑惹起的不寧；引人失去信心，沒有希望，沒有愛情；覺得整個靈魂慵懶、冷漠、愁苦，像是離棄了他的造主真主一般。因為神慰與

不改變神慰時所定的志向和決心，反而反其道而行之，通過加增祈禱抵抗誘惑和面對考驗。在神慰時則該謙卑自下，預想人在神枯時的無助，儲備力量面對要來的神枯<sup>44</sup>。

可見，無論是神操中的神慰、神枯，也無論是理智探索或外在實體的介入，還是神恩復興運動中分辨神視及方言的真實性，都幫助人意識到自己的有限與脆弱，承認人極易受到惡神及自己傾向的影響，也使人發現天主能藉著我們的理智、意志和情感，引導我們不斷地走向祂，愛慕祂，跟隨祂。

下文，我們將把神恩復興運動的釋放祈禱中，辨別惡神的臨在，與依納爵的辨別神類規則加以對照，會使我們獲益良多。

教會傳統上對魔鬼及黑暗勢力對人的影響，分為三種：

- A. 魔鬼的誘惑（temptation）：是指魔鬼一般的行動，唆使和引誘人離善趨惡，犯罪得罪天主。正如福音中耶穌在曠野中的三退魔誘（路四 1~13）。
- B. 魔鬼的壓制（oppression）：魔鬼壓迫一個人性格或心靈上較易受傷的部分，使人陷於某項罪惡中，如邪淫或驕傲，或心理上的抑鬱、恐懼和煩惱中。
- C. 附魔：魔鬼完全或部分控制一個人的官能，當事人所展現的行動，都是魔鬼的主動行為<sup>45</sup>。

---

神枯既全然相反，它們各自所生的思想便也截然不同」。參：房志榮譯，《聖依納爵神操》，317 號。

<sup>43</sup> 參：同上，322 號。

<sup>44</sup> 參：同上，318~324 號。

<sup>45</sup> 參：吳伯仁，〈依納爵神操與神恩復興運動〉，196 頁。

那麼該如何面對呢？誘惑可藉簡單和私人的祈禱和齋戒，效法耶穌，靠著耶穌去面對它，使我們免陷其中（瑪六13）。魔鬼的壓制可因耶穌基督的名，藉「釋放祈禱」獲得自由。而附魔則需要主教授權的司鐸，舉行公開特別的驅魔禮，才能獲得釋放和解除<sup>46</sup>。〈甲組辨別神類的規則〉中有關仇敵或魔鬼的伎倆及及引誘方式<sup>47</sup>，顯然有助於神恩復興運動中的釋放祈禱。

另一方面，辨別神類的規則非常強調惡神的存在與影響。今日《神操》的詮釋者，一般都同意依納爵用「善神」與「惡神」指向有理性和位格的神類。「善神」就是天主、聖神和天使；而「惡神」則指魔鬼及其他邪靈，牠們藉攻擊弱點等戰術攻擊我們<sup>48</sup>，猶如虛偽情人和作戰司令。因此，若運用辨別神類的規則時，好似邪靈不存在，或是無視於牠們是否存在，都是損害辨別神類規則的意涵。

神恩復興運動承認撒旦和其爪牙的存在，藉祈禱釋放受束縛者。這也提醒我們在運用和解釋神類分辨的規則時，採取同樣的態度，正如依納爵與初期同伴也曾做過類似的牧靈服務。Andrea Pozzo, S.J.在羅馬耶穌聖名堂（Gesù）的依納爵門外走廊上的畫作，就清楚描繪出依納爵正在做驅魔的服務。

Robert L. Faricy在帶領一群人做神操時，通常在第一週結

<sup>46</sup> 釋放祈禱的步驟及要點，詳見：拙著，《耶穌基督的醫治：梵二及神恩復興運動的省思》（台北：光啓文化，2014）第三章。

<sup>47</sup> 參：房志榮譯，《聖依納爵神操》324-327號。

<sup>48</sup> 參：王昌社著，〈神操詮釋〉，光啓編輯室編，《分辨神類》，156-158頁。

束前，讓避靜者重發領洗誓願，棄絕魔鬼和罪過後，他便安靜地祈禱，因耶穌基督的名驅逐魔鬼。從很多人的回饋發現，此種方法為做避靜者非常有益<sup>49</sup>。

可見，神恩復興運動中的釋放祈禱、分辨神視和方言，與《神操》記載的如何發現和面對魔鬼的伎倆，是相輔相成的。

## （二）「在聖神內行走」與〈乙組辨別神類的規則〉（適合第二週）

依納爵認為〈乙組辨別神類的規則〉是適用於那些生活於「明路」和恩寵下的人。因此，乙組的規則為神恩復興運動稱之為「在聖神內行走」提供了一個實踐的概要和總結。

「在聖神內行走」表示：即使在小事上，都按照聖神的啓迪而生活、行動和選擇。從依納爵分辨的觀點來看，就是使〈乙組辨別神類的規則〉成為基督徒務實的日常生活綱領，也就是說，在神慰的光照下善度基督徒生活。

「在聖神內行走」就是注視著主，善度生活，朝著祂向前邁進，思考、行動和選擇那最能使我們與主結合的事，逐漸成為行動中的默觀者，在萬事萬物中發現天主。因此，「在聖神內行走」提醒我們辨別神類的規則是一條為主生活的道路<sup>50</sup>。

依納爵神操中〈乙組辨別神類的規則〉的對象，是為那些在人性的發展已達到某種程度，不再以本能的滿足為人生目的的人們。這些人早已接受耶穌基督是主，並且已經處在善神的

<sup>49</sup> 參：Robert L. Faricy,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and the Charismatic Renewal", pp.88~89.

<sup>50</sup> 參：同上，pp. 89~90.

明顯誘導之下，對依納爵式神類分辨已有深度透視，並願意進一步尋求生命的更有效指針。通常這種人處在倫理善的誘導之下，不會受到明顯的倫理方面的妥協，卻容易被偽飾了的善所誘惑或毀滅<sup>51</sup>。所以，在神操的第二週中，不再討論神枯，只討論兩種神慰，即有前因的神慰<sup>52</sup>和無前因的神慰<sup>53</sup>及其辨別方式、過程和結果<sup>54</sup>。因為有些神慰的背後隱藏著惡，這惡比邪

---

<sup>51</sup> 參：M. J. Buckley 著，胡國楨編譯，〈神操中分辨神類規則的結構〉，130~131 頁。

<sup>52</sup> 有前因的神慰，是在第一週的靜態因果關係模式中加上時間或歷史的幅度，寫成了第二週規則。在有前因的神慰中，善神及惡神都可能來安撫人靈，不過兩者在人靈上推動運作的結果卻不相同：前者促成進步，後者構成破壞。因此這分辨，不能只顧到某一刻或某段時期，而應顧及整個過程。依納爵將這類神慰推動的整個過程，劃分為三個時刻：審視過程的結果、過程本身和神慰的開始階段。詳見：同上著作，132~134 頁；也參：房志榮譯，《聖依納爵神操》，331~334、336 號。

<sup>53</sup> 無前因的神慰，指天主給人神慰，不必仗賴任何其它的前因，這只有吾主天主作得到，因為祂是造物主，能在人靈上進出自如，激動並提拔人全心愛他的至尊天主。所謂前因，就是藉理智和意志先覺出或認出一件事來，從而發生神慰。參：房志榮譯，《聖依納爵神操》330 號。拉內 (Karl Rahner) 指出：無前因的神慰的特點，並非在其突然出現，亦非在於它有深玄的性質 (engulfing qualities)，而是這引人趨向天主的情緒激情的產生，沒有一些相稱的動機因素做前導。詳見：Karl Rahner, "The Logic of Concrete Individual Knowledge in Ignatius Loyola", *The Dynamic Element in the Church*, trans. W. J. O'Hara, pp.129~156.

<sup>54</sup> 第七規 日進於善的人，其靈魂與善神的接觸，溫柔、輕鬆、爽快，就像水點滴在海綿上一般。他與惡神的接觸則是激烈，帶有聲響和震盪，宛如水點滴在石板上一樣。日趨於惡的人，與上述兩神



惡本身更具破壞力。

總之，在神恩復興運動中，「在聖神內行走」的基督徒，是在神操中處於明路的人，是在萬事萬物中發現天主的人。在神操中分辨善神、惡神及其推動，以及分辨神枯、神慰的規則，不但為神恩復興運動中的分辨神視及方言的真實性提供了有效的保護及補充，也為處於變化莫測、各種思想謬論侵蝕的今日教會和基督徒，提供了分辨時代訊號的方法與指南針，使人在耶穌基督的愛內更好地選擇與成長，愈顯主榮。

### （三）分辨神類最基本的原則

王敬弘神父曾整理了「分辨神類最基本的原則」<sup>55</sup>，可作為參與神恩復興運動的信友和做神操者一個簡單、基本且有效的分辨原則，茲列如下：

1. 在信仰經驗中所體會的內容，是否合乎聖經和教會的訓導。因為聖經和教會訓導是我們信仰的最基本準則；因此，無論是在做神恩祈禱或是在做神操時所看到、聽到或感受到的，都應該符合福音精神和教會訓導。譬如，若有人說他非常清晰地看到了天父，但在聖經中，聖父是那位不可見的天主，這也許是他的表達方式有誤差。

---

的接觸，適得其反。這種區別實在來自人靈的狀態與兩神相敵對或相友善；如果相敵，神的來臨便引起震盪，兇猛激烈，容易被發覺；如果相友，他的來臨則靜悄無聲，就像開著大門，走入自己的家中一般。參：房志榮譯，《聖依納爵神操》，335 號。

<sup>55</sup> 參：王敬弘，〈信仰及神恩經驗中的分辨神類〉，3-4 頁。

2. 即使是內容正確的信仰經驗，也應進一步判斷：此經驗是否引我越來越接近降生成人的主耶穌基督，還是更趨向受造物？否則很有可能是魔鬼的欺騙，或是自己的慾望所致，理應加以審慎分辨。
3. 保祿在《迦拉達書》中，指出聖神的果實是：「仁愛、喜樂、平安、忍耐、良善、溫和、忠信、柔和、節制」（迦五 22~23）。耶穌也曾明示：「凡是好樹都結好果子，而壞樹都結壞果子；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也不能結好果子……你們可憑他們的果子辨別他們」（瑪七 17~20）。因此，若有人能行奇蹟異能、能說萬國方言，或在神操中與父子神有非常親密的關係，但若在日常生活中沒有愛德和謙卑的言行，那就可能不是來自聖神的推動。

## 肆 神操與神恩復興運動沐浴下的我

短短三十年的生命旅程，我卻七次經歷了九死一生的生命危險，即從水坑、洪水、車禍及車匪路霸手中脫身，全賴主耶穌的慈愛和保護，及善心者冒著生命危險的拯救，這絕非偶然。因為偶然巧合只能一兩次，豈能從七次死亡危險中保全生命，毫髮無損！耶穌的大愛深深吸引和感動了我，我決定將自己這九死一生的生命，將這本不屬於我的第八次生命奉獻給祂，完全向祂開放，讓祂掌舵；於是，我滿腔熱火地踏進了大修院的大門。

神學院畢業後，我突然發現：我深知、也很深地感受到耶

耶穌對我恩待有加，內心也非常渴慕並感謝耶穌，但我不會與祂溝通，不會祈禱，甚至不願參與感恩聖事——耶穌聖體聖血的真實臨在。在此困境中，我決定暫且不被祝聖為神父，除非先學會與祂溝通、與祂建立更深的親密關係。

上主再次俯聽了我內心深處的渴望與呼求。我有幸在徐可之和李神父的指引之下，慢慢學會做默觀祈禱；在神操中，真實觸摸並感受到主耶穌對我的大愛，也深刻體會到跟隨耶穌的甘飴和挑戰之巨大。在默觀祈禱中，陪同耶穌受苦受難；在淚水中，深深感受到耶穌為愛我及世人，受盡了一切痛苦凌辱；我也在第四週與聖母一起分享耶穌復活的無限喜悅。更可喜的是：在神操中，我慢慢與天父和聖神有了生命的交流、共融和合一。自此，我常喜歡詠唱：「吾主天主，請收納我自由，取我意志、理智並我記憶。我身我靈，所有皆主恩惠，飲水思源，敬將所有奉回。一切所有，由爾管理支配；唯命是從，聖意永不違背，唯望吾主，恩賜聖寵聖愛，吾心已足，此外別無貪圖」<sup>56</sup>。

神操不但建立並加深了我與天主聖三個人性的親密關係，還使我的生命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之後，有幸讀到《聖戀》一書，讓我更深感受到主耶穌那顆充滿憐憫和慈愛的心。祈禱中，我常看見主耶穌悲慘而充滿憐憫的眼神，祂常對我說：「兄弟，我需要你，我渴望你和我在一起關愛和照顧所有受苦的

---

<sup>56</sup> 「主，請收納我」，曾麗達修女編輯，《生命的樂章》（台北：德來小妹妹會，2005），79頁。

人」。

至於我神恩的經驗，是在 2011 年服務和培育中國大學青年時，主耶穌再次恩待了我，將聖神及其神恩賜給我這卑微的僕人，多次在祈禱中應許和交託給我一份使命，說：「我將把聖神的所有神恩一一賜給你，好讓你去服事和醫治更多的人，使他們更多更深地感受到天父和我的聖心對他們的大愛，使之歸向我的聖心……」因此，在神恩祈禱中，無論在私下或在大型聚會中、無論在現場或藉電話和網路視頻為人做醫治祈禱時，我都會邀請耶穌，藉其聖心流出的血和水醫治祈禱者身體或心靈的疾病和傷害。上主的應許從未落空，主耶穌不但俯聽了我的哀求，以其憐憫和慈愛醫治了身心靈受苦的人，也常遷就和適應我的方式，慢慢驅除我的懷疑，堅強我的信德，醫治我的脆弱。兩年來，我為兩百多人祈禱服事，絕大多數得到醫治的經驗，迫使我不得不堅信祂的應許，不得不更深入祂的聖心，感受祂的心意，也不得不宣講祂的聖心對人無限的慈愛！

由此可見，神操和神恩復興運動都使我更加深了與天主聖三的關係，促使我更多更深地體驗天主聖三的慈愛和心意，也推動我走向和宣揚天父、耶穌和聖神的無限慈愛。

神操和神恩經驗是相得益彰的。就我自身而言，神操經驗，為我經驗聖神和領受神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因為神操的經驗，使我更正確、更清晰地認識耶穌、更熱烈愛慕耶穌和更親

近追隨耶穌<sup>57</sup>。我認爲這些就是基督徒信仰的目的、方向與核心，即越來越肖似耶穌基督——我們的救主。顯然，神操的經驗幫助我在神恩祈禱中，更深入體驗到耶穌是充滿慈愛和憐憫、生活和醫治的主，祂從兩千年前到現在，從未停止醫治和安慰所有身心靈受苦的人，祂的心也常與我們同在。神操中的神類分辨，也幫助我在醫治祈禱中能清楚分辨神視和方言的正確性、傷害的來源，與不同神類的推動。

同樣，神恩復興中的聚會祈禱，用方言靈歌讚美感謝天主，因著耶穌聖心及其大愛做醫治和釋放祈禱，可說是我神操經驗的深化和具體化。具體而言，使我對惡神和罪惡的傷害有更深的理解和認識（第一週）；使我更理解和感受到耶穌這位君王爲何邀請我一起去征戰八方，從魔鬼和罪惡下拯救人類的心情與緊迫感（第二週）；也更願一生追隨這位富有憐憫和慈愛、爲人受盡痛苦磨難的耶穌，更願陪伴那些生活痛苦中的人，靠著耶穌聖心的大愛，成爲耶穌醫治今日受苦者的工具和管道（第三週）；更重要的是，在愛與感恩的氛圍中，與醫治的主相遇、相知和相愛（第四週）！在萬事萬物中發現和找到天主，同時也發現自己越來越感恩，越來越喜樂。

因此，基於筆者自己的微末經驗，我願將神操和神恩復興中的醫治，具體形象化，比喻爲一位病人，可以選擇藉著神操中的默觀和默想祈禱得到醫治，有如中國文化中的吃中藥治癒

---

<sup>57</sup> 參：房志榮譯，《聖依納爵神操》，104 號。

疾病；也可選擇神恩復興中的醫治祈禱得到治癒，有如動手術恢復健康。前者安全且時間長久，沒有什麼副作用，因為是在默觀默想祈禱中被耶穌的愛所充滿感動，慢慢地獲得完全、徹底和整體性的醫治；後者則非常快捷卻有危險，因此最好是先交談，並做祈禱分辨後，再謹慎地進行醫治祈禱。因為神恩復興中的醫治祈禱，有時會由於求禱者心中積壓太多和太久的傷害與痛苦，或者有精神官能症等，一旦接受神恩醫治祈禱，聖神的大能與愛使他 / 她突然得到釋放，可能會產生大哭大喊等現象，甚至元氣大傷，需要長久的休息和滋養。

當然，這比喻有其有限性，而且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可用其他不同的方式來表達。畢竟，中藥和手術的醫治者是大夫，而神操與神恩祈禱的醫治者是耶穌基督。但無論如何，兩者都是藉耶穌和聖神的愛與大能所做的祈禱，也都會產生身心靈治癒，都會帶領人與主合一共融。

神操和神恩復興運動，就我的微末經驗而言，也可比作兩條腿，一起帶領我更深入體驗天父的偉大、耶穌的慈愛和聖神的大能；更真實而具體地讓人藉著醫治，獲得身心靈的真正自由與喜樂，為主做生活的見證；同時也吸引更多人走向天主聖三愛的內在生命，在愛和感恩的氛圍中，與天地人和好共融。

## 結語

本文詳細討論了神恩復興運動與神操的異同之處，不但不是被人所誤認的兩者一靜一動，毫不相合，反而兩者都有很強

的聖神幅度，都以「耶穌是主」為中心，也都強調「事奉」和「讚美」的信仰實踐。更進一步，兩者都有「內在醫治」和「神類分辨」的幅度，且各有千秋，互為補足。希望這樣的剖析、探討和筆者親身經驗的反省，能消弭信友不必要的誤會和誤解，也期望天下基督徒能隨從天主聖神的帶領和光照，在不同靈修和活動中、在不同基督教派中都能滿渥主恩，促進基督徒的合一與愛德，在天主聖三內合一共融。

## 第六章

### 醫治神恩與合一運動和福傳

#### 壹 醫治神恩與合一運動

耶穌基督死而復活、建立教會、派遣宗徒傳播福音，但在教會歷史中，由於政治、經濟、文化、教義和教會生活缺乏見證，分別於 1054 年和 1517 年左右產生了分裂，形成了東正教和基督新教<sup>1</sup>，致使至一、至聖、至公和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基督的奧體——受到前所未有的傷害，甚至造成了許多不義、暴力和戰亂。因此很多有識之士和基督宗教的各教派，努力推動合一運動，邀請人放下彼此的仇恨與矛盾，以寬恕和互愛的福音精神，尋求真理，伸張正義，交談合作，以促成天下大同和耶穌的教訓「願他們合而為一」（若十七 21）<sup>2</sup>。

---

<sup>1</sup> 參：Ludwig Hertling, S.J. (trans. Anselm Coron Biggs, O.S.B.), *A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Westminster: The Newman Press, 1957), pp. 353~372. 並參：穆啓蒙編著，侯景文譯，《天主教教史》卷二（台北：光啓文化，2002），93~98 頁，及卷三（台北：光啓文化，2003），23~53 頁。。

<sup>2</sup> 參：《耶穌會第卅四屆大會》中文版（台北：耶穌會中華省，1998），



基督信仰的各教會或教派中，曾興起不同範圍和方式的合一運動；但在這些運動進行的過程中，常有一些無法克服的障礙，其中之一是，古典五旬教會和教派與非五旬教會和教派之間，似乎有無法跨越的鴻溝。可是，當神恩復興運動分別進入基督教主流教會和天主教會以後<sup>3</sup>，這項障礙很自然地消除了，因為大家都有在聖神內受洗和運用神恩的共同經驗，成為彼此交談共融的基礎<sup>4</sup>。例如：不同教會一起組織有關聖神和神恩的聖經和神學研習會；每年在基督徒合一祈禱週，各大教會合辦泰澤合一祈禱等<sup>5</sup>。

---

171~172 頁。

<sup>3</sup> 神恩復興運動的歷史分為三或四個重要階段，即：古典五旬運動和古典五旬教會的產生；基督教主流教會的神（靈）恩復興運動；天主教的神恩復興運動；及所謂的「聖靈第三波」，即福音派教會內的靈恩復興運動。亞米紐斯主義（Arminianism，反對加爾文的預定論；主張天主從開始就已預定某些人必能得救，某些人必然受罰。並主張：有條件的預定論，即天主的預定是因為天主預知一個人要作什麼，而不是天主先決的預定）和衛斯理的聖潔主義，是十九世紀在美國聖潔復興運動的神學根源。可是，衛斯理對第二次祝福（第一次是在悔改皈依時，藉洗禮在耶穌內成義並獲得新生命 conversion and justification；第二次祝福是使一個基督徒到達成全或成聖 perfection or holiness，但這不是在死後才能達到的「無罪的成全」）的渴望，傳到美國後多次轉變，成為追求在聖神內的受洗，在這經驗中，獲得聖神賜與度得勝生活和為人服務的能力。詳見：王敬弘，《神恩與教會》，15~24 頁。

<sup>4</sup> 參：同上，27~28 頁。

<sup>5</sup> 參：胡國楨，〈基督徒合一祈禱週與泰澤祈禱〉《台灣教會公報》3124 期，取自：<http://weekly-pctpress.org/2012/3124/3124.html>（2013 年 6 月 13 日）。

有關聖神和神恩的合一運動及相關出版物很多。1979年，在美國參加五旬 / 神恩復興運動的聖經學家及神學家們，共同組織了 Society for Pentecostal Studies，也出版了 *Pneuma--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Pentecostal Studies* 為其專業期刊。1981年，歐洲的聖經學家和神學家也組織了 European Pentecostal Theological Association，也出版了 *EPTA Bulletin*<sup>6</sup>。

1991年7月8~14日在英國的布萊頓(Brighton)，International Charismatic Consultation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組織了一次空前的聚會：The Brighton Conference on World Evangelization。該聚會邀請了全球五旬 / 神恩復興的領袖三千餘人出席，他們代表約兩百多個不同的教派和教會。這項會議在合一運動的歷史上，是空前和具有歷史意義的<sup>7</sup>。在會議中所發表的論文，也編輯成書<sup>8</sup>。此後世界各地也舉行了類似的聚會，推動合一的福音傳播運動。

在台灣，以聖神及神恩為主題，促進合一共融的教會，也許首推福音派的靈糧堂。他們不但常與以琳教會聯合舉辦有關神恩的特會<sup>9</sup>，還有「Asia for Jesus 國度豐收協會」、約書亞樂團和異象工場等機構，每年在台灣、香港、緬甸、日本和美國

---

<sup>6</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27~28頁。

<sup>7</sup> 參：同上，28頁。

<sup>8</sup> 參：Harold D. Hunter and Peter D. Hocken., *All Together in One Place: Theological Papers from the Brighton Conference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Sheffield, UK: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3).

<sup>9</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33頁。

等地舉辦研習會或醫治特會，邀請基督宗教各個教會與教派的基督徒參與敬拜讚美和醫治祈禱服務。

2013年2月5~7日，台北靈糧堂與Gateway Church、Bethel Church、台北靈糧堂啓示性事奉處敬拜中心及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在台灣大學體育館舉辦「天國文化醫治大會」，邀請了世界著名的超宗派宣道師——海蒂·貝克（Heidi Baker）、比爾·強生（Bill Johnson）<sup>10</sup>和柯蘭迪（Randy Clark）<sup>11</sup>等，白天宣講佈道，晚上舉行醫治祈禱大會。成千上萬來自各個教會和教派的人，也有很多其他信仰或無信仰者去聆聽宣道和尋求醫治祈禱，還有來自世界各地具有醫治神恩的基督徒及其醫治團隊，一起參與醫治祈禱的服事。我也有幸與他們一起為身體明顯患有各種

---

<sup>10</sup> 比爾·強生（Bill Johnson）是第五代牧師，有豐富的聖神經驗。比爾和妻子蓓妮透過領袖網路的事奉，跨越宗派界線，服事許多教會。比爾夫婦是整個伯特利復興運動的資深領袖，他們的三位兒女和他們的配偶都投入全職事奉的行列。著有《宇宙的中心》（*Centre of the Universe*）（台北：神恩，2013），與兒子艾瑞克·強生合著《天國動態》（*Momentum: What God Starts Never Ends*）（台北：神恩，2012），也與柯蘭迪（Randy Clark）合著《釋放屬天的醫治大能》（*The Essential Guide to Healing*）（台北：神恩，2012）。

<sup>11</sup> 柯蘭迪（Randy Clark）是一位國際級的講員，創辦「全球蘇醒事工」（Global Awakening），進行跨宗派性的醫治、分賜和教導。他常巡迴各地主領特會、國際宣教、領袖訓練和人道救援等。著有《還有更多：恢復恩膏分賜的大能》（*There Is More: Reclaiming the Power of Impartation*）（台北：天恩，2010），也與比爾·強生（Bill Johnson）合著《釋放屬天的醫治大能》（*The Essential Guide to Healing*）。

病症的人祈禱。當我親眼目睹、親耳聞知每天上百位患有各種病症的人經過醫治祈禱獲得痊癒，並經過醫生確認後，勇敢地走上舞臺，淚流滿面地為主作證時，我心中的感動和感恩之情有如瀑布傾流而下，難以言表。

影響我最深的，還是在2月7日上午，柯蘭迪（Randy Clark）熱情洋溢地宣道後，邀請投身於牧養和醫治服事的基督徒前去接受祝福和分施神恩。最後他特別邀請十五位終身全職宣道和傳教者走上舞臺，接受多位國際宣道者的祝福與分施聖神的恩賜。那時，我深刻地感受到耶穌要我以勇敢、開放和謙卑的心前去，接受他們的祝福與分施神恩。當多位宣道者為我覆手祈禱後，我突然感受到全身發熱，全身被一道白光所籠罩，好像進入天父、耶穌、聖神和聖母的無玷聖心中，我的心好像被烈火焚燒，也突然感受到自己心中非常渴望去向那些尚未認識耶穌的人宣講祂愛的喜訊。之後，我以平靜、平心，甚至懷疑的態度，將那次特別的經驗默存於心，但我發現：從那以後，直到如今，我確實更加渴望投身於福傳和宣道的使命，藉著聖神的德能，讓更多的人認識耶穌，得到醫治，為主作證。

耶穌在受難前曾應許：「我也要求父，祂必會賜給你們另一位護慰者，使祂永遠與你們同在」（若十四16），也曾祈求天父以「真理祝聖他們」，並「願眾人都合而為一。父啊！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為一，就如你在我內，我在你內，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我將你賜給我的光榮賜給了他們，為叫他們合而為一，就如我們原為一體一樣」（若十七17、21~22）。

所以，基督信仰各教派因著聖神（聖靈）及所賜的醫治和方言等神恩，在世界各地施行醫治和宣講，傳播福音。同時，也推動和促進基督教各教派，包括天主教，有更多的交流和合一，真是可喜可賀！

因此，讓我們祈求天父，賜給我們聖神及方言、分辨和醫治等神恩，使我們能效法耶穌，以開放和聆聽的心接受合一之神的引導，尋求主旨，安慰憂苦者，治癒傷痛者。也求聖神賜給我們一顆接納、寬容和慷慨的心，好能與其他教派，甚至其他宗教的人和睦相處，在基督的愛內共融合一。

耶穌不但給了我們「彼此相愛」的命令（若十三34），也求天父在祂內「願眾人都合而為一」（若十七21），祂還派遣我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信的人必有這些奇蹟隨著他們：因我的名驅逐魔鬼說新語言……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痊癒」（谷十六15~18）。

## 貳 醫治神恩與福傳

教友傳教的基礎為何？梵二給了我們明確的回答：

「教友傳教和福傳的義務和權利都由他們和首腦基督的契合而來。信友因聖洗而被置於基督的奧體內，因堅振而受到了聖神德能的強化，被上主委任去從事傳教事業。他們被祝聖為王家的司祭、聖潔的國民，志在通過一切行動，奉獻精神祭禮，處處為基督作證……天主聖神在教會一切成員中傳播信德、望德、愛德，傳教事業即在這三德

中進行。由於上主最大愛德誠命的要求，每一個基督信徒都有責任去尋求上主的榮耀，使祂的神國來臨，尋求一切人的永生，使他們認識唯一真神，認識祂所派遣的耶穌基督（參：若十七 3）。於是一切基督徒都負有一項高貴的使命：為使上主教人的信息到處為所有的人知曉、接受。<sup>12</sup>」

可見，我們的福傳使命，建基於耶穌基督的派遣；我們與耶穌的關係，以及聖神愛德的催迫，使我們有責任和義務與他人分享耶穌基督的喜訊。

今日世界的無神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及墮胎和死刑等死亡文化正在不斷地吞噬我們的憐憫心和愛心，吞噬我們的良知，吞噬我們內心深處那渴望真善美聖的人性和天主教性，吞噬我們對天主存在及愛的信仰和價值觀。這樣下去，人類和世界將更深地陷於冷漠與無知、痛苦與仇恨、罪惡與死亡的囹圄之中。如果基督徒不作出回應，如果信仰沒有新的元氣，使信仰轉變成深植於心的信念和對與耶穌相遇的感恩，所有一切的改革將是無效的<sup>13</sup>。這就是為何在梵二的五十週年慶時，開始了「信德年」，同時召開世界主教會議討論「新福傳」話題。

第十三屆世界主教會議的會議大綱（Lineamenta 2~5）寫道：福傳是一個辨思的過程，需要傾聽、瞭解和解釋當地的深奧歷史與文化變遷。這樣，「新福傳」不只是再投入福傳的一個承

---

<sup>12</sup> 《教友傳教法令》3 號，456 頁。

<sup>13</sup> Deric Formos, S. J., 〈祈禱與服務〉《和平》（*Shalom*）259 期（台北：天主教祈禱福傳會，2013），4-6 頁。

諾，而是新的福傳。新，體現在熱情、方法及表達上。顯然，「新福傳」的重點在「重燃耶穌基督的信仰火種，然後可以引燃想要分享好消息的熱情與渴望」<sup>14</sup>。

2013年5月18日，教宗方濟各在聖神降臨節的前夕守夜祈禱活動中，對聚在伯多祿廣場參加祈禱的二十萬信友說：我們正在經歷的，不僅是經濟危機，也正經歷著人類危機；倫理道德在公共生活和政治中找不到位置，很多人更關心的是銀行投資，而不是死於饑餓的人……為宣揚福音所需要的兩種美德，是勇氣和耐心。要傳達信仰，這信仰常常先由母親和祖母的生活見證傳遞給我們。在這人生旅途中，我們要始終記得「耶穌是我們的領袖」，通過祈禱，我們能獲得力量去面對生活道路上等待我們的挑戰。一位基督信徒，該當是一位有能力推動「相遇文化」、反對我們社會中如此普遍的「排異文化」的人；基督信徒「要始終知道以德報怨」，甚至殉道。另外，「教會必須走出自我，走向邊遠地區，不要封閉自己，而是要成爲一個爲窮人的貧窮教會」<sup>15</sup>。若教區或堂區不傳教，就會逐漸衰落。因此，神職人員不應只停留在照顧身旁的一隻肥羊，而忽略了在外迷失的九十九隻羊。所以，我們一定要走出去傳播福音，傳播基督的大愛。

---

<sup>14</sup> 同上。

<sup>15</sup> 教宗方濟各在聖神降臨節前夕，守夜祈禱活動中表示：「教會必須走出自我，走向邊遠地區」。詳參：梵蒂岡廣播電臺，2013年6月20日。

所以，今日福傳需要整個教會和每位基督徒都以耶穌基督為中心，聆聽聖神的指引，從「心」和「新」開始，更有創意、更有活力、更有生命力、更有熱情地宣講耶穌及其福音。這一福傳的使命在今日，顯得更加迫切和勢在必行。

至於，福傳、新福傳與聖神及其神恩有何關係呢？

聖神是教會的靈魂，藉著聖事、聖統制和神恩從不間斷地與我們同在，領導、指引、醫治和聖化教會及每個人，使我們不斷以感恩和悔改的心歸向基督，走向天父。

梵二文獻中，《教友傳教法令》4號、《教會傳教法令》4號和23號，都簡述了基督和聖神在傳教工作上的互補與互動關係，教會也鼓勵信友善用聖神所賜的神恩和自己的自然才能，參與福傳工作。這也隱含地表示，往傳教區傳教的聖召也是基督藉著聖神賜給個人的一種神恩。2013年聖神降臨節時，教宗方濟各在講道中談到聖神的傳教行動也說：聖神推動我們走遍天涯地角，去宣講耶穌基督的生命：

「聖神使我們進入生活天主的奧蹟內，使我們脫離一個關閉在圍牆內的諾斯底教會和以自己為參照點的教會的危險。聖神推動我們敞開門戶走出去，去宣講福音的美好生活並為之作證，去通傳信仰、與基督相遇的喜樂。<sup>16</sup>」因此，聖神及其所賜的神恩為福傳是非常需要的，祂賜給

---

<sup>16</sup> 教宗方濟各主持聖神降臨節彌撒時，提醒教會：「各運動團體杜絕排他主義和其它與教會平行的途徑，而要依靠聖神」。詳參：梵蒂岡廣播電臺，2013年6月20日。



教會本身無限活力和生命，也使更多的基督徒在敬拜讚美、身心靈醫治服務中，更深刻地經驗到天主聖三的大愛，激發很多人走出去，踏上福傳之途。

這復興與福傳，在教會歷史中已經展開。接下來，筆者將簡述聖神及其神恩如何在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中復興，如何幫助更多的人認識耶穌，加深與祂的關係，在世界各地迅速發展。

在古典五旬運動興起前，普世參與聖潔運動的教會，都盼望再次經歷普世性的聖神降臨。果然，天主俯聽和答覆了他們的渴望，興起了古典五旬運動<sup>17</sup>。1900年，美國堪薩斯州(Kansas)托別卡城(Topeka)的一所聖經學校的學生提出一個問題：「在聖經上，什麼是真正因聖神受洗的記號？」根據五旬節的記載(宗二 1~12)和其他「聖神降臨」在《宗徒大事錄》的記載(宗十 44~48, 十九 1~7)，帕勒姆<sup>18</sup>和他的學生一致得出結論：唯一確保領受聖神的記號，是說各種方言的神恩。於是大家熱切祈禱幾個晝夜，祈求聖神的降臨。第二年元旦，十八歲的安妮·奧斯曼(Agnes Ozman)在祈禱時要求帕勒姆為她覆手<sup>19</sup>，然後她

---

<sup>17</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29頁。

<sup>18</sup> Charles Fox Parham，在蘇里文著，劉順德編譯的《聖神的時代》一書中譯為巴哈，王敬弘神父在《神恩與教會》一書中譯為巴罕，本文引用了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編譯的《外語—漢語基督教神學詞語彙編》中的譯名：帕勒姆。

<sup>19</sup> Agnes Ozman，王敬弘在《神恩與教會》中譯為：歐茲曼，文中取用蘇里文著《聖神的時代》中的譯名：安妮·奧斯曼。

便說起方言來<sup>20</sup>。這是使全世界都能感覺到的碰觸，同時也展開了二十世紀五旬運動<sup>21</sup>。隨後數日，帕勒姆和其他學生也領受方言，然而 1906 年，在洛杉磯的阿蘇撒街（Azusa Street, Los Angeles）的復興來到時，真正形成了影響全世界的運動<sup>22</sup>。之後迅速傳到美國各州，在 1906 年又傳入歐洲、亞洲和非洲，發展迅速。根據 P. Damboriena 所言，五旬節信徒在智利有一百萬人，在巴西有四百萬信徒<sup>23</sup>。

1967 年 2 月的「杜肯週末」（Duquesne Weekend）的避靜後，天主教神恩運動也進入天主教會，一日千里地迅速發展，還得到多位教宗的嘉許<sup>24</sup>。1974 年 6 月在美國印第安那州聖母城舉行的神恩復興運動國際大會上，三萬人為在場的病人祈禱，那可說是一次教會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歷史性事件，那天有很多的人得到了醫治<sup>25</sup>。

---

<sup>20</sup> 參：蘇里文，《聖神的時代》，32~35 頁。

<sup>21</sup> 這次事件的重要性，不在於有人在聖神內受洗，或有人領受了舌音神恩，因為這些都早已發生過。最重要的是把說方言認作為在聖神內受洗必要而確定的證據。這項教導成了古典五旬教派所堅持的原則之一。詳見：王敬弘，《神恩與教會》，19 頁。

<sup>22</sup> 關於阿蘇撒復興的經過，參：法蘭克·巴特曼（Frank Bartleman），朱東譯，《火浪湧來》（台北：橄欖基金會，1990）。

<sup>23</sup> Prudencio Damboriena, S.J., *Tongues As of Fire: Pentecostalism in Contemporary Christianity* (Washington: Corpus Books, 1969), pp.155~162.

<sup>24</sup> 參：蘇里文，《聖神的時代》，32~35 頁。

<sup>25</sup> 參：發爾沃（Fr. Serafino Falvo）著，楊成斌譯，《神恩的復蘇》（台南：聞道，1992），56 頁。

1975 年在羅馬開了一次國際神恩復興會議，與會者達到一萬人，來自六十個國家。在 1992 年全球許多地方都有萬人以上的盛大集會，慶祝神恩復興運動進入天主教會廿五週年紀念。1994 年，按照羅馬的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服務處（International Catholic Renewal Services）可靠的估計，在廿七年中，在 102 個國家有神恩服務小組，它在天主教會中影響了七千多萬人的生命，也就是說，該運動是教會內最大的運動，大約百分之七的天主教信友受到神恩復興運動的影響<sup>26</sup>。

可見，神恩復興運動是由基督新教傳入天主教，由普通信友帶入教會，得到教會和教宗的認可和輔導。其傳播發展速度之快，普及之廣，影響人之大，都在教會歷史中打破紀錄，超乎想像地帶領人認識耶穌，加深信仰和活出福音。

具體而言，神恩，尤其是醫治神恩，如何影響了福音的傳播呢？

耶穌派遣門徒去傳教，應許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信的人必有這些奇蹟隨著他們：因我的名驅逐魔鬼，說新語言……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痊癒」（谷十六 15-18）。確實如此，在兩千年前的宗徒時代，也在今日，耶穌醫治的大能尤其伴隨那些出外傳教、宣講耶穌及其愛的福音的傳教士們。此處僅以在醫治特會上遇到的宣道師海蒂·貝

---

<sup>26</sup> 參：王敬弘，《神恩與教會》，9-11 頁。該數據是由王敬弘與國際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處的參議會成員之一的 Fr. Ken Metz，在 1994 年 8 月 19 日的私人信件中所得。

克 (Heidi Baker) 的見證，加以說明。

海蒂·貝克和羅倫·貝克 (Rolland Baker) 在亞洲十二年，以創意性的服事，帶領上千人信主。從 1995 年夏天去非洲莫桑比克關懷八十位孤兒開始，到 2010 年，十五年間他們所創立的彩虹事工 (超宗派宣教機構) 已經擴大到五千多間教堂，地點遍佈莫桑比克和其他鄰近的東南非的馬拉威、南非及印度。海蒂和她的團隊藉著宣道、每天發生的醫治和神蹟的見證，幾乎每星期都帶領一千人決志信主，信從耶穌及其福音<sup>27</sup>。

卑微的我有賴聖神的慷慨和耶穌聖心的慈愛，在 2011 年領受方言神恩。兩個月後，我途經石家庄時，受邀去一村莊帶領二十位教友做依納爵式的默觀祈禱。但因時間倉促，年齡參差不齊 (從三歲到九十歲)，因此我與他們商量後，便在「瀑布巨聲下」和「寶貴十架」的歌聲中，為他們一一覆手祈禱和祝福。看到他們淚流滿面，便邀請他們做一簡單分享。令人驚喜和不解的是，超過十位見證分享說：在祈禱中，突然感受到一股熱流從頭到腳流下，發現自己頭痛、肩痛、胃痛、腰疼和腿疼多年的部位變得輕鬆舒服，有的是疼痛大大減輕了，真是驚奇不已。於是我們便一起跪下，感謝耶穌和聖神的大愛。

從那時前，我開始懷疑我是否領受了醫治的神恩？直到為很多人祈禱後得到醫治，我才慢慢接受耶穌和聖神確實賜給我

---

<sup>27</sup> 參：羅倫·貝克 (Rolland Baker)、海蒂·貝克 (Heidi Baker) 合著，陸泰瑋譯，《垃圾堆上的神蹟》(The Hungry Always Get Fed)，封面。

醫治的神恩，正如耶穌在祈禱中向我應許的。更重要的是，從那時起，該村莊的三位阿姨因受耶穌和聖神的愛的催迫，不管寒冬烈日，想盡一切方法和關係，進入當地的十多個老人院，以愛和慷慨的心服務那些孤獨無依的老人。藉著耐心的服務和虔誠的默觀和神恩祈禱，三年竟然使一千多人領受洗禮，加入教會大家庭。這些新教友，有的已經去世升天，在天堂與諸聖為伍，但她們仍然持續堅持為每一位去世的新教友奉獻彌撒，求主恩賜亡者早脫煉苦，早升天國。

由此可見，教友在祈禱中，無論是得到身體或心靈的醫治，還是更深地碰觸到耶穌聖心，都促使和推動我們勇敢地向周圍的人為主作證，服務社會邊緣人士，帶領人親近耶穌或加入教會。有的教外朋友，因得到醫治，體驗到耶穌的大愛，開始閱讀聖經，聆聽道理，慢慢地接受耶穌作為他生命唯一的救主，以自己的生命為主作證和傳播福音。這些都是耶穌和聖神藉著醫治神恩及祈禱，使人親近和愛慕耶穌，走出去為主作證，宣講福音。這些都是聖神及其醫治神恩所結出的福傳的纍纍碩果啊！

無論醫藥多麼發達和進步，面對絕症，我們仍然束手無策。當有人因患病而求神拜佛多年，因藥物花盡所有積蓄卻不見好轉時，卻經由醫治祈禱而得到治癒，天主救恩的真實性在醫治的奇蹟中顯露無疑。

由此可見，福傳的使命艱巨而任重道遠，同時也充滿了無限希望、平安、喜樂和動力。因為聖神一直與我們同在，藉著

聖事和聖言的滋養，神恩的復興尤其是醫治神恩，繼續不斷地鼓勵、教導、堅強、醫治和聖化我們及整個教會與世界，同時也更急切地催迫我們與耶穌建立更深的個人親密關係，勇敢地為主作證，宣講福音。

## 結 語

廿一世紀是新福傳的時代，也是教會復興的時代，更是耶穌基督醫治的時代和聖神的時代<sup>28</sup>！耶穌這位受傷的醫治者，邀請我們對身心靈受苦者懷有憐憫和慈愛的心情，邀請我們投身於服務，也邀請我們參與共融的喜樂中，也就是Compassion-Commitment-Communion三個C演奏的三部曲中<sup>29</sup>。同時，也讓我們祈求聖神更彰顯、更有活力地熾熱我們的心，燃燒、淨化、醫治和聖化全人類及整個宇宙，並在聖三的愛內合一共融。

---

<sup>28</sup> 參：唐迪福（E. Tardif）、古茲曼（E. Guzman）合著，楊成斌譯，《在聖神內更新》（台南：聞道，2011），3頁。

<sup>29</sup> 參：Paul Poupard, "A Man went Down From Jerusalem to Jericho", *Vade et Tu Fac Similiter: From Hippocrates to the Good Samaritan*, organized by the Pontifical Council for Pastoral Assistance to Health Care Workers, DOLENTIUM HOMINUM No.31, Year XI-No.1 (1996), pp.16~17.

## 總 結

天主聖父在永恆中，生育祂的愛子；聖父聖子在永恆中相愛，共發聖神；天主聖三間的相愛，創造了天地萬物和祂們的肖像——人類。當人因背命陷於罪惡和死亡的困境時，天主聖三不但沒有拋棄我們，反而不離不棄地派遣聖子耶穌，取了卑微的人性，降生此世，醫治宣講，受盡痛苦，死而復活升天，建立教會。耶穌沒有將我們留在世上做孤兒，卻藉著祂的聖體聖血，滋養我們的生命，祂也應許和派遣施慰者聖神與我們永遠同在，慷慨地賜給我們各種神恩，指引、教導、堅強我們，並醫治我們身心靈的各種創傷和整個宇宙，直到世界的終結。

可見，整個救恩史就是一部天主疼愛和照顧人類的歷史，一個拯救與醫治人類和宇宙的歷史，一個由天主聖三而來、又藉著耶穌基督、靠著聖神的引導、回歸天父的歷史。

本書由筆者印證姐姐為自己做神恩祈禱後的神視及先知話開始，到自己賴天主的慈愛領受聖神的神恩後，實際投入為人祈禱服事，親身見證耶穌基督醫治人們的各種病症等，這一路走來，我懷著好奇、感恩和喜樂的心情起航，踏上了我的朝聖和探索之旅。於是，筆者追根溯源，回歸聖經，探索耶穌在福音中醫治的記載、主動性、動機、方法和作證，尤其將焦點調

在耶穌醫治胎生瞎子的事件上，以有趣生動的八幕戲劇表達了耶穌的憐憫、慈愛、正直、公正，智慧，並愈顯父榮。

筆者回應梵二的邀請，不但溯本追源，回歸聖經，進而探索梵二文獻中有關神恩的教導，及信理部有關「治癒祈禱」的訓令，也找尋卡爾·拉內和蘇南斯樞機有關神恩的思想，無不說明和指出：聖神如同教會的靈魂，寓居教會和信友心中，藉著聖言、聖事、聖統制和神恩，一直引導和陪伴教會和每位基督徒前行。聖神慷慨地賜給基督徒各種神恩，好能更好地建樹教會——基督奧體。因此教會權威不但應尊重、分辨和監督神恩的運作，更應敏銳地隨從聖神的引導，在日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為主作活的見證。

隨後，天主俯聽了教宗若望廿三世和整個教會的祈求，使教會在1967年迎來了新的五旬節。神恩復興運動進入教會，如火如荼地發展，傳播速度之快、傳播範圍之廣、影響人之多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

筆者從神恩的意義及分類著手，詮釋醫治神恩的意義，也結合自己的經驗，詳細討論四種基本的醫治：即罪過的赦免、心靈的醫治、身體的醫治和從惡勢力得釋放，以及與其他神恩的關係，並介紹前輩王敬弘神父有關神恩醫治祈禱的方法與經文。之後，筆者將福音中和神恩復興中耶穌基督的醫治做一對比，肯定耶穌基督才是真正的醫治者。這兩者在治癒的記載、治癒的主動性、治癒的動機和方法上非常類似，只是在今日的神恩復興運動中，耶穌自己不再親自獻身為祂和父做證，但耶



耶穌醫治的大能也更有效、更徹底。

此外，本書引用麥格納的《醫治》一書，結合自己醫治祈禱服事的經驗，提出了至少十三種沒有得到醫治的原因，如拒絕耶穌或醫藥、缺乏信德和醫治的渴望，以及對疾病和耶穌的醫治有錯誤認識等。

最後，筆者基於福音中耶穌的醫治、梵二文獻中有關神恩的教導和神恩復興運動中耶穌基督四種不同的醫治，作了深入的牧靈反省。

聖神從天沛降，永不間斷地臨在和陪伴教會，賜與信友各種神恩，結出豐碩的果實。有賴耶穌聖心的慈愛與聖神的慷慨，在祈禱和服務中，我有幸領受了格前十二章所記述的方言和醫治等九種神恩，正如耶穌聖心所應許的，受邀被迫藉著醫治祈禱，讓更多人感受耶穌聖心的大愛，回歸天父。又在神恩與基督徒生活中，簡單論及在基督徒生活內，面對疾病和神恩的態度，信友為得到醫治所該有的態度與準備；同時，我也介紹了神恩團體的精神與運作，以及如何對司鐸和信友做適當有關神恩的培育，好能盡心盡力建樹教會。

本書在神恩復興與神操一章中，詳細探討了兩者相同和相異之處，二者宛如兩道河流，時而匯合，時而分流，最後都在聖神的帶領下，流經耶穌基督，到達天父。

同樣，聖神所賜的神恩以其獨有的特色與方法，有創意且有效地推動並促進了教會的合一。本書最後回應教會福傳與新福傳的使命，結合神恩復興的歷史及個人親身經歷，祈求聖神

沛降神恩、拯救人、醫治人，以追隨耶穌的芳蹤，齊心協力，傳播福音，回歸天父。

綜上所述，筆者無意、也無法在本書中，探討或發展一套完整的有關聖神及神恩復興的神學理論，更非為彰顯某人或某團體及某種靈修的優越性，只是為了讓人更清楚認識這位富於憐憫和慈愛的耶穌基督，祂是一位負傷的醫治者<sup>1</sup>，藉著聖神大能，不只在兩千年前的猶太地區醫治了無數病人，更在廿一世紀的今日，祂仍不停地藉教會的聖事與聖神所賜的神恩，醫治世界各地身心靈受苦的人。

主耶穌確實是一位真正受傷的醫治者，永遠生活、陪伴和醫治我們的主。為讓人更熱烈地愛慕這位體恤我們軟弱、為我們受盡痛苦、死而復活的主耶穌，並親自體會祂的聖心對我們每個人的無限慈愛，更為了讓我們以心體心、以愛還愛、忠心耿耿、義無反顧地追隨祂，帶領迷失的羊群回歸羊棧，回歸耶穌聖心愛的海洋，回歸天父。這就是本書的主要目的。

希望藉此達到拋磚引玉之效，幫助更多的人瞭解、接納、經驗聖神的醫治和聖化，更深入、更全面地反省聖神的神恩神學，也更加強司鐸與信友對神恩的培育，並與其他神恩教會有更好的交談與合作。總之，這一切都是為了使更多人沐浴在聖神和基督之愛內，廣傳福音於普世萬民；並在耶穌聖心之愛的海洋中遨遊，在天主聖三愛的共融中，更人化、更天主化。

---

<sup>1</sup> 大衛·席蒙得 (David A. Seamands) 著，王環荅譯，《傷癒》(台北：中國學園傳道會，2002)，頁 36-47。

## 參考書目

- Brown, Raymond E.S.S.著，活水編譯小組編譯，《若望福音及書信詮釋》，台北：光啓文化，2010。
- DeGrandis, Robert, S.S.J.著，Jessie Borrello 編，若望譯，《在彌撒中耶穌的醫治》，台北：上智，1998。
- DeGrandis、Robert & Linda Schubert 合著，若望譯，《醫治破碎的心－寬恕的故事》，台北：上智，1995。
- Linn, Dennis and Linn, Matthew，《治癒生命中的創傷》，台北：上智，1995。
- Linn, Dennis, Matthew Linn and Sheila Fabricant 合著，《心靈的奧秘與治療》，台北：上智，2000。
- Linn, Dennis, Matthew Linn, and Sheila Fabricant 合著，《心靈治癒生命的八個階段》，台北：上智，1996。
- 大衛·席蒙得（David A Seamands）著，王環苓譯，《傷癒》，台北：中國學園，2004。
- 巴克萊（William Barclay）著，梁敏夫譯，《約翰福音註釋》下冊。香港：基督教文藝，1990。
- 巴杜法尼（Martin H.Padovani）著，田毓英譯，《治癒受傷的情緒》，台北：光啓文化，2002。
- 比爾·強生（Bill Johnson），《宇宙的中心》，台北：神恩，2013。
- 比爾·強生（Bill Johnson）、艾瑞克·強生合著，《天國動能》，台北：天恩，2012。
- 比爾·強生（Bill Johnson）、柯蘭迪（Randy Clark）合著，《釋放屬天的醫治大能》，台北：天恩，2012。

- 王昌祉著，〈神操詮釋〉《分辨神類》，台北：光啓文化，1994。
- 王愈榮編譯，《信理部有關「治癒祈禱」的訓令》，台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2001。
- 王敬弘，《心靈的治癒》，台北：光啓文化，1980。
- \_\_\_\_\_，《生命的新創造》，台北：光啓文化，1983。
- \_\_\_\_\_，《治癒：對觀福音的反省》，新竹：神恩復興運動服務中心，1978。
- \_\_\_\_\_，《為得心靈醫治的基本準備祈禱文》，台北：輔大神學院，1997。
- \_\_\_\_\_，《神恩與教會》，台北：光啓文化，1998。
- \_\_\_\_\_，《與主同行的心靈醫者》，台北：光啓文化，2005。
- \_\_\_\_\_，《談鬼事，話靈修》，台北：光啓文化，2004。
- 卡森（D.A. Carson）著，潘秋松譯，《麥種聖經註釋：約翰福音》，台北：美國麥種傳道會，2007。
- 古倫（Anselm Grün, O.S.B.）著，吳信如、范瑞薇合譯，《耶穌，你的心靈醫師：比喻與醫治故事的內在醫治力》，台北：南與北文化，2013。
- 古倫著，黃漢婷譯，《寬恕不再是包袱：從寬恕自己開始》，台北：上智，2006。
- 白約翰·布肯（John White and Ken Blue）著，羅張元譯，《醫治受傷者》下。台北：橄欖基金會，1995。
- 米爾恩（Bruce Milne）著，楊金蘭譯，《聖經信息系列：約翰福音》，台北：校園書房，2002。
- 吳伯仁，〈依納爵神操與神恩復興運動〉，《2009年依納爵靈修研討會論文集》，石家莊：河北信德社，2009。
- 谷寒松，《神學中的人學》。台北：光啓文化，1988。

- 依納爵·羅耀拉著，侯景文、譚璧輝合譯，《聖依納爵：自述小傳和心靈日記》，台北：光啓文化，1991。
- 周志建，《故事的療癒力量：敘事、隱喻、自由書寫》，台北：心靈工坊文化，2012。
- 帕拉欽（Victor M. Parachin）著，馬昭詒、費蕙仙合譯，《聖經中的心靈治癒》，台北：光啓文化，2009。
- 房志榮譯，侯景文校，《聖依納爵神操》，台北：光啓文化，1999。
- 法蘭克·巴特曼（Frank Bartleman），朱東譯，《火浪湧來》，台北：橄欖基金會，1990 二版。
- 勃德·蓋齊（Bert Ghezzi）著，吳新傑譯，《與主同建：給神恩復興運動小組的牧靈意見》，台北：光啓文化，1982。
- 柯希能（Rev N. Krushnisky）著，《聖靈全能的工作》，台北：以琳書房，1990。
- 柯魯斯（Colin G. Kruse）著，楊曼如譯，《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約翰福音》，台北：校園書房，2005。
- 柯蘭迪（Randy Clark），林淑真譯，《還有更多：恢復恩膏分賜的大能》，台北：天恩，2010。
- 派翠莎·麥蘿琳（Patricia A. McLaughlin）著，蔣娉華譯，《治癒的奇蹟：身心靈的醫治之路》，台北：上智，2006。
- 唐迪福（E. Tardif）著，楊成斌譯，《耶穌是默西亞》，台南：聞道，1992。
- 唐迪福、古茲曼（E. Guzman）合著，楊成斌譯，《在聖神內更新》，台南：聞道，2011。
- 孫能斯樞機著，韓山城譯，《新的五旬節？》，台北：安道社會學社，1975。
- 徐英發，《聖愛之神》，台北：方濟，1998。
- 徐晏，《聖靈與教會》，台北：甘露，1996。

- 張慕皚著，《近代靈恩運動：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香港：宣道，1994。
- 張宗若望保祿二世，《論天主仁慈自動論：談舉行懺悔聖事的某些層面》，台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2002。
- 莫伯凱特（Jean Monbourquette）、艾思蒙（Isabelle D'Aspremont）合著，《求寬恕，不丟臉》，台北：上智，2006。
- 麥克·司甘郎（Michael Scanlan, T.O.R.）著，徐鉅昌譯，《神恩無限·生命活現：從哈佛走向方濟》，台北：上智，2003。
- 麥格納著，林約翰譯，《醫治》，台北：以琳，1985。
- 麥格納著，郭淑娟譯，《醫治的大能》，台北：以琳，1986。
- 曾麗達修女編輯，「主，請收納我」，《生命的樂章》，台北：德來小妹妹會，2005。
- 發爾沃（Fr. Serafino Falvo）著，楊成斌譯，《聖神時代的黎明》，台南：聞道，1990；《神恩的復蘇》，台南：聞道，1992。
- 發爾沃，《聖神給我們啓示耶穌》，台南：聞道，1993。
- 華爾希蒙席（Rt. Rev. Vincent M. Walsh）著，徐進夫譯，王敬弘編校，《認識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台北：天主教文物服務中心，1982。
- 賀西納（Vinson Synan）著，魏玉琴譯，《靈恩運動—美國聖潔及五旬節運動史》，台北：教會更新發展中心，1986。
- 雅魯培著，《依納爵神恩中的聖三奧蹟》，台北：光啓文化，1993。
- 葛羅謝爾（Benedict J. Groeschel, CFR）著，譚璧輝譯，《癒我原傷》，台北：光啓文化，2005。
- 詹德隆著，許惠芳、趙淑華編，《與天主和好—談告解聖事》，台北：光啓文化，1994。
- 瑪利·尤震（P. Marie-Eugene）著，沙微、依瓊合譯，《聖神的吹拂：靜觀和行動》，台北：上智，1998。

- 盧雲 (Henri Nouwen) 著，應仁祥譯，《向下的移動：基督的捨己之路》，新北：校園書房，2013。
- 穆啓蒙編著，侯景文譯，《天主教教史》卷二、三，台北：光啓文化，2002、2003。
- 戴惠詰，《聖靈的醫治》，台北：橄欖基金會，1996。
- 羅伯·納普 (Robert L. Knopp) 著，王素玲譯，《與我們同在的醫治之主：根據瑪竇福音》，台北：上智，2005。
- 羅勃迪格南 (Robert DeGrandis) 著，黃莉莉譯，《祖先遺傳的醫治》，台北：橄欖基金會，1999。
- 羅倫·貝克 (Rolland Baker)、海蒂·貝克 (Heidi Baker) 合著，陸泰璋譯，《垃圾堆上的神蹟》，台北：天恩，2011。
- 蘇里文著，劉順德編譯，《聖神的時代》，中和：真福，1989。
- 鐘志邦著，鮑會園主編，《天道聖經註釋：約翰福音》卷上。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2003。
- 鐘馬田 (Martyn Lloyd-Jones) 著，歐思真譯，《當代復興真義》，台北：校園書房，1994。

## 期 刊

- O'Riordan, Seán 著，王敬弘譯，〈教會的醫治服務〉《神學論集》52期 (1982年)，418、436、444、466、496頁。
- Forest, Tom 講，〈神恩〉《神學論集》50期 (1982年)，465-480頁。
- 房志榮，〈卡爾·拉內對梵二大公會議的貢獻〉《神學論集》63期 (1985春)，105~116頁。
- 吳家齊、譚永亮，〈繼往開來：梵二精神的歷史背景〉《天主教研究學報》(Hong Kong Journal of Catholic Studies) 第一期 (2010年10月)，26~54頁。

## 外文資料

- Brown, Raymond E., Joseph A. Fitzmyer, S.J., and Roland E. Murphy, O. Carm., ed. *The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Inc., 1990.
- Bruce, Frederick Fyvie. *The Gospel of John*.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83.
- Burgess, Stanley M., Gary B. McGee and Patrick H. Alexander, ed. *Dictionary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Movements*. Michigan: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88.
- Carlen, Claudia, IHM, *The Papal Encyclicals 1935~1958*. Wilmington: McGrath Pub., 1981.
- Damboriena, Prudencio S. I. *Tongues as of Fire: Pentecostalism in Contemporary Christianity*. Washington: Corpus Books, 1969.
- DeGrandis, Robert. *The Healing Ministry*. Manila: St. Paul Publications, 1985.
- \_\_\_\_\_. *Layperson's Manual for the Healing Ministry*. Manila: Paulist Press, 1985.
- DeGrandis, Robert and Papscott, Betty. *Forgiveness and Inner Healing*. Houston: St. Nicholas Charismatic Center, 1995.
- Gelpi, Donald L. S. J. *Pentecostalism: A Theological Viewpoint*. NY: Paulist Press, 1971.
- Hamilton, Elizabeth, ed. *Ways of the Spirit: The Spirituality of Cardinal Suenens*. NY: Seabury Press, 1976.
- Hocken, Peter. *The Glory and the Shame-Some Reflections on the 20th Century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Guildford, Surrey: Eagle, 1994.
- Hunter, Harold D. and Hocken, Peter D. *All Together in One Place-Theological Papers from the Brighton Conference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Sheffield, UK: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3.



- Inglis, Brian. *Fringe Medicine*. London: Faber & Faber, 1964.
- Kelsey, Morton T. *Healing and Christianity*. N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73.
- Laurentin, Rene. *Catholic Pentecostalism*. London: Darton, Longman and Todd, 1977.
- Linn, Matthew and Dennis, ed. *Deliverance Prayer*. NY: Paulist Press, 1981 ; *Healing Life's Hurt: Healing Memories through Five Stages of Forgiveness*. Makati: Paulist Press, 1991.
- Linn, Dennis, Matthew Linn, and Sheila Fabricant. *Healing the Great Hurt*. Manila: Paulist Press, 1994.
- MacNutt, Francis. *Healing*. Notre Dame : Ave Maria Press, 1974.
- Marsch, Michael. Translated by Linda M. Maloney. *Healing through the Sacraments (Heilung durch die Sakramente)*. Minnesota: Liturgical Press, 1989.
- Mayhue, Richard. *Divine Healing Today*. Chicago: The Moody Bible Institute of Chicago, 1983.
- McDonnell, Kilian, O.S.B., ed. *The Holy Spirit and Power: The Catholic Charismatic Renewal*. NY: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75 ; *Charismatic Renewal and the Churches*. NY: The Seabury Press, 1976.
- McDonnell, Kilian, O.S.B., ed.. *Open the Windows: The Popes and Charismatic Renewal*. South Bend :Greenlawn Press, 1989 ; *Toward a New Pentecost for a New Evangelization: Malines Document I*. Collegeville: The Order of St. Benedict, Inc., 1993.
- Morreim, Dennis C. *The Road to Recovery: Bridges between the Bible and the Twelve Steps*. Minneapolis: Augsburg Fortress, 1990.
- Muehlen, Heribert. *A Charismatic Theology: Initiation in the Spirit*. trans. Edward Quinn and Thomas Linton. NY: Paulist Press, 1978.
- O'Connor, Edward D., C.S.C. *The Pentecostal Movement in the*

- Catholic Church*. Notre Dame: Ave Maria Press, 1971.
- \_\_\_\_\_. *Perspectives on Charismatic Renewal*.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5.
- \_\_\_\_\_. *Pope Paulo and the Spirit*. Notre Dame: Ave Maria Press, 1978.
- Pearson, Mark A. *Christian Healing: A Practical and Comprehensive Guide*. Michigan: Chosen Books, 1995.
- Pilch, John J. *Healing in the New Testament: Insights from Medical and Mediterranean*. Minneapolis: Augsburg Fortress Press, 2000.
- Pinard de la Boullaye, Henry. *Les Étapes de rédaction des exercices de S. Ignace*. Paris: Beauchesne, 1950.
- Porterfield, Amanda. *Healing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Rahner, Karl. *The Dynamic Element in the Church (Das Dynamische in der Kirche)*, tr. by W. J. O'Hara. Freiburg: Herder, 1964.
- \_\_\_\_\_. "The Meaning of Frequent Confession of Devotion",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3. Baltimore: Helicon Press, 1967.
- Ramsey, Michael and Suenens, Léon Joseph Cardinal. *Come Holy Spirit*. NY: Morehouse-Barlow co., Inc.. 1976.
- Sanford, Agnes. *The Healing Touch of God*. Toronto: Macalester Park Publishing Co., 1983.
- Suenens, Léon Joseph Cardinal, *The Charismatic Dimension of the Church, in Council Speeches of Vatican II*, ed. Y. Congar, H. Küng, D. O'Hanlon. London-New York: 1964.
- \_\_\_\_\_. *A New Pentecost?* London: The Seabury Press, Inc., 1975.
- \_\_\_\_\_. *Renewal and the Powers of Darkness*. Michigan: Servant Books, 1983.
- \_\_\_\_\_. *A Controversial Phenomenon: Resting in the Spirit*. Dublin: Veritas Publications, 1987.

- Sullivan, Francis A, S.J., *Charisms and Charismatic Renewal: A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y*. Ann Arbor, MI: Servant Books, 1982.
- Thomas, Leo and Alkire, Jan. *Healing as a Parish Ministry: Mending Body, Mind and Spirit*. Notre Dame: Ave Maria Press, 1992 ; *Healing Ministry: A Practical Guide*. US, Kansas: Sheed and Ward, 1994.
- Wilkinson, John. *The Bible and Healing : A Medical and Theological Commentary*. Londo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 The Handsel Press Ltd. 1998.

## 外文期刊

- Faricy, Robert L.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and the Charismatic Renewal", *Centrum Ignatianum Spiritualitatis* (簡稱 CIS) : *Jesuits and the Charismatic Renewal*, Vol. XV (February, 1984), pp.72~90.
- Haughey, John C. S. J., "The Pentecostal Thing and Jesuits", *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Jesuits* Vol. V. No4, Published by the American Assistancy Seminar on Jesuit Spirituality (June, 1973).
- Martín Moreno, Juan Manuel S.J.,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in *CIS: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and The Charismatic Renewal*, Vol. XX, 61~62 (February, 1989), pp.17~33.
- Poupard, Paul, "A Man went down from Jerusalem to Jericho", *Vade et Tu Fac Similiter: From Hippocrates to the Good Samaritan*, organized by the Pontifical Council for Pastoral Assistance to Health Care Workers, *DOLENTIUM HOMINUM* No.31, Year XI~No.1 (1996), pp.16~17.

耶穌基督的醫治 / 王志遠 著

——台北：光啓文化，2013.12

面： 公分·——（輔大神學叢書 110）

ISBN 978-957-546-770-8（平裝）

1. 基督徒 2. 信仰治療 3. 神恩

244.92

102023763

輔大神學叢書 110

## 耶穌基督的醫治

2013 年 12 月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作 者： 王志遠

編 輯 者： 輔仁聖博敏神學院輔大神學叢書編輯委員會

編委：房志榮、谷寒松、胡國楨、潘永達、楊素娥

執行主編：楊素娥

電話：(02) 29017270 轉 510 傳真：886-2-22092010

Email: ruth0010@gmail.com

准 印 者： 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洪山川

出 版 者： 光啓文化事業

〔10688〕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233 巷 20 號 A 棟

電話：(02) 27402022 傳真：(02) 2740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 光啓文化事業

發 行 人： 甘國棟

光啓文化事業網址：<http://www.kcg.org.tw>; Email: [kgc@kgc.org.tw](mailto:kgc@kgc.org.tw)

承 印 者： 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定 價： NT\$220.




耶穌對若翰的門徒說：「你們去，把你們所見所聞的報告給若翰：瞎子看見，瘸子行走，癩病人得了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苦人得了喜訊」（瑪十一5）。

本書作者有幸被聖神觸動，且多次被耶穌聖心所感動和邀請，為一些身心、靈受苦的人祈禱，親自經歷和見證了耶穌大能的醫治和慈愛，以及被醫治者因此而碰觸到耶穌的心，並產生了了的生命改變。

為此，本書追根溯源，一方面回歸聖經中耶穌基督所行的醫治，二方面回應梵二精神，也探索梵二文獻和兩位推動神恩運動的思想家，及梵二後神恩復興運動中耶穌藉聖神和基督徒所行的醫治，並結合自己的經驗，反省聖神、神恩與基督徒生活的關係，也對神恩復興運動與神操做一比較研究，最後以醫治神恩如何幫助教會合一和福傳作結。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